

淵鑑類函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政術部八 疾惡 擄伏 穢職 才過職 不稱職 匪

疾惡一

詩曰無道我梁無發我笱道人梁發人笱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褒 又曰山有扶蘇隔有荷華不見子都乃

見狂且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嬖人 又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

為民 漢書曰履延年為涿郡太守疾惡太甚中傷者多 晉書劉輿傳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 又解系傳

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 抱朴子疾謬曰聞其言者猶鷓鴣之來鳴也觀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

諸則如妖怪之集也其在道途則甚逢虎之羣也 孔帖曰李邕貶遵化尉妻溫復為邕請戍邊自贖曰邕疾

惡如仇 冊府元龜曰韓滉貞元初為相自居重位愈清庶嫉惡 又曰李晟每理軍尤惡下為朋黨相構好

善嫉惡出於天性 又曰孔緯為御史中丞器志方雅嫉惡如仇既總憲綱不繩而自肅

疾惡二

斥遠佞惡 沙汰郡吏東觀漢紀朱暉為臨淮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體稱焉為之語曰但

問劉功曹不 何並為潁川頭懸於市 樊曄為天水盜無出獄漢何並為潁川太守使文吏治鍾威趙季李

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汚民間不入關乃赦之趙季李

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立臨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史人及差

胡畏之遂不捨遺行旅至夜聚未業道傍曰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云云

與數州皆為使王攝實治通鑑曰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復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

有鴉詩曰為鬼為域則不可得有硬面目視人則極 五毒可畏之處終不親近四種五逆之人

大衆妙林經曰如大猛 惡人席 賊臣境刀斷席曰歌不忍與惡人同席 又曰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

使有道士獻丹藥試之有驗問所從來曰鍊于闐門時朱克融於江

版公神謂之曰情哉至道來於賦臣之境極言犯等罪狀得日熱其門及肅辛病亂其醜天子無不厭

字紫者宰相泌之子初與翰林學士梁肅友善肅待之頗厚因得日熱其門及肅辛病亂其醜天子無不厭

駭積年滯素後起為太 恥於共世 不在其位地林子曰如此之徒雖能令壞盡雲飛斥鴳戾天手提刀尺

州監類函 卷一百二十九 政術部 疾惡 擄伏

無以爲國  
於共世  
又曰徒  
不在其位  
有斧無柯  
不陰惡木  
不飲惡泉  
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陰惡木之  
曰孔子至於勝母兼矣而不宿過  
狡吏無所容  
宦官當盡去  
太初段元龜曰李程開成未嘗謂之苛刺疾惡  
代史郭崇韜傳崇韜謂宦官  
尤爲非正所忌  
不爲流俗所喜  
肖太分以此尤爲非正之徒所忌  
山堂肆  
當盡去至於崩馬亦不可騎  
入謝其宗曰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燕資  
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奸剛使氣對曰準忘身殉國秉道嫉邪故不爲流俗所喜

疾惡三

豹虎不食  
詩云取彼婦人投畀豺虎豺虎不  
螭螭  
又云螭螭在  
目有昧  
子華子云國人疾  
原戮於兩

觀尸朝三日  
正卯魯之聞孔子曰天七日而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奸三曰言  
偏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攝徒成  
如務去草勿使能植  
呂氏春秋  
其本根勿使能植  
捕郡內豪猾  
漢王溫舒爲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  
近臣奢僭充皆舉劾  
漢江充  
使句奴還拜爲直督續衣使者督三輔盜  
窮究其姦道不拾遺  
漢嚴延年爲涿郡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  
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道揀盡吞趙  
緘按高氏得死罪窮究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  
疾惡五逆  
所擊承後漢書張佺爲  
放橫對紆厲聲怒曰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強以  
疾惡若仇  
山陽令御政清潔  
爲貪饕  
流放潔士盈朝  
汝南先賢傳許子  
陳相罪惡元收具考  
國元少爲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  
窮按其姦景壯元意署而遣之云到  
誅鋤姦黨門夜不閉  
益部書舊傳云  
疾惡如讎  
傳咸云云

疾惡四

詩唐杜甫贈鄭國公嚴武詩曰閱書百氏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  
又贈祕書監江夏李  
邕詩曰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大常議面折二張勢衆俗凜生風排盪秋旻霽

摘伏一

原趙廣漢善鈞距  
應神華善發摘  
漢書趙廣漢字子陽守京兆尹善爲鈞距以得事情鈞距者設欲知馬價  
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  
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  
盜印  
劍野金載曰衛覬中二州板橋店主人取  
故出令密視之曰經出當有人與之語者即記姓名均集男女三百人獄中喚與老嫗語者問之其人服云與

王衛刀  
張德  
刀鞘中至明持  
真遂自經上疑之  
差御史蔣坦  
覆推店人嘴留一老嫗年八十餘  
故出令密視之曰經出當有人與之語者即記姓名均集男女三百人獄中喚與老嫗語者問之其人服云與

故出令密視之曰經出當有人與之語者即記姓名均集男女三百人獄中喚與老嫗語者問之其人服云與

故出令密視之曰經出當有人與之語者即記姓名均集男女三百人獄中喚與老嫗語者問之其人服云與

故出令密視之曰經出當有人與之語者即記姓名均集男女三百人獄中喚與老嫗語者問之其人服云與

故出令密視之曰經出當有人與之語者即記姓名均集男女三百人獄中喚與老嫗語者問之其人服云與

故出令密視之曰經出當有人與之語者即記姓名均集男女三百人獄中喚與老嫗語者問之其人服云與

故出令密視之曰經出當有人與之語者即記姓名均集男女三百人獄中喚與老嫗語者問之其人服云與

故出令密視之曰經出當有人與之語者即記姓名均集男女三百人獄中喚與老嫗語者問之其人服云與

故出令密視之曰經出當有人與之語者即記姓名均集男女三百人獄中喚與老嫗語者問之其人服云與

故出令密視之曰經出當有人與之語者即記姓名均集男女三百人獄中喚與老嫗語者問之其人服云與

故出令密視之曰經出當有人與之語者即記姓名均集男女三百人獄中喚與老嫗語者問之其人服云與

故出令密視之曰經出當有人與之語者即記姓名均集男女三百人獄中喚與老嫗語者問之其人服云與

地妻緝殺是實 史請其故王曰 王結恪留守西京日長水縣中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至今匪買木一行

人捕送皆以屬 盜男 殺妻 風俗通曰 三年丞相黃霸出坐殿前令卒抱兒取兩婦各十步乞婦曰生男夜盜取

錫抱持甚急 大嗚呼弟婦恐傷害之因放去甚速夜為賊所殺妻兒疑豐殺之送豐問乃伏 晉書曰符融為

司隸校尉京兆 有怪異及卜星不豐而返遇富妻家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

日法行往運 有怪異及卜星不豐而返遇富妻家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

簡尼兩日在 水左白而溼右黑而燥寤而心惇門之筮者云爰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其沐夜投

豐枕豐記在 水左白而溼右黑而燥寤而心惇門之筮者云爰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其沐夜投

日二夫之蒙 馬左之言溼淫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子深為定州刺史時有被盜黑牛背白毛波乃許為

殺豐期以 新沐樹為 市皮 書菜 符書 彭城 王派字子深為定州刺史時有被盜黑牛背白毛波乃許為

發是以 中婦人 市皮 書菜 符書 彭城 王派字子深為定州刺史時有被盜黑牛背白毛波乃許為

三敵數 被偷 乃令人 家往 書賊 遺劍 摸鐘 賢其父 病悉令 以財 屬女 但遺一 男才 數年 失母 有一 付之 不

其後又不 與兒 乃如 之太守 司空 何武 省其 書額 謂掾 史曰 女性 強梁 瑯復 倉鄒 畏害 其兒 且寄 之耳 夫命 者

所以決 幽限 年十五 者度 其古 智力 足開 州縣 得一 神理 乃悉 奪財 還子 筆談 曰引 陳述 古知 蒲城 縣時 不為

失物 捕得 莫知 的為 盜者 述古 乃給 之曰 某縣 有人 以鑿 塗良 久引 因逐 一摸 之出 驗其 手皆 有墨 惟一 因無 墨

盜者 摸之 則無 聲為 盜者 摸之 則有 聲曰 李時 為右 金吾 衛將軍 兼檢 校雍 州長 史宗 魯桑 所聚 前長 官長

承為 盜 無所 貸 為有名 多冊 元龜 曰李 時為 右金 吾衛 將軍 兼檢 校雍 州長 史宗 魯桑 所聚 前長 官長

推察 扶隱 為有名 多冊 元龜 曰李 時為 右金 吾衛 將軍 兼檢 校雍 州長 史宗 魯桑 所聚 前長 官長

百員 缺以 待淹 滯 數 人莫 敢犯 動若 有神 察為 能人 吏莫 敢抵 犯 又曰 張亮 歷懷 州刺史 所益 之職 潛

遠左 史何 察善 惡發 人莫 敢犯 動若 有神 察為 能人 吏莫 敢抵 犯 又曰 張亮 歷懷 州刺史 所益 之職 潛

摘伏 二 原發 姦摘 伏 漢書 趙廣 漢守 京兆 發伏 姦禁 方敬 詳 令斷 繼 風俗 通云 漢時 臨淮 有一 人持 一匹 騾到 市

與一 頭兩 畜當 別因 五爭 各云 我騾 歸府 自言 丞相 薛宣 令論 繼 賣之 道遇 兩以 繼被 復後 一人 至澳 底洛 陽

各與 一半 使騎 吏聽 之後 人言 受騾 主稱 寬宣 然後 呼賈 之具 服 原京 師稱 有神 算 令能 發摘 姦伏 京師 稱

款以 酒為 有神 吏民 謂之 神明 又云 度尚 為上 虞長 為政 嚴 唯勤 而清 建康 令孫 雲傳 劇為 吳令 往別

好為 將作 大匠 唯勤 而清 汝真 是盜 劫者 劫者 反誣 行人 為盜 賊見 而笑 曰此 易知 可二 人並 走先 出恩

此答 曰無 他化 唯勤 而清 汝真 是盜 劫者 劫者 反誣 行人 為盜 賊見 而笑 曰此 易知 可二 人並 走先 出恩

謂後 出者 曰汝 具是 盜何 以正 色 發摘 如神 盈素 云范 雲門 官曹 文墨 部尚 書神 蹟 有若 神明 階光 後相

州判 史其 風俗 好與 誦以 目旁 光為 若懶 鴛陸 主問 佯失 告狀 帝命 一衛 史按 之御 史知 其誣 罔與 告事 者

行數 驛伴 失告 狀與 御史 驗與 本狀 不同 即日 還以 問高 相大 驚請 不坐 三日 內必 擒 厥每 盜發 三日 內必

政術部 摘伏

政術部 摘伏

政術部 摘伏

政術部 摘伏

摘 皆能摘發 冊府元龜曰盧從慶廢宗初為史部侍郎有 牛歸女婿 錦繡萬花谷云張允濟為武陽令與

家八九年牛孽產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累考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令縛牛主索其頭  
將請妻家部中云捕盜牛賊名部中牛悉集各問其所從來妻家恐連及捕其語牛曰此是女婿家牛也允濟  
發家頭謂之曰此即  
女婿可以牛歸之

摘伏三

**重書**唐則天后神功初重書勞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姚璿曰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草之  
為貴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弘益已多防邊訓兵心力俱盡迺眷蜀中吐俗殷雜久缺良守是用命  
卿出鎮寄茲存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肅吏不敢犯奸無所容前後糾摘蓋非一緒貪殘之伍屏跡於列城  
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期月康此黎元言念德聲良深嘉尚宜布琅邪之化當以益州為法

**碑**唐權德輿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成公神道碑曰相國諱抗字遐舉擢為河南尹盜有宋瞿曇  
者白晝椎剽三川病之幾三十年公法令嚴捕魁宿使無遺類指顧之間擒摘如神 元李术魯神大都路都

總管姚公神道碑曰公諱天福長憲遼東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  
憂慙不食其妻韓問之欽告其故韓曰恐頂顛有丁塗其跡耳視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名欽諦詢之欽因矜其  
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悖卒 明宋濂元禮部尚書追封  
燕國郡公汪先生神道碑銘曰先生諱澤民字叔志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李氏有兄弟三

素豐於貧季弟未有子而沒其婦誓不再適孟仲利其財乃噉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禁榜掠自引伏先生  
見其色有寬間行廉察之悉得其情白而出焉轉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潮州判官錢珍挑推官梁構妻劉氏不  
從誣構冒糴官中米殺之獄中事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先生識之獄立具時珍飲藥死詔  
戮其屍安仁坐受珍賂除名時朝廷遣奉使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決聲績尤著

**墓誌**元姚燧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曰公諱庭珍字國寶至元十九年以才起復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

尹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積事留獄旬月剖摘尤善發姦伏有控鶴十餘輩儼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  
飲食街陌縱橫公曰必劇賊也密諭有司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贓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鞠之皆欵

伏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

稱職一才過職 不稱職

**原官材** 適用記曰司馬論辨官材論辨 爵不逾德 祿必當位月令行爵出 罰當其過 舉得其罪詩

外傳云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之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虎馘蛇漢書云田延年為河南太守以

尹翁歸為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聞強部北翁歸 翁歸曉文法 王基明制度漢書 為獄小史曉習文

部汾南所舉憲法得其罪華陽縣長吏離中傷莫有怨者 夔主賓客遠人畢至略 耿恭為校尉烏孫遣

明制度整軍農修學校南為刑制 犇為司徒百姓和睦 夔主賓客遠人畢至略 耿恭為校尉烏孫遣

子 郭展為太僕廐馬充丁後漢耿恭為校尉也後王郅金蒲城馮者聞寵為己校尉屯前王郅中城恭

征吳得以濟事 智以效官才宜稱職 官有大小所貴授方 才有長短各宜適用 任非其人則官邪

而政廢 才稱所職必事舉而績成 **蘇賈** 常揚冊府元龜曰賈會問元初為中書舍人與蘇蒙同掌制

泰中為中書舍人家文章俊拔與 **裴馬** 盧李冊府元龜曰盧從恩憲宗初為史部侍郎大預平允初高宗

揚奕同掌制誥時人稱為常揚 **裴馬** 盧李冊府元龜曰盧從恩憲宗初為史部侍郎大預平允初高宗

典選亦有美譽時人稱為常揚 **裴馬** 盧李冊府元龜曰盧從恩憲宗初為史部侍郎大預平允初高宗

冊府元龜曰卿餘慶為尚書右僕射憲宗以餘慶諱練典章朝廷禮樂制度有 **敷揚命令** 銓綜條流冊府

承故事專委餘慶 又曰後唐任開拜平章事兼判三司簡拔賢俊杜絕侍門 **敷揚命令** 銓綜條流冊府

曰梁劉祥便習宿贊 又曰後唐盧文紀為四出必預其間錄無決戰爭鋒之折而敷 **言音高朗** 容止閒雅冊府

揚命令劉祥便習宿贊 又曰後唐盧文紀為四出必預其間錄無決戰爭鋒之折而敷 **言音高朗** 容止閒雅冊府

元龜曰齊映為給事中白哲長大言音高朗後宗自山南還長安 **雅諳姓氏** 躬閱丈尺冊府元龜曰高士

嘗令映宣詔令 又曰崔敷禮為通事舍人辭於詞令容止閒雅 **雅諳姓氏** 躬閱丈尺冊府元龜曰高士

尚書樊鑑人倫雅諳姓氏凡所署用莫不人地俱允 **元齡表奏** 元恭文翰冊府元龜曰房元龜為史部

軍書表奏驛馬立成

子除舍人于是軍國之務總於東官而元恭掌文翰

突承確討王承宗郁

執不可擬議鞏固

**銓汰文武** 刊具圖書

又曰李德秀大足初檢校夏官侍郎仍獨撰錄法

**舉要刪繁** 處劇若閒

山堂肆考曰馬周字賓王為中書舍人岑文本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商確古今舉要

不能易字 以為至言

山堂肆考曰唐孫遜典部事略九齡理其草欲易一字而功不成然知映州

世務處劇 不能易字

御史呂陶初司農少卿范子淵修堤開河察費巨萬而功不成然知映州

中書舍人蘇軾草制曰汝以有陳之地興此必不可成

之役無事之民買之決以有陳之地興此必不可成

舊制每歲運江淮米五十萬斛抵河陰久不盈其數唯

又曰說伯為諫議大夫凡有朝廷得失悉以陳論凡八十四上章

以古義為的 得王言之體

曰齊粹為

政術部 稱職

政術部 稱職







紀綱復振

又云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奏彈京

王言之最

又云孫越為中書舍人掌法八年制執所出為

銓敘人倫

銓敘人倫稱為允當

以公當稱

又云第守吏部以部郎中會

振職

振職部侍郎人善其選

明銳

又云裴冕歷殿中侍御史

有大臣

有大臣器又云韓阜實重厚有大臣器

無易珙才

無易珙才崔珙治軍精嚴

屬僚歎服

屬僚歎服又云王播字明微

慶曆四諫

慶曆四諫忠惠公王鈇

鐵面御史

鐵面御史程濟

位不配材

位不配材又云趙元少負

才過職大才當大用

才過職大才當大用孔帖

撰會計錄

撰會計錄將屈服

有當官之稱

有當官之稱歷書李中

節將屈服

節將屈服將屈服

不稱職鼎折足覆公餗

不稱職鼎折足覆公餗勝任

負且乘致寇至

負且乘致寇至易負也

簿領中乃有是人

簿領中乃有是人四朝史曰

求賢

求賢是乃有

唯稱好鬚

唯稱好鬚唐書曰太宗在

聲名稍減

聲名稍減唐書曰太宗在

不稱良史

不稱良史韓愈曰宗實錄云

不能動搖山嶽

不能動搖山嶽目張魏以報

曲子相公

曲子相公天中說出使不能

金梳玉盃

金梳玉盃盛波湖

不通華言

不通華言策會試舉人於

曾韓休許景先及

為彭彰一志農戰內簡軍戎外收黎庶

器又云韓阜實重厚有大臣器

院直學士無易珙才崔珙治軍精嚴

甚有當官之稱屬僚歎服又云王播

元龜曰管宗維翰為侍中嘗一制殿

將五十餘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

祐會計錄金穀利官鐵器修具

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雍州長史

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

坐也唐書曰蘇珣調郭尉李義城

是中乃有

審官以資共理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唯聘詞辨

聲名稍減

不稱良史

不能動搖山嶽

曲子相公

金梳玉盃

不通華言

年諭六十

但書名

不稱職

金清中三甲拔家白麟丞  
以不隨華言請還本國

稱職三才過職 不稱職附

**詩**唐杜甫哀故司徒李光弼詩曰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懣人安若泰山薊北斷  
右脅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二宮泣西郊九廟起頽壓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礪石來火焚乾坤獵  
高視笑祿山公又獻大捷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妥貼 孟郊上河陽李大夫詩曰上  
將東神略至兵無血威三軍當嚴冬一樵勝重衣寒劒奪眾景夜星失長輝蒼鷹獨立時惡鳥不敢飛武牢鎖  
天闕河橋紐地機大君何以安守此稱者稀 李白贈潘侍御論錢少陽詩曰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橫  
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塔前虎士羅干將 白居易寄獻北都留守裴令公詩曰天上中台正人間一品高休  
明值堯舜勳業過蕭曹始擅文三捷終兼武六韜動人名赫赫憂國意切切伐蔡擒封豕吳元平齊斬巨鼈師  
道兩河收土宇四海定波濤寵重移宮籓自東都留守授北京留守恩新換闔旋保釐東宅靜守護北門牢晉國封疆潤并  
州士馬豪胡兵驚赤幟邊鴈避烏號令下流如水仁沾澤似膏路喧歌五袴軍醉感單醪將校森貔武賓僚儼  
雋疑客無煩夜柝吏不犯秋毫神在臺貽助魂亡獫狁逃德星銷慧宇霖雨滅腥臊

**制**唐白居易授元稹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制曰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  
吾精求雄文達識之士掌密命立內廷甚難其人元稹去年夏拔自祠曹負外試知制誥而能芟繁詞刻豔句  
使吾文章言語與三代同風引之而成綸綍垂之而為典訓凡秉筆者莫敢與汝爭能是用命汝為中書舍人  
以司詔令 又授柳公綽吏部侍郎制曰長史數易為害甚多邇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懦弱  
而姦不息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茹甚稱厥職

**碑**唐張九齡侍郎裴光庭神道碑序曰開元中遷兵部侍郎考遺訓補闕典頒九畿之政設九伐之刑以練  
國容以精軍實既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出其言需乎人有歸也天憲惟明肅乎人知禁也尋  
遷侍中兼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叶文軌之般受天人之和多士動色羣方改瞻

**墓誌**唐常袞御史大夫王公墓誌序曰公諱鉞太原人也以御史大夫領京兆尹黜幽陟明考察風俗地征

國賦均輸平準天子六開上林三官皆總制之未央前殿離宮下苑亦護作焉威檢數下風清關右紅粟冰純  
露積朽腐星精雪駟外廐填溢廣靈園之百里奉祈年之萬春漢家水衡少府錢四十萬至是而過之俾我魏  
魏之朝四海雄富 又太子賓客盧正已墓誌銘序曰公之議刑也先帝以天下初定禁網疎濶朝廷郡國廢  
革舊章於是草具科條制刑錄三卷以成後代法程公之居守也自胡馬入洛三川大殘長樂衛尉悉無官守  
中臺文書盡成灰燼而白晝大都之中剽吏奪金殺人橫道河南尹不能禁公以明恕清汙俗以淳和消沴氣  
士庶欣欣勤懋郎吏增嚴屯校日引月長四方和會

**才過職**墓誌唐楊炯隱川縣令李公墓誌銘序曰公諱嘉字大善遷隰川令川原爽塏風俗和平晉獻公之  
肩夷吾是邑代恭王之子郢容為侯陽泉依六壁之城孟津合三溪之水公以輜車就列墨綬當官有靈績於  
邨人用牛刀於魯邑市鄆無競不假鞭絲學校方興惟聞擊石諸侯取其執則四海瞻其儀表為杜陵之男子  
誰繼後曹茂鄉里之小兒願辭彭澤於是退歸初服就養私門

**行狀**元姚燧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曰公諱德輝字仲寔至元改元授公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潛藩  
故臣相無有出為二千石吏者上以太原難治故留居此自爾愈益勤厲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  
逐姦賊以剔民賊敦耕桑以富生理之出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歎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嚴鼓柝以警奇衷之  
覲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弛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

**不稱職**詩唐武元衡寄上中書李相公詩曰昏旦倦興寢端憂坐向微蕪頗不覺老蓬瑗始知非授鉞虛三  
顧持衡曠萬機會應舟楫便煙雨五湖歸

守職一

**原小國供職**諸侯正封左傳昭公四年楚子合諸侯於申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  
善相小國注宋公爵故獻公禮鄭伯爵故獻公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左師善守先代之禮

之禮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又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典司宗柝善守先代又曰鄭厲公入使謂原繁  
又不念寡人寡人無二心之制也按厲公反國疑原繁故原繁言已世為宗廟藏神祇宗廟藏神主以內  
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之制也按厲公反國疑原繁故原繁言已世為宗廟藏神祇宗廟藏神主以內

也前左師持杖書以末車擊太子欲出焉橫劍當車且曰常侍來無一尺訪書安知非技姦耶今  
**橫劍**持杖書以末車擊太子欲出焉橫劍當車且曰常侍來無一尺訪書安知非技姦耶今



御者之過也百姓  
不治有司之罪也  
原據法守職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 帝至尚書陳矯跪問建志陳矯傳曰明帝幸駕幸

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是臣職分非陛下所宜 奉職佳吏吳志呂蒙嘗以節曲事為江夏太守

因薦遺奉職佳吏唯思庶侍王 稍忤時宰謂府元龜云鄭餘慶為史朝尚書元

云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得即署 稍忤時宰謂府元龜云鄭餘慶為史朝尚書元

位而司馬敘至南省錄慶封還以爲諸道散時 作魏徵段秀實傳唐書云李錡轉史館修撰以史官記事不

無故受正官是開後傳之路由是稱作時宰 稍忤時宰謂府元龜云鄭餘慶為史朝尚書元

善惡皆取行狀論議蓋行狀多是門生故吏虛美於受恩之地今請未始措事實叙如件從微 剛正守法謂

傳世記其諫諍之辭叙事實但記其制司農虛美於受恩之地今請未始措事實叙如件從微 剛正守法謂

元龜曰崔沔深開平中爲 祭酒司業則不可同奇類林云鄭浩字志完第進士調揚州府教授呂公著范純

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多祭 獨擊鶴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神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鶴

乃委手版又云周敦頤南安司理有因法不當死部使欲深入之願力爭不能直乃 越職而言罪也宋史

陽修為河北都轉運使陸謝帝曰勿為久留計以所 寧可負鄉人傳故相章于厚家以同里宛轉求釋也

公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可 守職三

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

**詩**宋惠洪謁蔡州顏公祠堂詩曰開元天寶政多暇草臣姦驕濁泔化尺八橫吹入醉鄉國柄倒持與人把

漁陽番將易漢官在廷之臣無諫者吳綾蜀錦光照眼更覺寬蒙頡和雅叛書夜到華清宮狩呂骨驚天子訝

二十四城陷同日長嗟乃爾忠臣寡關傳平原城壁堅穴鼻可以牯牛馬譬如瀝源屹中流江勢遠來波倒射

吾知守職事主耳行藏初不較用捨公時風姿入睿想貫日精誠震天下

**賦**唐馮韜美文帝幸柳營賦曰虜犯榆塞軍屯柳營觀文帝勞師之禮得亞夫為將之名足使他將頹厚  
餘免股慄戈鉞有耀雁瀟水之波瀾士馬無聲悄轅門之風日焜耀今古光照典墳振天聲於絕漠笑兒戲於  
諸軍山河保晉竹帛垂勳

敬慎 戒慎一 庶謹謂府元龜曰吳漢章張皇后之弟代宗朝獨承顯問貞元已後德宗任遇信重歷中 削囊

焚制冊府元龜曰載胃貞觀中為史部尚書參預朝政時政得失輒隨事封進委便制業外無知者又曰

馱馬載舟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解焉不至矣史記曰子日君

如臨淵不垂堂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淵如履薄冰史記曰千金之

常合中道不起黨與冊府元龜曰皇甫無逸太宗貞觀中為益州刺史所上奏書有誤

不務矜術冊府元龜曰皇甫無逸太宗貞觀中為益州刺史所上奏書有誤

懼有誤失冊府元龜曰皇甫無逸太宗貞觀中為益州刺史所上奏書有誤

宗以詔謹慎凡八年政之大小多所訪決給未嘗漏洩亦不務矜術

事下建請之覽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他皆如是履

執圭駁記范曰心如天地者明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然猶如此

其重慎經濟魏曰唐主委蕭每受一教必勸使與前教不違始敢宣行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昭侯必獨臥翁叔不敢近至貴而無當漢書曰金師道未嘗泄內事徐岱亦不談人短冊府元

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唯恐言泄於妻妾漢書曰金師道未嘗泄內事徐岱亦不談人短冊府元

日矚字箭叔自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唐宮女不敬金師道未嘗泄內事徐岱亦不談人短冊府元

師道為侍中參預朝政性周慎密未嘗漏洩內事又曰徐竊識視不失尺寸每與言未嘗臧否漢書

先代宗時承兩宮恩顧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每出入殿門止道有常處俾射竊識視之不失吳濤

大曆中為金吾裴垪元和在中在翰林冊府元龜曰裴垪元和在中在翰林屬憲宗初平吳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

戒慎二一以問拍拍小心謹慎甚稱上意

道衣初易曰六四繻有虞唯予小子不聰敬止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温温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

臨於谷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謂天蓋高不敢不踴謂地蓋厚不敢不踣不自滿假恪敬天命玩人

喪德克自抑畏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怵惕唯厲中夜以興思免厥誓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威民之中也晉師姜氏謂公子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國語師曠聞子晉之言

東躅其足趙文子冠見張老而語之曰善哉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

矣國語注擇福莫如重擇禍莫如輕禍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范文范武子謂文子于子怒必獲毒焉

范獻子聘魯問具放二山魯人以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放山魯人以其鄉對獻

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子入太廟每事問蓋慎之至也夫有尤物則必移人苟非德義則有禍

春秋之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莫見手隱莫顯手微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狐有牙而

不敢以嗜艷有爪而不敢以振鑒戒善敗護守勿失戒守以信綿綿不絕將成網羅毫末不札將成

斧柯敬慎不敗失在自克過在自懲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

子修道立德不以困窮而改節爾有力於王室敬之哉無隳乃力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驂問

謗譽於路辨災祥於謠有邪而正之盡誠之入無曠其眾以為亂梯不答溫室樹漢書云孔光字子

溫休兄弟妻于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慎乎所不察申鑒雜言云越谷必傷失水必涸人見之也越

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點不應更答以他語慎乎所不察申鑒雜言云越谷必傷失水必涸人見之也越

慎乎所動斯得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勳動斯得矣寡門不入宿意林云寡門不入宿

餘年未嘗有過將軍前集二十餘年德周備未嘗有過比之金日磾又云阿史那忠高宗永徽中為右驍

創四十年時人不敢獻名馬又云李德意宗元和中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

比之金日磾在東宮令近侍溫德獻之德以職總親軍不敢從

戒慎三

唐韓愈守誠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于天子不唯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

之也今之人有宅於山者知狂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宮竄以待之宅于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

峻其垣牆而固扁鑄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知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

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貴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難之不期越難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

而卒為之擒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柳宗元敵戒曰秦有六國

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為忠厲之不圖舉國造怒孟孫惡滅孟死滅恤藥石去矣吾亡



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祇益為瘡敵存滅禍敵去召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懸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老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遺愛一生祠附

原前名後社 思亮愛瞻 德漢社詩為南陽守人懷之所漢名信臣為南陽亦有遺愛人歌之曰前有各父俊相告曰請葛侯所為 送數百里 取一大錢 德相車 鱗鱗牛馬器物千萬進送數百里 奮謝之無所受 宜後

漢劉寵夕會穉守微入山中有五六老妻明問當去故自扶老送寵求人間一夜受之 裂裳 窮

元龜曰韋仁壽武德初為舊州刺史歷克州刺史長史所在以清白聞人請郡刺耳請重臨其郡 裂裳 窮

隨之 又曰陽暉為魏州刺史歷克州刺史長史所在以清白聞人請郡刺耳請重臨其郡 裂裳 窮

鐙州府元龜曰崔安城王秀為南徐江州刺史將行州人鑿道至有解脫送之 裂裳 窮

冊府元龜曰夏魯奇明宗天成初河陽移鎮許州百姓官吏至取輪鑿鑿守軍門明宗遣中 裂裳 窮

使恩醫之 又曰索象先為天平節度使李詔赴關將衣而致留京師民盡其像刺印弟之家置一本 裂裳 窮

留一卷 祝馬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書工有致富者 又曰張華崖嘗守蜀及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帝 裂裳 窮

文字乃公畫像自為贊曰奉明達俗產不利物非虛之名聊以表德遂畫於天慶觀像遊關為之立祠 裂裳 窮

赴長史 迎拜京尹 候懷古今驅逐出迎之人百姓奔赴逾眾 又曰嚴郭為京兆尹宰臣楊炎惡其累已取 裂裳 窮

李御史劾郭於金吾仗京師百姓數千皆迎拜詣闕張郭德宗知 在鎮六歲 更留一年 冊府元龜曰薛 裂裳 窮

州刺史鄭滑節度使在鎮六周歲兵甲完刑并賦均一至是入觀百姓進道乞留一年 裂裳 窮

曰崔務智為博州清平令以歲滿當去職百姓擁其善政請闕請更留一年 裂裳 窮

喪 元龜曰崔日用為并州刺史治陽令卒民思之為立祠安陽初發并州史人數百皆醵素送喪 裂裳 窮

歲 百姓數千人 冊府元龜曰崔景駿為肥鄉令後為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史驚喜送來醵錢有室惟數十 裂裳 窮

中麻字學堂館舍並是明公遺蹟以病終於官及歸葬本邑 又曰符令謙初仕後唐為 原生祠社軫 苟 裂裳 窮

趙州刺史不周歲而部內大理候以病終於官及歸葬本邑 又曰符令謙初仕後唐為 原生祠社軫 苟 裂裳 窮

最 晉杜軫為池陽令為雍州十有一時最生祠 石相祠 藥公社 大治齊為齊相齊國葉其家行不言而齊國 裂裳 窮

奇 為立生祠 荀勗為安陽令有遺愛生祠 石相祠 藥公社 大治齊為齊相齊國葉其家行不言而齊國 裂裳 窮

號 曰崇公社 號神父 圖形像 汝陰人配社祠之 晉陸雲為汝陰令去官百姓追思之圖形像配食縣社 裂裳 窮

李琪表 廷珪撰 冊府元龜曰錢錄為吳越王開平五年杭州將史者老列狀願為 裂裳 窮

州節度使善於為理部民請立生祠堂 率錢十萬 讓祠數四 冊府元龜曰呂譚肅宗上元中為荊州節度 裂裳 窮

太祖許之詔禮部侍郎薛廷珪撰碑文 裂裳 窮

政術部 遺愛

後歲餘將士等又幸錢十萬於府西夷地移祠立之 又曰李毅初仕漢為陳州刺史廣  
順永宛丘縣民稱教惠愛欲立祠堂以間時毅為宰相聞郡人陳請太祖前陳壞者數四

遺愛二生祠附

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家陶記諸葛初七悅其化敬其樹毛 思其

人愛其樹春秋左氏傳曰甘棠云云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史記趙良見商君云云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功名藏子

產卒仲尼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春秋大夫哭於朝商賈哭於市韓子云子產病死也處女泣於室農夫哭於野說苑云

丁壯號哭老人兒啼史記子產為鄭相死婦人捨簪珥良人弛琴瑟相鄰而卒思藥傳藥武子之德在人在人

其子 向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賈誼新書婦人扶珠瑱大夫釋玦鞞 邀童不謳歌春禁不相杵 沽者

不響其酒屠者罷列而歸已上並鄒穆公死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漢傳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漢趙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 民為立祠歲時致祭漢書文翁為蜀民共立祠至今不祀朱邑為桐南

陽為立祠又召過塚拜謁仰天號哭後漢祭形傳曰為桓思其人至其鄉東觀漢記

懷其恩信舉國號哭後漢耿秉傳曰匈奴開乘卒大小感恩旦夕臨哭又曰鄧訓卒官羌胡愛惜

死則悲泣皆騎馬歌呼至闕訓卒莫不吼號或刃刀自百姓道祀後漢書云王

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牛羊使君已死吾曹亦俱死矣百姓道祀後漢書云王

張嬰定亂十餘年綱為虜陵太守三十六張嬰等君為都水掾修鴻陽破百原汲民為立祠

示國恩嬰拜泣乃降在虜陵太守三十六張嬰等君為都水掾修鴻陽破百原汲民為立祠

遺字渠道為豫州刺史及原百姓巷祭戎夷野祠西土樹碑見者皆拜晉書扶見碑悲感羊

建碑立廟歲時祭於觀山祐平生遊趙之所 市人為散舉市皆哭荆州記云羊見樹哀泣晉書孫

許赴哀蜀府元龜曰劉師元與觀中檢校岐州都督丁母憂棠棣碑實兄教頌為維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

共為樹碑反數賞去職復劉師碑其帝親製遺愛碑增修城邑建置館舍踰備什物及乘輿至殿宇林檎乃

如帝設帝噍食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命 金魏州人思金州魏州人思之皆立碑頌德所至有遺愛王贊

兩節度如故魏州遺愛碑於寫以先究 必不敢易表公政又云魏州人思之皆立碑頌德

其土俗然後致埋故所至有遺愛焉

必不敢易表公政

曰於陵必不敷易表公 述其遺愛 又云薛瑄為萊州團練使卒本州百姓等列狀上請 得蓋藏之宜 權衡

公遺愛碑云巨塵崇劍 雲飛雲 盧宿以 振有善政在人 乞立祠堂 曰張仲武 宗會昌中 鎮幽州 既卒 聽留

幹積如京 抵得蓋藏之宜 抽出入之制 識面者 淚 滄陽人有八九十歲少而識其面者 族之則家 聽留

周歲 又云李承約 初仕 後唐 為 節度 使 數 年 又 聞 留 滄 州 防 禦 使 汝 近 畿 輔 難 治 審 交 父 老 垂 涕 且 云 李 承 約 初 仕 後 唐 為 節 度 使 數 年 又 聞 留 滄 州 防 禦 使 汝 近 畿 輔 難 治 審 交 父 老 垂 涕

上章 舉 留 滄 州 舉 聚 父 老 相 盡 去 州 舉 卒 鄉 人 聚 哭 於 柩 所 列 狀 乞 留 葬 本 州 界 父 老 垂 涕 且 云 李 承 約 初 仕 後 唐 為 節 度 使 數 年 又 聞 留 滄 州 防 禦 使 汝 近 畿 輔 難 治 審 交 父 老 垂 涕

廣中 權 知 京 兆 府 既 卒 父 老 相 盡 去 州 舉 卒 鄉 人 聚 哭 於 柩 所 列 狀 乞 留 葬 本 州 界 父 老 垂 涕 且 云 李 承 約 初 仕 後 唐 為 節 度 使 數 年 又 聞 留 滄 州 防 禦 使 汝 近 畿 輔 難 治 審 交 父 老 垂 涕

將 莫 諱 府 乞 留 神 柩 葬 土 仍 請 立 祠 以 時 祭 廬 立 祠 獄 平 立 祠 決 獄 乎 鄉 中 為 立 生 祠 張 任 並 立 張 與 為 武 威 任 祠 鄉 立

祠 未 邑 為 祠 鄉 葬 夫 屬 其 子 曰 我 廬 江 立 祠 降 漢 鄒 東 為 廬 江 從 事 以 單 馬 警 張 任 並 立 張 與 為 武 威 任 祠 鄉 立

祠 死 必 莫 祠 鄉 葬 夫 屬 其 子 曰 我 廬 江 立 祠 降 漢 鄒 東 為 廬 江 從 事 以 單 馬 警 張 任 並 立 張 與 為 武 威 任 祠 鄉 立

生 祠 至 孝 配 社 孔 融 恨 不 及 見 之 今 配 食 縣 社 兄 弟 並 立 陸 雲 為 涑 儀 令 弟 義 改 置 佛 寺 又 云 李 甫 為 姓

立 生 祠 鼎 抗 表 乞 改 人 吏 為 立 州 判 史 人 吏 為 立 生 祠 為 廣 都 長 並 立 生 祠 改 置 佛 寺 又 云 李 甫 為 姓

又 云 佛 寺 度 僧 七 人 德 政 立 碑 并 生 祠 堂 事 太 祖 優 詔 許 之 為 廣 都 長 並 立 生 祠 改 置 佛 寺 又 云 李 甫 為 姓

狀 乞 許 於 本 道 以 德 政 立 碑 并 生 祠 堂 事 太 祖 優 詔 許 之 為 廣 都 長 並 立 生 祠 改 置 佛 寺 又 云 李 甫 為 姓

遺 愛 三 生 祠 附 宋 蘇 軾 罷 徐 州 往 南 京 馬 上 走 筆 詩 曰 吏 民 莫 扳 援 歌 管 莫 悽 咽 吾 生 如 寄 耳 寧 獨 為 此 別 別 離 隨 處 有

悲 惱 緣 愛 結 而 我 本 無 恩 此 涕 誰 為 設 紛 紛 等 兒 戲 鞭 鐙 遭 割 截 道 邊 雙 石 人 幾 見 太 守 發 有 知 當 解 笑 撫 掌

冠 纓 絕 又 曰 父 老 何 自 來 花 枝 裏 長 紅 洗 殘 拜 馬 前 請 壽 使 君 公 前 年 無 使 君 魚 鼈 化 兒 童 舉 鞭 謝 父 老 正

坐 使 君 窮 窮 人 命 分 惡 所 向 招 災 凶 水 來 非 吾 過 去 亦 非 吾 功 唐 張 次 宗 請 立 前 節 度 使 李 德 裕 德 政 碑 文 狀 曰 勳 著 王 室 則 銘 於 景 鐘 功 及 生 人 則 刊 於 樂 石 故 扶 風

存 必 拜 之 地 岷 山 有 隋 淚 之 思 竊 以 李 某 績 慶 相 門 伏 膺 儒 業 得 郤 毅 詩 書 之 學 兼 祭 遵 儒 雅 之 風 自 授 任 坤 方 鎮 安 全 蜀 亭 戍 多 警 災 早 相 仍 外 有 定 戎 之 功 則 城 柵 相 望 內 有 繕 完 之 備 則 器 甲 惟 新 強 寇 將 罷 其 東 漁

隣 敵 自 止 其 南 牧 况 今 令 行 屬 郡 威 肅 連 營 來 暮 之 謠 已 彰 於 昔 歲 去 思 之 美 無 謝 於 古 人 今 合 境 同 詞 諸 郡 獻 狀 雖 黃 霸 入 用 寵 方 盛 於 登 賢 而 鄧 侯 不 留 情 猶 深 於 愛 樹 臣 謬 當 交 代 備 聞 政 能 願 嗟 臥 轍 之 情 特 允 紀 功 之 請 頌 唐 張 九 齡 故 襄 州 刺 史 靳 公 遺 愛 頌 序 曰 公 名 恒 字 子 濟 性 持 重 有 器 望 即 溫 而 聽 厲 動 敬 而 居 簡 度 量

開 盤 頌 為 卷 二 百 二 十 七 政 術 部 遺 愛

可以軌物德義可以服人佐益州攝御史中丞都督西南軍事先是兵連蠻徼歲轉軍儲援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建大田於雲南罷饋糧於巴蜀向之踰重阻冒毒瘴負擔以踣斃重餉於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公底績盡境賴全開元十二年以理迹尤異庶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陝州刺史既解印去郡攀車盈途或借留無緣而人吏遮道或瞻望不及而老幼啼呼如是者十日乃出界而皆言曰捨我何之及聞公之喪哀可知矣市爲之罷春以之輟忠愛之結深古今之感一蓋爲仁由已而遺德在人者其若是乎唐獨孤及懷州刺史楊公遺愛頌序曰皇帝嗣位二載河南得賢二千石曰猗氏楊承仙者剛毅公廉仁民愛物起鼙鼓間爲唐循吏天性貞方非有經術潤飾推誠御衆以身率先民用不擾政是以茂於是王師始平河北而覃懷纒歸於我大軍之後城郭爲墟相國涼公拔公於戎馬之上表爲刺史公旣至則弔瘡痍剪荆棘省事節用寬其征而均其力然後濬決古溝引丹水以溉田遂爲沃野衣食河內數千萬口流人襁負如歸市焉鰥寡無告不能自耕者貸牛種與農器視五穀所宜督其程課勞來不怠每循行屬縣問所疾痛時其飢飽人人得敦其業而厚其生上奇其能以璽書勞勉封弘農郡公邑二千戶方倚以牧民民不遐其福大曆二年公薨於州闔境相弔童子不巷歌元顧文琛馮侯去思頌曰皇帝即位之明年詔地官考輿地圖舉天下縣邑民數之繁者陞爲州置賢守臣以宰百姓於是越之諸暨實得今馮侯翼越在漢爲會稽郡其民剽輕漢嘗以貴近臣爲之守猶或不振侯始至州訪民疾苦姦滑望風引避鄉胥舞文虛增稅石民以抑納爲苦侯洞察其姦令民得自陳訴積弊盡去先是吏卒旁午田里無虛日侯至悉禁戢之亦無廢事有私謁於侯者侯輒斥去之邦之士喑喑稱庶侯聞笑曰庶士大夫常分也吾求不負吾學耳郡政之暇輒引諸生講習經史州吏環聽之凜凜乎有富而教之之意會行省以浙西某路荒田失實及瀕海郡鹽法多弊檄侯往問州民數千人遮道請留不得請則相對涕泣如失慈父侯奉檄所至弊衣徒步以察微隱嗚呼若馮侯者求之古循吏殆未見其比也頌曰蕞爾暨陽附庸於越生齒滋衆在今爲劇帝披輿圖命陟而州擇賢守臣得今馮侯侯自西來羸馬敝衣邦人環觀且喜且疑侯始爲政循循于于惟奸是屏惟弱是扶罔俾苞苴累我名節爾冰雖清我行惟深堂堂乾坤如侯幾人天實遺侯惠我邦民邦民歡呼更相告語始疑今信侯我父母昔侯未來骨肉流亡侯旣來

止爾農爾商帝憫下人病於薦饑水利田功乃懋乃司帝曰咨汝往貳其政侯拜稽首臣翼惟命我民有言侯毋疾驅天子有詔侯不敷徐世無陽秋執紀侯德百世不確視我茲刺

**碑**唐杜牧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序曰皇帝召丞相延英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

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堯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觀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於八州及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爲理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孰與聽聞詔授使臣杜牧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按武陽公宇文明以明五經登科元和二年拜洪州觀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爲一都會俗以茅竹爲居霖必江溢燥必火作水火夾攻人無固志公始至任教人陶瓦伐山取材人能爲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不二周歲凡爲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公之爲政去害興利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之心子產理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理潁川前後八年始曰愈理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 明楊士奇君山廟碑序曰君山廟者祀常州府同知張侯之廟也爲政而能愛民生則父母之歿則蒸嘗之張侯之同知常州也奉部符專督農事躬履壟畝察種植而爲之勸或時坐膝間相爾汝語如家人所遇飭勵學校正士習民甚戴是時天下軍伍滋弊軍之姦黠者率用賂規匿而詭傳平民與藉民被枉比比朝廷以璽書分命御史清理御史當詣蘇常者言於兵部常州必得張同知共事乃有濟部遂以檄侯御史時銳意得軍爲功不復矜念民枉侯固執民實非軍御史不可奈何數詬詈之侯忿鬱不能平數日疽發背卒然常之人賴侯以免於枉者猶十七八時蘇之佐郡者極力助御史得軍而枉民動以千計愁苦嗟怨於道路常之人以是益思慕侯不已侯素澹泊廉介不苟取一毫自入仕未嘗以家累隨公退坐一室蕭然讀書焚香而已易簣之先夕侍藥者入其舍索燈燭悉無趨出取膏油一盃以入侯遙見竟謝却之其操類此侯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于庭奠祭累日柩行白衣冠送者數千人後數年江陰士民協謀作廟於邑之北君山以祀侯來請書於石併作迎神送神之詩使歌以將事侯名宗璉字重器江右吉水人詩曰肅肅兮侯堂酌山泉兮薦林芳泠泠風兮騶騶侯戾止兮珮玉璫懷仁侯兮撫我動與息兮有稼稼芄芄兮連疇侯顧我兮樂以笑侯乘

兮蘭棹條東臯兮忽南畝溪有鱣兮陸有虺侯赫視兮敢余民侮侯來遲兮逝何疾侯之逝兮我民以戚山之明兮水之麗侯舍茲兮安適

遺弔文明王英弔陳先生文曰子嘗至番陽自浮梁山中道經德興父老言前令陳公孟藻德政民受其惠惜去而亡矣子與公之子敬宗登進士同官於朝又得備考公之行誼追悼往昔爲文以遺番人俾永其思其辭曰余浮番以遠征兮歷先生之故治遺老泣而告子兮嗟後時已十祀心悵悵以永懷兮宵耿耿而不寐嗟若先生處此下邑兮不驥以進縮章與綬兮被仁履信彼狡之氓兮欺則弗忍澆者既敦兮驚者益遠嗟哉其此去兮卒莫我返鷓鴣翔翔兮鷹鷂利吻張呀互嚇兮爭饒肆忿夫豈不懷先生兮如失父母故世之所惜兮謂先生內實無疚而其所悼兮曰年未中壽才可以經濟兮施則未究頽天而冉疾兮人孰其詬彼或幸其災兮何疾美而夸醜惟尼父之興歎兮曰善人吾弗觀余故撫膺而深喟兮獨揮涕以隱憂

書事明高啓書博難者事曰博難者素人素無賴日抱雞呼少年博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袁守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

怒會素有豪民嘗受守杖知使者意嗾守即誣守納已賊使者遂逮守膺服奪其官素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難者邀於市衆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藉貧辱者耳彼豪民誣賢使君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難者曰諾即入間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難者直前猝下提毆之奴驚各亡去及褫豪民衣反接拘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者視此一步一呼不呼則杖豪民子聞難鳩宗族僅奴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難者逆謂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若父素人聚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其所爲不問日暮至豪民門猝使跪數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怨望又曠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豪民氣盡叩地乃釋之博難者因告衆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耶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君冤未白也博難者曰然即連楮爲巨幅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臺臺臣弗爲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中臺臣漸追收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難者以義聞東南

**生祠判**唐李宣對立生祠判曰考龔黃之跡窮卓魯之化不孤良吏可謂能賢甲惠訓率修仁政斯舉丕變舊染化居恒風歎歌召之徒勤想借寇之無及龔全遺愛遂建生祠歿無愧於張蒼存不謝於王渙因心所感縱獲福而無傷唯道是從豈為術之能致告之誠謬訴乃有平

**異績一**

**三異**十奇後漢書曰魯恭字仲康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為理郡國螟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問之不捕之兒言非方將難設罷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聖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不識知縣不入境內飛七奇不取賄錢皮三奇買物價倒不相虧四奇處事明白盡無私五奇衙裏不見兒兒六奇蠅蟲不入境內飛七奇不取賄錢皮三奇買物價倒不相虧四奇處事明白盡無私五奇衙裏不見兒兒六

**削課制**毀檻穿後漢書曰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均到郡下記屬縣去檻穿除其害者甚眾林乃移書屬縣毀檻穿囚相率而遷妖不可久居獄曰均等不幸至此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

害者甚眾林乃移書屬縣毀檻穿後漢書曰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均到郡下記屬縣去檻穿除其害者甚眾林乃移書屬縣毀檻穿囚相率而遷妖不可久居獄曰均等不幸至此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

害者甚眾林乃移書屬縣毀檻穿後漢書曰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均到郡下記屬縣去檻穿除其害者甚眾林乃移書屬縣毀檻穿囚相率而遷妖不可久居獄曰均等不幸至此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

害者甚眾林乃移書屬縣毀檻穿後漢書曰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均到郡下記屬縣去檻穿除其害者甚眾林乃移書屬縣毀檻穿囚相率而遷妖不可久居獄曰均等不幸至此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

**異績二**

**原吏民稱之**漢書趙廣漢守京兆尹吏民稱之不容於口前有趙張後有三王漢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

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漢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前有趙張後有三王漢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

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漢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前有趙張後有三王漢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

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漢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前有趙張後有三王漢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

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漢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前有趙張後有三王漢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

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漢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前有趙張後有三王漢書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

**異績三**

**行宋劉宰殺虎行曰君不見陽羨周將軍射殺南山白額虎千古萬古聲流聞又不見宜興趙大夫南山三**

路無拾遺百姓祈佛野無閒田度十五年路無拾遺度十五年路無拾遺度十五年

十有六虎令行殺取無復餘一虎昔何少三十六虎今何多虎多人不患所患政之苛大夫性高明下令走風雨所知在田里了不見臺府既令民免政之虎又與民除虎之苦四境之民歌且舞或云殺虎太傷和胡不令渠自渡河我聞此言笑且呵大夫憂民憂豈必限吾土古陽羨今宜興大夫邑之主將軍邑之賓主賓多寡事不同千古萬古同清芬

**賦**唐羅讓耿恭拜井賦曰漢耿恭躬受斧鉞志清煙塵堅踈勒之躄依澗水之濱據以爲備期乎來賓匈奴奔敗而伺隙澗泉壅絕而不至雖礪乃戈矛而渴我將吏遂乃處孤城而穿井窺重泉而闢地深餘十丈曾無一勺之多職長千夫幾敗三軍之事外整衣服中懷果敢推赤心於神祇禱素液於坎宮拜未及起叫天以無辜言未及終觸地而有感閱其質若俟仁人發其蒙俄成澹淡濯濯執熱祛除積慘明矣大漢士卒所以歸心惕爾羣胡君長於焉破膽

**行狀**唐張說兵部尚書國公郭震行狀曰景龍中授公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使初安西南有毒河源遠在蔥嶺西北河岸百步人畜踏之者輒死公威鎮西域因驗圖經知其源率兵三萬人歷于闐康居大食等十餘國所過之國令供資糧仍署其國王爲左右總管率兵前進北至蔥嶺牙帳前十二國王兵百萬餘其河源上有大樹高千餘尺垂陰數頃大軍至日有黃龍繞樹以口吐毒氣而拒官軍公手書檄文令左拾遺張宣抗聲讀之畢黃龍解樹而下公率諸軍誅之在安西十餘年四鎮寧靜



政術部九

禮賢

任賢

得賢

知人

不來備

推美下吏

勸課

得民

棄賢

蔽賢

不拾遺

施惠

禮賢一

**原**呂氏春秋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吾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 孟子曰用上敬下謂之尊賢 說苑燕昭王問於郭隗曰齊人削取八城

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昭王避席願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

所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遠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 **增**漢文帝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曰孝

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眾民之師也庶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遺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導民焉 經濟類

編賈誼曰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取師之禮出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

令召矣 劉向曰游江漢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伯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伯王之船乘也 晉書曰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贊為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皇甫謐聞而歎曰亡國之大

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東帛芟芟易之明義元纁之贊自古之舊也若湯與文王或身即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况命士乎 經濟類編曰唐代宗嘗

問開播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代宗曰朕比以下詔求賢又遣使廣加搜訪須能者用之若何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唯得文辭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 唐書李

絳謂憲宗曰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 又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

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已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 事文類聚曰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坐稍久則吏從旁鳴相公尊重客踧踏起及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自是羣公稍效之

### 禮賢二

**原**左傳曰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鄒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鷓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被以燿火爨以犧豕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 **經**濟類編曰齊桓公見小臣稷三

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 又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

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居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飭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史記曰子貢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又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人亦苦矣穆公于是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 **原**韓詩外傳曰楚莊王使使費金

百斤聘北郭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則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免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

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史記曰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

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又平原君傳曰虞卿者遊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 戰國策曰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往見郭隗曰敢問以國報讐者奈

何對曰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于燕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

郭隗曰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于隗者乎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士爭湊燕 西京雜記曰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管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增漢書曰初楚元王文禮待

申公等移生不嗜酒元王每致酒常為移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醴後忘設焉移生退曰可以逝矣 事文類聚曰漢樓護家居長安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罷朝欲候護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聽強諫反兩立閭巷 李膺有疾不通賓客惟陳仲弓來乘輿出迎之 原魏志曰鉅鹿張琦學兼內外前後辟命並不就後遷居任縣廣平

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細紀白承前致版謁琦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吳志云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權即見肅與語甚悅眾賓罷退乃獨

引肅還合榻對飲 又劉基傳云孫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 增事文類聚曰劉驥之少尚質素車騎將軍桓冲聞名辟為長史固辭冲常到其家驥之於樹條桑

使者致命驥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愧詣其父 又曰郭林宗名益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晉書曰元帝遷鎮東大將軍遺賀循書曰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餐服元風景羨高矩常

願棄結駟之軒執策柴車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志在竭節耳羣望顯顯實在君侯庶稟徵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為軍司謹遣參軍某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 宋

書曰羊欣常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將軍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是益知名 唐書曰自德宗朝宰相歸私第百官不敢及門裴度以方討不庭宰相宜日接多士

冀有所得因奏請通賓客許之四方布衣盡得以策干宰相至今宰相私接士度之請也 宋史高宗時侍讀范冲薦尹焯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冲奏給五百金為行資命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始就道

至九江又疏辭張浚當國言其拒劉豫之節且所學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津送至國門 元史元世祖

在潛藩以安車迎李俊民延訪無虛日 明紀事本末明太祖為吳王時既下處州遣使以書幣聘青田劉基  
浦江宋漁龍泉章溢麗水葉琛明年三月基等至建康入見喜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

禮賢三

**原築臺** 懸榻 郭璞謂燕昭王曰王欲禮賢請從閭始昭王乃築臺師事隲於是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

名特為設一榻去則懸之 後漢樂安太守陳蕃郡人劉琴高深之士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蕃致之而不

之察與徐孺子事不同並存之 引車見朱夷 避寢舍蓋公 史記魏有隱士侯生大儒侯生門抱關蕃致之而不

中願枉車騎公乃引車入市候請下見朱夷 避寢舍蓋公 史記魏有隱士侯生大儒侯生門抱關蕃致之而不

以貴下賤也 易 隗囂與馬援共臥 關張與先主同林 後漢馬援從南幸黎正轉送海及還以為待詔

共臥起問以東方流官及京師若兄弟 蜀志云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馬來赴持節送海及還以為待詔

師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林恩若兄弟 蜀志云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馬來赴持節送海及還以為待詔

**鉅夫奉詔求賢** 唐書李樞拜西都團練使增學士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登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

**懷金訪師道** 守禮絕章惇 觀曰是人非道 持初遊京師 師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 殆難致也 克俞曰吾將見

懼其不吾見也 予能介於陳君乎 知其負懷金欲為鉅比 至聽其議論益敬 畏不敢出 又曰章惇在樞府將

於今而親於其身 執大焉 然先王之制 不傳賢為臣 則不見於王公 所以成禮而見 蓋必至自需 故選其

始以為之防 師道於公前 有貴賤之嫌 復無平生之舊 公雖不見於王公 所以成禮而見 蓋必至自需 故選其

也若昧胃法 義聞命走門 公又向尚幸公他日 或成相 又致意焉 師道 改名高陽里 更署浩然亭 書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 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 弘正以文辭稱 人為語曰 學行可師 賀德基文質彬彬 德仁兄弟

八人比漢荀氏太守 鄭陽王伯山 維所居甘澗里 為文辭稱 人為語曰 學行可師 賀德基文質彬彬 德仁兄弟

因曰 浩然亭咸通中 刺史鄭誠 謂賢者 鄆州畫浩然像 于刺史亭 躬至簿廳 獨拜牀下 授史君 主簿 定守

致之 暮下事一決于 午守張忠恕 汝之孫也 為午尤力 時忠恕之母 就養而時 則家獨拜牀下 授史君 主簿 定守

二親 入郡與 午皆衣 彩衣奉 養 幹濟 固人 禁之 漢文 頗聚 諸葛 孔明 每至 履德 公家 獨拜 牀下 授史君 主簿 定守

師禮王 栢 宋史 何基 栢 師 李密 修弟子 禮 彌遠 置人才 簿 唐書 徐彥 宇 世充 皆從 史學 勤越 王 劉 王 國

鄉之 者 憶 皆 統 弟子 之 禮 師 李密 修弟子 禮 彌遠 置人才 簿 唐書 徐彥 宇 世充 皆從 史學 勤越 王 劉 王 國

道 將 酒 時 洛 陽 鏡 文 遠 自 出 城 檣 拾 為 李 密 所 得 密 使 文 遠 南 向 坐 備 弟 子 禮 拜 之 文 遠 謝 曰 前 日 以 先 王 之

猶 老 賢 人 才 簿 書 賢 士 卓 卓 乘 危 迫 險 午 治 賢 矣 亦 能 為 之 差 兩 高 轉 運 司 史 呂 文 為 瀾 遠 病 久 不 見 客 午 非 賢 特

還 刺 不 通 書 幣 不 啓 北 齊 神 武 東 出 李 元 忠 素 第 酒 奉 迎 神 武 到 門 不 能 吐 饋 元 忠 下 車 獨

漢書相傳勿復通門者以告神武遠見之  
織君家短於知小者一冊遂而叩其鄉里  
之則書於不於家其如故而第曰張公曰  
復命沒拊几數曰求之不早實懷羸位之  
差

禮賢四

原吐握 則公下白星之士一沐 灑掃 奉延 為會稽都尉有龍丘萇隱居三公連辟不到延灑掃其門遣功曹

卒 屏後記語 屏後侍人主記與賓客坐語 車下伏謁 為禮學因問曰富貴驕人乎賤驕人乎于方曰諾

賤行不合去允不許曰合此就彼實非所宜乃命解禱等駕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 曰侯麻年七十家貧為大衆

侯門監者子開之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欲以觀公子車騎虛左自迎夷門 倦不敢息 說苑魏文侯見及守

侯求去允不許曰合此就彼實非所宜乃命解禱等駕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 曰侯麻年七十家貧為大衆

侯求去允不許曰合此就彼實非所宜乃命解禱等駕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 曰侯麻年七十家貧為大衆

侯求去允不許曰合此就彼實非所宜乃命解禱等駕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 曰侯麻年七十家貧為大衆

侯求去允不許曰合此就彼實非所宜乃命解禱等駕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 曰侯麻年七十家貧為大衆

侯求去允不許曰合此就彼實非所宜乃命解禱等駕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 曰侯麻年七十家貧為大衆

侯求去允不許曰合此就彼實非所宜乃命解禱等駕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 曰侯麻年七十家貧為大衆

侯求去允不許曰合此就彼實非所宜乃命解禱等駕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 曰侯麻年七十家貧為大衆

侯求去允不許曰合此就彼實非所宜乃命解禱等駕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 曰侯麻年七十家貧為大衆

侯求去允不許曰合此就彼實非所宜乃命解禱等駕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 曰侯麻年七十家貧為大衆

侯求去允不許曰合此就彼實非所宜乃命解禱等駕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 曰侯麻年七十家貧為大衆

侯求去允不許曰合此就彼實非所宜乃命解禱等駕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 曰侯麻年七十家貧為大衆

侯求去允不許曰合此就彼實非所宜乃命解禱等駕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 曰侯麻年七十家貧為大衆

侯求去允不許曰合此就彼實非所宜乃命解禱等駕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 曰侯麻年七十家貧為大衆

侯求去允不許曰合此就彼實非所宜乃命解禱等駕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 曰侯麻年七十家貧為大衆

侯求去允不許曰合此就彼實非所宜乃命解禱等駕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 曰侯麻年七十家貧為大衆

侯求去允不許曰合此就彼實非所宜乃命解禱等駕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 曰侯麻年七十家貧為大衆

侯求去允不許曰合此就彼實非所宜乃命解禱等駕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 曰侯麻年七十家貧為大衆

侯求去允不許曰合此就彼實非所宜乃命解禱等駕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 曰侯麻年七十家貧為大衆

侯求去允不許曰合此就彼實非所宜乃命解禱等駕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 曰侯麻年七十家貧為大衆

侯求去允不許曰合此就彼實非所宜乃命解禱等駕下士如此 執轡愈恭 曰侯麻年七十家貧為大衆

之子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而後復迎之

鄭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鄭君復修曾子之舍而後復迎之

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執

趙文侯 倪寬軍體下士 于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

迎之於門 趙見斗為好士于王何如使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宜王因趙而迎之子門

之道 後漢張處避地河西河師大將軍賈詡所上章奏謀與參之舉對曰皆從車班趙起乃為帝

見眾才 待以交友之禮 功曹待以交友之禮 周公下白屋之士 贊所師見者十人窮巷白屋所先

者四十九人 時進善者百人 齊桓下布衣之士 齊桓下布衣之士 平原君側行徹席

側行徹席 如燕昭王撫筵先驅請列弟子之 燕太子側陪迎光 史記韓武謂燕太子丹曰燕有田光先生其

而得交於田先生 可乎親往師之作主 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國事 九九薄能因為禮之

見者期年而士不至 于足東野禮人之賢于九九乎 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

分之善莫不加禮 後漢孔融傳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 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而告其短而退

心折節 後漢 折節待士坐不重席 典略 聞榮在門倒屣迎之 魏志王粲從長貴安左中郎將蔡見而奇之

坐坐間 榮在門倒屣迎之 榮至年既幼弱 容狀短小一生盡驚 晏聞弼來倒屣迎之 世語云何晏為吏部郎

世曰此王公孫也 有異才吾不也 吾家書篤文章盡當與極 夢謙接納坐無空席 晉書王渾為安東將

附頗悔 罷渾相獨羈旅虛墟 後漢 士雖徒步皆與鈞禮 前漢于 士無貴賤與之抗禮 後漢袁紹姿

空席門 不待賓於是 江東之士莫不從附 士雖徒步皆與鈞禮 前漢于 士無貴賤與之抗禮 後漢袁紹姿

其真士 無貴賤與之抗禮 相稱 士雖徒步皆與鈞禮 前漢于 士無貴賤與之抗禮 後漢袁紹姿

從子罕 來復召于 幸而貴之 左右曰君之善于幸也 君亡不從來 又復貴之 君獨不貴于君之忠臣乎 子曰

吾惟不 能用子 幸故至於 亡今吾之得復也 尚是子 尊之遺德餘教也 吾故貴之 且吾之亡也 忠臣之制連

樹以從我 者奚 出是同輿坐則同席 蜀志先主傳禮之愈重云云 同席而坐同簞而食 魏書劉平結客判

甚厚客 以狀語之 而去是時 人則同席 而食無所 備外樂多歸焉 同輿而載共帳而寢 吳志太子孫登傳云

近代之 事以 張昭有 師法重 勞之乃 令張休 從昭受 禮還以 授

登待 接修 屬略用 布衣之 禮與休 等或同 車而載 或共帳 而寢

愛敬 君子不 恤小人 待卒 伍而駭 於士大

夫愛敬故君子而不小人先主常成之日刑殺 貴而能降 降心相從 幸異其禮 漢書東方朔

既過差又今在左右此取老之言也 結衣 漢書王充著論解頤張釋之說而結之治公卿盡會立王生老

禮不可用幸異其 結衣 漢書王充著論解頤張釋之說而結之治公卿盡會立王生老

上計京師司徒刺走受計吏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後漢王符字叔度進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滿規臥不

地既入朝曰語曰徒見二千石不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如一健 旅言當性道義之為貴也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家致聘 佐時卒不至 破械致禮 李懷光反與高郢刺賊盧 獨引同榻

李懷光以史治稱張嘉貞為益州節度使 破械致禮 李懷光反與高郢刺賊盧 獨引同榻

史備甚 擇言守漢州 獨引同榻 破械致禮 李懷光反與高郢刺賊盧 獨引同榻

交應名 陸贊調都尉 獨引同榻 破械致禮 李懷光反與高郢刺賊盧 獨引同榻

德與樂 挽毅士 號惟許 夜與稱之 于孟客 孟客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問舉進士父餓濟有良吏才拜左拾遺博

人克 書第則累公舉 疾故不敢 孟客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問舉進士父餓濟有良吏才拜左拾遺博

人克 書第則累公舉 疾故不敢 孟客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問舉進士父餓濟有良吏才拜左拾遺博

人克 書第則累公舉 疾故不敢 孟客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問舉進士父餓濟有良吏才拜左拾遺博

人克 書第則累公舉 疾故不敢 孟客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問舉進士父餓濟有良吏才拜左拾遺博

人克 書第則累公舉 疾故不敢 孟客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問舉進士父餓濟有良吏才拜左拾遺博

人克 書第則累公舉 疾故不敢 孟客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問舉進士父餓濟有良吏才拜左拾遺博

人克 書第則累公舉 疾故不敢 孟客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問舉進士父餓濟有良吏才拜左拾遺博

人克 書第則累公舉 疾故不敢 孟客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問舉進士父餓濟有良吏才拜左拾遺博

人克 書第則累公舉 疾故不敢 孟客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問舉進士父餓濟有良吏才拜左拾遺博

人克 書第則累公舉 疾故不敢 孟客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問舉進士父餓濟有良吏才拜左拾遺博

人克 書第則累公舉 疾故不敢 孟客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問舉進士父餓濟有良吏才拜左拾遺博

人克 書第則累公舉 疾故不敢 孟客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問舉進士父餓濟有良吏才拜左拾遺博

人克 書第則累公舉 疾故不敢 孟客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問舉進士父餓濟有良吏才拜左拾遺博

人克 書第則累公舉 疾故不敢 孟客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問舉進士父餓濟有良吏才拜左拾遺博

人克 書第則累公舉 疾故不敢 孟客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問舉進士父餓濟有良吏才拜左拾遺博

人克 書第則累公舉 疾故不敢 孟客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問舉進士父餓濟有良吏才拜左拾遺博

人克 書第則累公舉 疾故不敢 孟客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問舉進士父餓濟有良吏才拜左拾遺博

人克 書第則累公舉 疾故不敢 孟客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問舉進士父餓濟有良吏才拜左拾遺博

人克 書第則累公舉 疾故不敢 孟客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問舉進士父餓濟有良吏才拜左拾遺博

人克 書第則累公舉 疾故不敢 孟客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問舉進士父餓濟有良吏才拜左拾遺博

人克 書第則累公舉 疾故不敢 孟客曰我故人子孟不過我問舉進士父餓濟有良吏才拜左拾遺博

延置上坐 後漢書趙壹

二千石不如縫掖

禮不可用幸異其

結衣 漢書王充著論解頤張釋之說而結之治公卿盡會立王生老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復令就家致聘 時書建中時張起衣不及帶屣屣出迎

開 監 頭 名 卷 三 百 三 十 政 術 部 禮 賢 任 賢

學提舉李開命欲通去而使者致丞相安童書李乃幡然說詰二十虞集折節古學又曰虞集為學士時必

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說賢江南世祖論之曰此行必效葉李來虞集折節古學山林之士如古學者必

折節宜居師範之選又曰陳城字衆仲為閩海儒學官御史中丞馬道古常使京南一見奇之與俱至京師

下交口游譽以故博學安車召之於家又曰聯律有尚為國子祭酒以安車召之十家如漢聘四皓禮揚

古文宜居師範之選多文宜居師範之選安車召之於家又曰聯律有尚為國子祭酒以安車召之十家如漢聘四皓禮揚

銘字元甫力學強記尤源於易禮春秋至元七年與許衡并召恭懿不至十一年太皆以賓禮延見又曰無

于下教中者俾如漢史聘四皓者以聘恭懿建邨中張元智為書致命乃至京師太皆以賓禮延見又曰無

與可深章士隱處州里致論學屬僚待以上客或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賜或平受之獨至

者凡居南昌者朝廷名公皆以賓禮延見屬僚待以上客或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賜或平受之獨至

則客密請勿殺孝孺明紀事本末燕王發北平僧道衍殺之郊曉而密啓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

任賢

原好士則至新序晉平公浮西河而款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

棄邪然于是不志苟有知於國家者素其邪可也授方任能春秋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

賢舉善然于是不志苟有知於國家者素其邪可也授方任能春秋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

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選吏委任司徒高選長史我代王深為招聘隱逸後漢李彭與參政事

無為而化視事甄拔隱屈為冀州刺史檄為文學魏志管輅傳清河太守華表名輅為文學球安平趙

二年與天賦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齊思乎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召署戶曹鍾離意為取丘令里推

重辟卯恁東觀漢記解舉劉毅晉書劉毅傳平陽太守任以郡職劉有甚重之任以郡職劉有甚重之任

陰代其政後漢韓馥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後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于嘗發

特原之風聲大行後漢陳寵為廣漢太守州境獲寧王隱邪人為別駕不遺治世才抱朴子曰善用木

以名行之不著而遺治世之才所至聘賢士漢書韓延壽為潁川守尚禮義好古教化拔孟嘉為勸學

傳云辟李固為中郎後漢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于是京師翕然稱爲良陽巨擘董昆清約守

即太守以廉統有任旭立操清修請為功曹曲推而愛之郡將將秀嘉其名請為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

重名正色苦練秀說不納旭陸績為功曹郡內大治陸績士衡推治千里風化郡內大治王基為別駕流



稱青土 魏志王基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性養甚焉基亦以孝稱黃初中 署鍾離意為功曹威儀嚴肅

名意者 用岑暉為功曹褒善黜惡 魏志王基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性養甚焉基亦以孝稱黃初中 署鍾離意為功曹威儀嚴肅

為功曹 以趙勤為功曹委以郡事 東觀漢記趙勤南陽太守桓 引華譚為從事以為賓友 晉書華譚好學

高名請 南陽宗資主畫諾 弘農成瑨但坐嘯 後漢書黨錮傳云汝南太守宗 資任功曹詔南陽太守成瑨

亦委功曹 曹本暉二郡為之 魏曰汝南太守成瑨但坐嘯 後漢書黨錮傳云汝南太守宗 資任功曹詔南陽太守成瑨

命皆海 拔用武官無非俊傑 軍拔用武官參戰衙門無非俊傑 政事所施意為節度 鍾離 文武之事一

以委之 勇升堂拜母如此有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 孤之有孔

明猶魚之有水 用沈寤補儒林祭酒 北堂 自擇局僚 宋史司馬光編次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

史學臣得而知者惟 從歷四鎮 唐伐必留中李石權進士第 薛平應幕府從歷四鎮有才略為史補明歷每

劉恕耳即名為局僚 從歷四鎮 唐伐必留中李石權進士第 薛平應幕府從歷四鎮有才略為史補明歷每

敏文宗 表名士 宋史范成大制置四川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獎漢廣五 辟郡人 元史曰至正十七年

異之 表名士 宋史范成大制置四川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獎漢廣五 辟郡人 元史曰至正十七年

鐵錐 章溫參謀其軍事行樞密院判官總制盜賊又皆 不起蜀士由是歸心 辟郡人 元史曰至正十七年

孫珍無遺類是時天下已多故浙東則 遲魯不及事 唐書穆宗時沈傳師為江西觀察使從宜州嘗揮師

宜孫在處州遠里古思在紹興為稱首 遲魯不及事 唐書穆宗時沈傳師為江西觀察使從宜州嘗揮師

誠倫曰可關事不可多事如 日醉廢曹事 漢書陳遵入曹府曰此人大度士奈何以小文責之乃舉遵能治

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 荆州老從事 州治中謝朓曰不遇明公荆州老從事耳 幕府最

少年 韓魏公時知揚州王安石為金判每讀不對違且略 報麻日已為上府多不及置激疑其夜飲放達一

之語也又入亦步望揚州詩云白頭空想當年事 幕府青衫最少年 據案鈞視簿最 唐書呂誼開元末第

翰節度河西表度支判官性規慎勤總史職請 坐曹躬決案牘 平時為據防性與道謀不敏者遂捕誣崇甚

衆諸僚佐莫敢言呀獨別白出數百人實才之進 幕職時兵後曹史雖進不習文法東平翰 求吏不責文

邑五十四民衆事繁簿書填委受無能統紀防坐曹躬閱案牘左 嗣右答成得其當事無留滯 求吏不責文

學唐書薛珣名為司農卿是時詔舉制史學令者且 百人延問人問疾苦得失取計通用皆稱職 檢覈一

委士人 劉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士專之 嘗言士有為稱則名重于利 幕府皆留不徒 唐書柳士美

開 政術部 任賢 得賢

為騷歷丞佐李抱真... 職事往來效忠... 宋史崔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以才歷王...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自近...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及門生...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徐...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至...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主...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開府極一時選...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裴...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兵曹...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進士...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之計...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大者為棟樑小者為榱桷...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唐書...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欲與...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二者...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無邪...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得賢...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嘉魚...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舜...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以賢制爵...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有三良...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辭...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占對...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材館錄...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致堯...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致堯... 職事往來效忠... 與之... 鍾淮東... 洪杏... 置幕府... 禮悉為盡力... 後

親擇吏 唐書貞元時林澤為相...

浙宜帝 喜得人 宋史蔡濟舉進士...

然之 引天下士 唐書張說為相...

史之佐 徒勞州縣 兵安石為...

甫中物屈 公為數向客以重吾...

武后授 以恩終始 嘉祿殿中...

一 張齊賢 宋太祖幸西都...

喜擢陳同甫 宋史光宗策士...

動慈家之 遺親閱大對嘉其...

得人相 當進賢任能君精鑒...

者能者 繁之維之 詩 禹稱善人...

因德進 始以名稱 汝得人焉...

知人一 吾與黠也 帖白 賢為國賓...

原其難 不易 書知人則哲惟帝...

才也 遂與之友 後王允至司徒...

鍾司馬 德操有知人之鑒...

河南尹 田欽外甥王選知人...

求不 必有異士 異士出見...

交小吏 鄭弘字巨君為鄉耆夫...

之明 卿且勿言 分財不及...

咸稱 具壽 褚衷指孟嘉 鮑叔知管仲...

郭之 登 州孟嘉其人何在 曰在座...

政術部 得賢 知人

...

...



長其知人 宇文融 魏景先 爲工部侍郎 郭玄 相時 長其知人 知人最深 宋史 河東 韓守 孫 性 木 樞 簡

與人文久而不變 如彥升者 無與也 唯輔政 爲疑 問 毫 髮 不 處 不 媿 知 人 陳 恕 知 貢 舉 自 以 洪 人 避 嫌 凡 江

爲百時 謙稱之 每自歎曰 曾 誠知人矣 問知人乎 對曰 臣嘗問 仁傑曰 師德賢乎 對曰 爲 將 謹 守 賢 則 不 知 也 又

命世才也 不埋於人矣 矣 知人不明 論謂何曰 恨知人不明 聚 傲 太 急 耳 五 百 歲 一 賢 唐 書

我爲所容 乃不知吾老于長 與何考先 同事王 義方 以 逃 十年至節度 齊 卿 厚 遇 之 曰 君 十 年 至 節 度 使 已

千舉童子 方能講易 老子長 與何考先 同事王 義方 以 逃 十年至節度 齊 卿 厚 遇 之 曰 君 十 年 至 節 度 使 已

秀見賞 義方嘗曰 五百歲一賢者 生子宜當之 因改今名 十年至節度 齊 卿 厚 遇 之 曰 君 十 年 至 節 度 使 已

而果 然 病擊何傷 難老尚能拜起 重驗何傷 且善助之 無失賢者 意

原 查者不責 漢張敞爲京兆尹 爲人輕嫻 爲 病擊何傷 難老尚能拜起 重驗何傷 且善助之 無失賢者 意

與人不求備 書 使人也 器之 難悅及其使人也 器之 戴其角者 無上齒 有其翼者 兩其足 舒云 有行

之士 未必能進 趣進之士 未必有行 錄 慕僚不拘小節 宋史 范成大 帥蜀 凡人才可用者 悉置 幕下

顯于朝位 署吏不易所職 唐書 王播 爲西川 淮南等 節度使 所署 吏 寬假官吏 宋史 劉渥 爲 殿中 侍 御 往

至一府 不得聘其材 宜 錄過薦才 胡宿 在審官 刑院 詳議 官 有 在 選 中 而 嘗 以 監 狂 權 水 災 負 課 同 列

東官 吏人 不爲改者 繩治之 宿 曰 彼之得否 不 過 詳 議 官 宿 平 生 不 喜 擔 拾 小 過 諸 路 有 奏 權 拾 小 過 者 無

稍寬假 不爲改者 繩治之 宿 曰 彼之得否 不 過 詳 議 官 宿 平 生 不 喜 擔 拾 小 過 諸 路 有 奏 權 拾 小 過 者 無

以誠事主 今白首矣 忍以毫髮 欺乎 爲之 開 陳 聽 吾 君 自 擇 耳 不 喜 擔 拾 小 過 諸 路 有 奏 權 拾 小 過 者 無

爲公卿 次亦望 爲侍從 職司 二千石 其下 亦 望 京 朝 舉 職 奈 何 錮 之 于 盛 世 過 官 不 復 挽 退 唐 書 柳 潭 爲

里辭家 以干祿 小邑 主 紳 豈 處 不 能 是 藏 擬 官 無 進 異 者 或 千 過 官 不 復 挽 退 唐 書 柳 潭 爲

推美下吏 張湯爲廷尉 奏事 即 誼 湯 推 謝 注 上 有 所 誼 即 摧 折 而 謝 之 也 簡 上 意 所 使 必 引 正 監 掾 吏 賢 者

原 某吏所爲 曰 因爲 臣 議 如 此 上 責 臣 臣 不 用 恩 抵 此 注 言 不 用 諸 樣 語 故 至 此 罪 常 原 即 奏 事 上 善 之 即 曰

臣非如此 奏乃 監掾 吏 某 所 爲 其 某掾所爲 非 二 千 石 所 宜 行 爵 曰 不 欲 代 縣 治 奪 賢 令 長 名 也 任 王 漢

欲爲吏 揚人之善 解人之過 如上 曰 君 安 得 奪 令 長 名 使 自 行 爵 曰 不 欲 代 縣 治 奪 賢 令 長 名 也 任 王 漢

問何以爲 理 遂 辭 推 美 於 上 曰 君 安 得 奪 令 長 名 使 自 行 爵 曰 不 欲 代 縣 治 奪 賢 令 長 名 也 任 王 漢

長者之言 而道之 曰 臣 議 曾 王 生 教 臣 耳 奪 令 長 名 使 自 行 爵 曰 不 欲 代 縣 治 奪 賢 令 長 名 也 任 王 漢

顯 陳寵 爲 太 守 威 聲 大 行 入 守 司 農 和 帝 問 何 以 治 對 曰 臣 任 功 委 陳 蕃 應 嗣 王 宗 字 敬 伯 爲 汝 南 守 下

任使其 意 章 朝 右 簡 棘 主 職 委 任 功 顯 拾 遺 補 關 臣 未 宜 黃 蓋 字 公 覆 爲 石 城 長 署 兩 據 主 古 人 勞 于 汝 南 守 下

陳蕃 匡 治 務 拾 遺 補 關 任 主 簿 應 嗣 不 視 文 書 加 鞭 初 皆 畏 怖 後 以 蓋 不 視 文 書 漸 容 人 事 蓋 案 其 姦 情

政術部 不求備 推美下吏 委陳蕃應嗣 王宗字敬伯 爲汝南守 下

不視文書 加鞭初皆畏怖 後以蓋不視文書 漸容人事 蓋案其姦情

推美下吏 委陳蕃應嗣 王宗字敬伯 爲汝南守 下

不視文書 加鞭初皆畏怖 後以蓋不視文書 漸容人事 蓋案其姦情

推美下吏 委陳蕃應嗣 王宗字敬伯 爲汝南守 下

不視文書 加鞭初皆畏怖 後以蓋不視文書 漸容人事 蓋案其姦情

中震飾 唯主盜賊 治官曹文書以盜賊付太守曰善 此丞掾任 曰此丞掾任何足相煩若外事無

拒此乃太 擇丞吏任 丞吏任之責大指不苛細取閣閣而理也 委別駕王祥 刺史委別駕王祥 任功

曹岑 詳任 言其能 德者元和初王正雅擢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 何自晦 州刺史戶承軍年甚少

不亡 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 魏論曰同威震強豪擢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 何自晦 州刺史戶承軍年甚少

使趙 翰球之曰何至過人乃命史連進筆為省決一日奉 魏論曰同威震強豪擢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 何自晦 州刺史戶承軍年甚少

吾過 耶由是名動 此公坐 蘇琦自明無訶者 魏論曰同威震強豪擢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 何自晦 州刺史戶承軍年甚少

咨元 義方為華州參軍 京兆尹事 魏論曰同威震強豪擢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 何自晦 州刺史戶承軍年甚少

蘇菊 異芬 子孫相委 此師德 魏論曰同威震強豪擢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 何自晦 州刺史戶承軍年甚少

胡有 廢者 謝已而 得其實 問故後 魏論曰同威震強豪擢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 何自晦 州刺史戶承軍年甚少

手蓋 敷服 稱其善 政又曰 魏論曰同威震強豪擢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 何自晦 州刺史戶承軍年甚少

覆支 使章元 甫工書 奏時 魏論曰同威震強豪擢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 何自晦 州刺史戶承軍年甚少

史張 循憲 使河東 事有未 決病之 魏論曰同威震強豪擢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 何自晦 州刺史戶承軍年甚少

官自 選賢 耶因名 見拜監 察御 魏論曰同威震強豪擢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 何自晦 州刺史戶承軍年甚少

余判 宜見古 循吏 魏論曰同威震強豪擢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 何自晦 州刺史戶承軍年甚少

相繼 引去 穎獨 留宿 平郡 守 魏論曰同威震強豪擢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 何自晦 州刺史戶承軍年甚少

入為 郎奏 頌有 協贊 之功 可大 用 魏論曰同威震強豪擢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 何自晦 州刺史戶承軍年甚少

有善 歸之 所部 唐書 薛戎 為浙 東 魏論曰同威震強豪擢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 何自晦 州刺史戶承軍年甚少

失何 武人 不涉 學問 為傳 四十 餘年 魏論曰同威震強豪擢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 何自晦 州刺史戶承軍年甚少

宗稱 之棄 曰此 非臣 所能 主簿 錢觀 為之 明 日 名 對 魏論曰同威震強豪擢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 何自晦 州刺史戶承軍年甚少

無終 討序 權與 秦康 公與 賢人 不遇 又曰 柏舟 言 退而 窮處 仕於 伶官 不得 調

世衡 之賢 者不 得仕 進 魏論曰同威震強豪擢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 何自晦 州刺史戶承軍年甚少

遭父 妾有 疾使 婢九 藥客 見之 魏論曰同威震強豪擢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 何自晦 州刺史戶承軍年甚少

澤崇 年數 華發 其才 以壽 魏論曰同威震強豪擢士第時京邑多盜賊正雅 何自晦 州刺史戶承軍年甚少



開衣食曰惠以 移民通財 周禮司徒職云大荒大札則令邦 惠在愛民 家語子游問于孔子曰夫子之極

在愛民而已于游曰愛民 仁足惠下 漢張湛 康濟小民 尚書蔡仲扎安國傳云康安 博施於民 施於民

而能濟家堯舜其病病諸孔安國曰君能 愛利為行 漢書平未邑字仲卿虛江人之少為桐鄉奇 大小感悅

廣施恩惠度民於患克濟至聖猶病其難 視民如子 臣為上蔡長視民如子遠南陽太守其治民如在上蔡也 治有惠政

民如傷是其禍也 視民如子 臣為上蔡長視民如子遠南陽太守其治民如在上蔡也 治有惠政

陽太守治有惠政 外播惠政 應璩與涿州刺史劉文爽書曰足下內挹叔夷之清節外 民懷其惠 東郡

太守民懷其惠 吏民所愛 後漢書云劉寵除平陵令加于百姓將送塞道 惠哀病徒 東觀漢記曹褒為城門尉

斷囚夫妻垂泣 仁風翔於路衢禮讓行於士女 日月仰之如雲而仁風云 慈惠為本 德宗時袁滋

州刺史專以慈惠為本 呼慈父 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為慈父 弛下戶 宋史崔立字本之歷通判廣州許州

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 有惠愛 使為政必先究風俗所至有惠愛 有惠政 裴政之為永年令有

自曝祈雨 高宗永徽中田仁會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曝於祈雨所至有惠愛 有惠政 裴政之為永年令有

濟宋史蕭振舟時居湖江見遇客與掌渡者爭多游 與民休息 范應麟開禧間調衡州錄事總領聞應麟名

與百姓休息開債負蠲租稅釋囚繫恤生 視民疾苦 宋太祖以潘美尹崇珂為嶺南轉運使改如王明為副使

還所侵田 魏州牧馬草地侵民田數百頃 視民疾苦 宋太祖以潘美尹崇珂為嶺南轉運使改如王明為副使

至常稅賦 魏州牧馬草地侵民田數百頃 視民疾苦 宋太祖以潘美尹崇珂為嶺南轉運使改如王明為副使

賦或食其財 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各不登穀糧少折民逐食開制史與百姓議朕北據務相安

下免年詞物 思之不忘 宋史楊時歷知澠陽餘杭蕭山 民頌其愛 鎮所至延頌其愛 惠申請不

實不獨誠和願民無生理 思之不忘 宋史楊時歷知澠陽餘杭蕭山 民頌其愛 鎮所至延頌其愛 惠申請不

實不獨誠和願民無生理 思之不忘 宋史楊時歷知澠陽餘杭蕭山 民頌其愛 鎮所至延頌其愛 惠申請不



與下共勞苦 身之官安反相波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為治處中流戶經焉而運

賑卹一

救患卹隣 左傳曰晉葛屨使乞糶于秦秦伯謂百里奚與諸平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

使其分貧 窮長孤切養老疾 慈幼卹孤 通窮振困 管子云九惠之報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卹孤

景見長年 負薪而織 色悽然傷心 命史鄭焉 賜貧窮賑乏絕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有司發倉廩

振困乏 春秋繁露董仲舒曰德有德出貨財振困乏 正封疆使四方思及良則火順人而甘霖降

左傳子西曰昔國闕在國天有蓄厲親迨孤 卹鰥寡振不足 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

者仁人也 其以此論寡人也 乃遣使卹寡而存孤獨出倉庫發幣 載米給貧民 東觀漢記梁高饑年賑費有餘

甚多 活 私米賑餘 荒蕪內出私米二千七百斛 賑其餘 載米給貧民 餓殍道旁頭以車載米糶於

四城外 給 出穀贖貧民 帝擢拜丞相出倉見穀以賑貧乏者 開倉振民 晉書郭默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

而時軍民從役荒以穀三百斛與使給餓餓無困者 賑貧民 晉中興書郵貨貧民 出裘衣寒者 賈誼云楚昭王嘗房

朝廷嘉熙憂國語者環歎比之汲黯班 賑貧民 晉中興書郵貨貧民 出裘衣寒者 賈誼云楚昭王嘗房

居二年 閭閻繫鄂昭王奔隨 諸當房之聽者請還司寇聞一而十使取不能類楚師而去昭王乃復當

德也 解裘衣老人 戰國策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淄水無老人涉淄而寒出不能行坐 五穀贖百里奚 史

云穆公以五羊皮贖百里 左驂贖越石父 閻久之越石父在縲絏中晏子出遺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

子何求絕之達也越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無禮固不知已而申于知已方吾在縲絏中彼不知 外御妻貧人

管子云桓公之平陵家有九十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 乘輿濟漆洧 孟子于子產以其乘

有子九人家無以妻之盡居備而末返桓公出外御五人為妻之 乘輿濟漆洧 孟子于子產以其乘

全活 唐書高宗時乃出私錢為柵州刺史儀鳳間河西蠻獨不數方翼境而他郡民或餓死皆重 斥俸給貧

馮元潮歷清潭沒儀始平三縣令所至不抄妻子斤俸餘以給貧窮 卹寡女 李綱初仕周為齊王憲參軍宣

人為寇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為若中宗降聖書勞勉付狀史官 卹寡女 李綱初仕周為齊王憲參軍宣

為寇其近名元淑曰吾性也不為若中宗降聖書勞勉付狀史官 卹寡女 李綱初仕周為齊王憲參軍宣

州歲大歉公集富民誘以賑濟之義自解腰  
出俸粟 宋史林祭以祕書省校書郎知常縣歲大饑富人解

代婚嫁 盧獨負里無通家衣冠子女不能自歸者代婚嫁之其述略相同  
資喪 郭元振為太學生家嘗

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乞假 不禁他遷 唐書張廷實為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遷史禁之廷實曰食者遣

之數吏為修室虛已適 虛張平耀 宋史畢仲游字公叔以校理知耀州是歲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饑也

餘萬口無一人去其鄉 示糠餅 告郡府遺苗至戶部以請李燾差江西運司幹辦出糶餅以示曰濟寧民

率食此況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 貸佃人 宋史李燾差江西運司幹辦出糶餅以示曰濟寧民

乎因泣下時幸大樞凡被災者咸獲賑焉 貸佃人 宋史李燾差江西運司幹辦出糶餅以示曰濟寧民

細人 旌義民 羅振出穀千餘石賑濟命行人齋粟書旌為義民復其家 安流民 事文類聚曰富鄉知鄉

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石 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廩舍千餘萬聞散處

其入山林河澤之利可取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凡活五十萬人 募為兵者又萬餘人前此救災者

皆備什名為救之而實救之多致疾疫或待次數日下傳以為法 親至邨谷 宋史李燾傳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

道備分池宜徽三州窮冬行風雪中踰深野窮谷必至攝 分賑其鄉 劉清之調萬安丞時江右大校州縣議

宣州行朱熹社倉法上饒新安諸郡翕然應命人蒙其利 分賑其鄉 劉清之調萬安丞時江右大校州縣議

境內之鄉遠民宜能奉老幼疾患之鄉官為王之規畫防閑民甚賴之 帥饒錢良以救荒實迹聞于朝均 減抑

米價 續文獻通考曰明周忱巡撫直隸初至蘇州屬大饑穀貴民甚賴之 帥饒錢良以救荒實迹聞于朝均 減抑

直城中米價驟減各賈退兩穀只得賤 興役濟民 夏仲淹守杭值歲大饑縱民競渡日張晏史舍日春至

輟枕復推牛瀧酒謝之各賈退兩穀只得賤 興役濟民 夏仲淹守杭值歲大饑縱民競渡日張晏史舍日春至

夫監司核其不鮮荒嬉遊無節公乃條敘所以 授醫藥 宋史仁宗哀病者乏良醫為須慶屠善教方知雲安

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無者足歲兩浙無流民 授醫藥 宋史仁宗哀病者乏良醫為須慶屠善教方知雲安

解大疫命太醫和葉內出犀角二本折之視之其一通天內 置坊院 宋制自存應居養者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

待季矣舉請留供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賦百姓竟碎之 置坊院 宋制自存應居養者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

居以官屋以戶絕財產充其費不足則給以常平息錢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

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衾衣 州縣奉行 遇當或具惟帳履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免率斂

富者擾矣 賑卹二 據賑貸附

賑卹二 據賑貸附

賑卹二 據賑貸附

賑卹二 據賑貸附

賑卹二 據賑貸附

賑卹二 據賑貸附

皮一鍾... 陳氏二量... 劉頌除名... 子

匡乏... 賑窮... 儲蓄... 虞災... 擅賑... 原汲... 踏矯... 制內... 因精... 制開... 倉賑... 之朝... 廷使... 坐罪... 鄧牧... 免官... 道以... 吳郡... 仲黃... 含笑... 入地... 龍

字子推... 奉使... 行乃... 除名... 王蘊... 左降... 朝廷... 王德... 字叔... 仁為... 吳興... 守節... 荒年... 賑卹... 主簿... 爭云... 鄧牧... 免官... 道以... 吳郡... 仲黃... 含笑... 入地... 龍

守表... 賑官... 未報... 仲謀... 以身... 救人... 第五... 訪若... 須奏... 報是... 棄人... 也寧... 以救... 百姓... 上嘉... 之

字仲黃... 為倉... 賑官... 主者... 謂不... 可詔... 增惠... 出一... 尉

大怒... 因半... 千于... 獄會... 薛元... 趙持... 節波... 河藥... 之曰... 詰責... 參軍... 勅責... 對曰... 人窮... 則濫... 不如... 會而... 活之... 無趣... 倉賑... 賑民... 州

州不... 矯發... 他儲... 宋史... 程師... 孟提... 點憂... 部無... 常平... 粟建... 請置... 倉通... 凶歲... 賑民... 不足... 即熾... 不罪... 擅發... 元史... 王克... 龍

行省... 都事... 番陽... 距此... 千里... 比待... 命民... 且死... 彼為... 仁而... 吞屬... 顧為... 不仁... 乎都... 中因... 得免... 先貸... 後奏... 明紀... 事本... 未洪... 洪武... 二十... 有

司民... 然後... 奏聞... 著為... 令先... 給後... 聞宣... 德初... 河南... 新安... 知縣... 陶銘... 奏民... 饑借... 驛糧... 千石... 賑救... 秋成... 償還... 上謂... 夏

任使... 毋責... 截留... 網運... 宋史... 洪皓... 為源... 秀吉... 德初... 河南... 新安... 知縣... 陶銘... 奏民... 饑借... 驛糧... 千石... 賑救... 秋成... 償還... 上謂... 夏

其專... 擅也... 馮曰... 遺制... 之罪... 請為... 君脫... 之呼... 吏寫... 奏結... 曰食... 猶未... 足官... 無殺... 以賑... 卹公... 欲報... 諸君... 但勿... 憂吾... 寧獨... 坐罪... 州縣

議發... 封椿... 山堂... 律考... 曰范... 克夫... 知慶... 州餓... 人七... 日官... 無殺... 以賑... 卹公... 欲報... 諸君... 但勿... 憂吾... 寧獨... 坐罪... 州縣

求糶... 原禮... 請備... 于京... 師來... 告饑... 齊侯... 為正... 穀梁... 孫辰... 告糶... 于齊... 諸侯... 相歸... 古制... 曰誰... 使文... 仲曰... 卿出... 告糶... 古之

制也... 辰也... 備御... 辰請... 如齊... 公使... 往送... 以粳... 圭玉... 祭如... 齊告... 糶曰... 做邑... 餼餼... 大懼... 珍周... 私行... 穀梁... 孫辰... 告糶... 古之

公魯... 公之... 命祀... 而獲... 庚不... 禾先... 君禮... 之敬... 非正... 也故... 果積... 以好... 執事... 穀年... 使能... 供職... 無過... 糶莫... 丘盟... 曰

孫辰... 以爲... 私行... 也注... 一年... 為不... 升告... 君禮... 之敬... 非正... 也故... 果積... 以好... 執事... 穀年... 使能... 供職... 無過... 糶莫... 丘盟... 曰

于蔡... 於無... 資閉... 糶於... 秦開... 晉錢... 泰輸... 之粟... 泰微... 晉增... 糶糶... 宋史... 太宗... 恭儉... 仁愛... 勸民... 務農... 重穀... 又置... 常

廣洋... 化之... 制而... 常平... 歲糶... 六萬... 石貯... 之成... 糶增... 價以... 糶糶... 趙抃... 知越... 州揭... 榜於... 通衢... 令民... 有米... 增糶... 以於... 是推

惠民... 倉殆... 逾天... 下矣... 歲糶... 六萬... 石貯... 之成... 糶增... 價以... 糶糶... 趙抃... 知越... 州揭... 榜於... 通衢... 令民... 有米... 增糶... 以於... 是推

紹興... 三十... 一年... 民多... 艱食... 詔臨... 安府... 并屬... 郡以... 常平... 米減... 時價... 之半... 糶糶... 十日... 輔近... 郡之... 民令... 諸州... 以常... 平糶

羅多... 為豪... 強嗜... 利之... 徒用... 計巧... 始行... 賑賑... 之法... 于京... 師分... 遣官... 史臨... 海運... 之粟... 減其... 市直... 以賑... 糶糶... 十萬... 石儲... 糶糶

于足... 令有... 司籍... 實乏... 戶口... 之數... 始實... 以賑... 糶糶... 焉平... 糶糶... 環其... 後用... 府不... 補所... 存無... 與成... 糶糶... 十萬... 石儲... 糶糶

政行... 部... 糶糶... 十萬... 石儲... 糶糶

糶糶... 十萬... 石儲... 糶糶

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 告糧 黃幹知漢陽軍值歲饒糶客米發常平以賑制置司下令欲移本軍之粟而禁  
雜倉遇米費平價出糶 抑價 文獻通考曰明成化六年將京通二倉糶米發糶五 閉糶之禁 唐書崔俊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  
不卸也使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糶以重困民無過其禁自是高貫流通資物益饒者 宋史理宗朝撫州  
起黃裳知其州軍車疾價中約富人者集城中無過其禁自是高貫流通資物益饒者 宋史理宗朝撫州  
右文書不入州治不押米價中約富人者集城中無過其禁自是高貫流通資物益饒者 宋史理宗朝撫州  
侍御史周秘書言辭以斷違恐食吏懷私善良被言宜戒守吏多方勤論務令樂從為便從之 原匡困 資無

同卹災危 備救凶患 匡救其災勿虛其請 幸災斂怨安可蘊年 凶年補敗或闕於宿儲 善隣卹

災方資於乞糶 災維代有宜酌義於泛舟 仁必矜無豈忘情於歸粟 帖白

興利

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 漢書名臣選南陽太守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勤耕農行視水泉開通溝瀆起  
約束剝石立干 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 漢書郡州刺史奏黃金信臣為百姓 富民之術日引月長 魏志劉

田畔以防分爭 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 漢書郡州刺史奏黃金信臣為百姓 富民之術日引月長 魏志劉

河南尹龐參書與靖曰入作納言 必先富民 管子云凡為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 入務利民 晉侯出

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 必先富民 管子云凡為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 入務利民 晉侯出

定粟王 開澮興造民賴其利 崔氏集崔瑗為涇令更有澤沃壤民賴其利 稻田歲增民賴其利 渾為沛

郡太守郡界下澮與陂澗開稻田項 開澮興造民賴其利 崔氏集崔瑗為涇令更有澤沃壤民賴其利 稻田歲增民賴其利 渾為沛

廣增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 開澮興造民賴其利 崔氏集崔瑗為涇令更有澤沃壤民賴其利 稻田歲增民賴其利 渾為沛

太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 開澮興造民賴其利 崔氏集崔瑗為涇令更有澤沃壤民賴其利 稻田歲增民賴其利 渾為沛

乃毀制先令嚴使儲水百姓為便 開澮興造民賴其利 崔氏集崔瑗為涇令更有澤沃壤民賴其利 稻田歲增民賴其利 渾為沛

熟 船常以豐熟兼流給飽郡詳太守 益蓄芟芟 漢書崔瑗為涇令更有澤沃壤民賴其利 稻田歲增民賴其利 渾為沛

民牛種 漢書崔瑗為涇令更有澤沃壤民賴其利 稻田歲增民賴其利 渾為沛

鐵蓋蓋果實芟芟勞徠循行郡中 育養漆園 魏志嶺南太守傅方到郡以來育 治作水排教化大行 張璠

昔有蓋積吏民皆富實詳太守 育養漆園 魏志嶺南太守傅方到郡以來育 治作水排教化大行 張璠

水排教化大行號曰杜母 因流為排利益三倍 更作人排又費功力豐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于

前詳 斤鹵生稻梁 呂氏春秋云魏襄王時史起為鄆令決漳河灌田鄆民大怨欲籍起起不敢出而避之王

錢 涇水長禾黍 詳涇 蒲萑之地更為沃壤 詳前 粟之鹵田化為甘壤 蔡邕京兆樊雲夢雲夢之古田

稻生 耦耕法 唐書高宗朝王方翼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賴 均水法 戴叔倫試守撫州刺史與

無棟梁 薛大卿以功遷涇州刺史無棟梁久處塞大鼎治蜀之海商賈流行里 平津堰 高祖南節度使

水乃築堤以御水不足有餘名曰天津

孟縣民出錢開渠築堤良田萬畝

千頃交其事為水利經年之州縣

障章景駿歷年肥田甚廣家藏以為

注之田善以溉田之餘月乃得堰水

安仁子也嘉祐中為課第拾雜唐唐

日萬頃又教民自為支渠數十轉相

耕牛比三年椿茶復為膏腴尚寬勤

而王新課以蘇作城安慶以固疆禦

歷士民扶老攜幼有老婦百姓二子

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

謂曰不殘于敵不陷于水無虞舒父

故道導水使東東則清苑境也地勢

道為炭伯堅陳其形勢圖其利害要

為衣叢工作皆婦人役之至浮海巡

清錄遂無凶年唐書王起為山南東

數萬本作柳築堤修堰舉以利民

歲患海濤胃民田給方議修復論者

而濤之患十一獲多而患少豈不可

膏土廣行平素宜為陂塘澤行視城

葉大堤場三溪湖之為斗門七堤場

其注輪渠皆支別為贖時其格期計

原方略耳目發伏禁姦漢書張敞字

在上蔡為人勤長於計策功費約省

有方略云云以警百吏民恐懼

為光祿寺大以警百吏民恐懼

夫秩二千石以警百吏民恐懼

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

水利圖宋史汪仲孟州一開如河東

補關柳所休仲甫課民裁柳發行路

毀礮決水為清苑縣尹縣

修敗渠以復舊迹

以充復讓者疏廢為邑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故遂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

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  
以君有在任之方是以相屈也  
西門豹為河伯投巫於河  
宋均為唐山娶巫家女  
東觀漢記宋均字

有兩山名曰唐后山有神祠屈也  
百姓患之長史使改之均乃移書曰自今已去當為山娶巫家女其後乃絕  
印綬示劫  
原太守有三人劫

郡界持三人以為質賊聞之自往請劫遂解綬之  
石犀厭水  
蜀王本紀故水為宕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

破械遣之諸囚叩頭願自効即相告誦一朝解散  
除藻飾割浮費  
又捕伏除毒鑄劍浮費

謝承後漢書彭修字子陽海賊丁義欲向郡群盜賊縱橫大賊強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  
義相見宣國威德賊遂解去民歌之曰時歲倉卒盜賊縱橫大賊強弩不可當賴遇賢令彭子陽

後漢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介子相焚殺有龍忌之禁咸言神靈不樂舉火每冬  
桴鼓希鳴市絕偷盜

中縣一月寒食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作置於推廟使還溫食於是風俗頗革詳寒食  
桴鼓希鳴市絕偷盜

詳京尹  
魯盜賊為天下劇設耳目方略搜捕且盡  
治多方略  
使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略故所至

稱最德宗嘗賦  
無他方略  
吳少誠相略詔令悉罷軍每議攻戰劉六劉七等橫行河北遠修城濬隄臨月而

不能  
禦賊方略  
明紀事本末正德時許進為山東樂陵令流賊劉六劉七等橫行河北遠修城濬隄臨月而

餘人皆入隊伍令守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盜擒斬之自是賊不敢進  
一切呵止  
唐書宣宗時黃巢為京

未幾賊果至舉族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盜擒斬之自是賊不敢進  
一切呵止  
唐書宣宗時黃巢為京

出入屬徒伺伺盜人胃之以割劫又劫威家駟  
令相告捕  
宋史張杲知江陵府湖北多盜往往縱釋以病其

除罪羣盜皆遁去  
挺身叩壘  
唐書劉潼為京兆少尹山南有劇賊休山為劉潼所擒劉潼素反覆者亦牽連

至僻撫諭  
始安賊歐陽倩眾數萬劉潼沒州縣以表據古為桂州都督未論嶺先以書諭楊補賊迎降自

根附嶺  
泉沒占田  
田輸制教頭舉沒三千餘頃以贖右占  
燒雜壕草  
宋史辛仲甫知彭州嘗集日營兵屬

春初仲甫出城巡視見壕中草深意可藏伏  
拊納逃卒  
明紀事本末辛仲甫知彭州嘗集日營兵屬

命被獲之尤驚疑謀任有即親往洛門拊勞  
撫定流民  
明紀事本末辛仲甫知彭州嘗集日營兵屬

約少休三日復役眾驕陽而入具以事上  
拊納逃卒  
明紀事本末辛仲甫知彭州嘗集日營兵屬

造舟計直  
張齊知處州嘗欲造大舟募餘不能計其直  
片言定變  
政和時蕭振調整州兵

海吉架拜... 至出慰勞... 區處檢防  
是益相信... 探訪使行... 區處檢防  
亡匿復業... 豪力所蒸... 區處檢防  
以時為治... 而令承辦... 區處檢防  
田久不治... 故肥美... 區處檢防

勸課

原興教勸學... 左傳衛文公... 起學成郡... 命農勉作... 執經教授... 正學為基... 勞農勸

富乃可教... 起學成郡... 命農勉作... 執經教授... 正學為基... 勞農勸

民禮記月... 勤民農桑... 教民織履... 命農勉作... 執經教授... 正學為基... 勞農勸

其民以教... 勤民農桑... 教民織履... 命農勉作... 執經教授... 正學為基... 勞農勸

年其利... 勤民農桑... 教民織履... 命農勉作... 執經教授... 正學為基... 勞農勸

材種五... 勤民農桑... 教民織履... 命農勉作... 執經教授... 正學為基... 勞農勸

積田飯... 勤民農桑... 教民織履... 命農勉作... 執經教授... 正學為基... 勞農勸

田教民... 勤民農桑... 教民織履... 命農勉作... 執經教授... 正學為基... 勞農勸

相興學校... 勤民農桑... 教民織履... 命農勉作... 執經教授... 正學為基... 勞農勸

學校修... 勤民農桑... 教民織履... 命農勉作... 執經教授... 正學為基... 勞農勸

有二人... 勤民農桑... 教民織履... 命農勉作... 執經教授... 正學為基... 勞農勸

刺孔子... 勤民農桑... 教民織履... 命農勉作... 執經教授... 正學為基... 勞農勸

動敏者... 勤民農桑... 教民織履... 命農勉作... 執經教授... 正學為基... 勞農勸

事兩共... 勤民農桑... 教民織履... 命農勉作... 執經教授... 正學為基... 勞農勸

末太祖... 勤民農桑... 教民織履... 命農勉作... 執經教授... 正學為基... 勞農勸

天福教... 勤民農桑... 教民織履... 命農勉作... 執經教授... 正學為基... 勞農勸

藝官至... 勤民農桑... 教民織履... 命農勉作... 執經教授... 正學為基... 勞農勸

縣令勸... 勤民農桑... 教民織履... 命農勉作... 執經教授... 正學為基... 勞農勸

原崇肅... 勤民農桑... 教民織履... 命農勉作... 執經教授... 正學為基... 勞農勸

原崇肅... 勤民農桑... 教民織履... 命農勉作... 執經教授... 正學為基... 勞農勸

乃命匠修而新之云云

田修理賜之以巨觴田蕪穢戮之以柔桑

使習壤者相澤仁才者播種

能明農事者置黃金一斤使蠶不病者置黃金一斤

子管一農不辦民有飢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一年

得民

原留蓋蓋寬鏡左遷衛司馬躬行士卒虛室疾病者身自相循廣盡交代衛

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謹待遇宜詔二千石云嚴教史

守闕號泣趙廣漢為京兆尹死使得牧養小民吏願僵仆

探吏分謝莫不流涕人恐失之負相寬為內史收租稅時裁潤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

以俗教安民不偷注俗土地所生習以養萬民以保息養萬

視民如傷傳安堵如故漢高入關史老者安之論黎民懷之書安人則惠

斷橋宋史孝宗時王十朋出知饒州復移善州橋以王公名之取華唐密觀察使崔為華州刺史徙充海

荆州其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溝境無盜賊吏歌錢十萬自德以來處守前政表滋為華州刺史軍民愛向之

不取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冀為真元史張起巖弱冠以察舉為福山縣學教諭值縣官

論為具縣尹受紙百番唐書杜暹補登州參軍秋滿歸吏以紙萬尋賦之以姓字子綰愈初為陽山令有

其姓至誠感天宋史王十朋凡歷四郡所至布上思恤民隱明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詢政後屬間有不善反

早入境而兩湖播霖入境即霽凡精必應感人之思如父母神歡聲動地給定五年起長德秀

源村百歲老人亦扶杖狄使君活汝唐書狄仁傑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二千入論死仁釋其械

相與哭碑下真直院至矣宋史具德秀宦遊四方所至忠政深洽不懼其言由是中外交頌不置

不拾遺



原繫樹根多謂之神樹祀之原恐成淫祀乃辨之  
 守劍後漢王烈在州里散化行人有盜牛者主得之盜  
 遺命于路至夜尋求見一人牛屬稚子宿于道放牛者  
 至眾衣裝道旁得遺尋主後漢劉矩為雍丘令有得  
 云云以付樊父得遺尋主遺者皆推尋其主而還之  
 為長陵令卓茂為密令道不舉遺豐街支肅十年牛  
 路不拾遺張允齊仕隋為武陽令有行人夜發遺袍道  
 拾遺白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既而得袍舉攻尤異  
 境不藏盜盜曾公亮以端明殿學士知鄴州為政有能  
 務移書詰盜公亮報吾境不藏盜警路不拾遺  
 盜殆從者之糜耳索之果然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

十四日 晴 風和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一

政術部十

考績

弊政

亂政

滿政

政不一

伎界

考績一

**原**杜氏通典曰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歲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漢元帝建昭中西羌反日蝕又久青無光召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

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代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事房奏考

功課吏法

晉灼曰令丞尉理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轉運有盜賊滿三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日不覺者尉事也令覺之自奉二尉負其舉率相準如此法

上下相伺不可許上意嚮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帝召見令房曉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為不可唯御史大夫鄭

弘光祿大夫周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時充宗嫉房出

為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法房自請願無屬刺史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非混雜難辨遂令散

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數百官其略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效然後察舉或辟公

府為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是時大議

考課之制散騎黃門侍郎杜務伯名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

盛制然歷三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閔七聖而課試之要未立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

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資伊呂之助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

為掇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至於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理臣以為未盡善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

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幾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

一體而資相成也後考課竟不行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元凱為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

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

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後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嘖

咨博訪敷奏以言及至末代不得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

考績

考績

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竿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典去繁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僭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載處優舉者超用之六載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因當准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出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墜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天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錫車馬器服以申獎勵後帝臨朝堂顧謂錄尚書燕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考績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大通帝又謂尚書等曰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謂羽曰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自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略舉遺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任官如初宣武帝時太尉侍中高陽王雍上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以勤以能進之朝伍或征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乃于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才非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課煩以少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復尋正始之格況後任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況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況前六年昇一階檢無僭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況代考也徐州刺史蕭寶寅又論曰方今守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弦朔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內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

是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僚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為  
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闕以同  
僚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稱其職或超騰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而  
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  
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  
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桀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  
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 唐考課之法有德義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於鎮防並據職事  
自為之最凡二十七焉一最以上有四善為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一最以上有二  
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  
職事處理善最弗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詔詐及貪濁有狀  
為下下若于善最之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雖不成殿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  
臨事量定諸州縣官人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為十分論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謂增戶口  
率一丁同一戶法增不課口者每五其州戶口不滿五千縣戶不滿五百者各准五千五百戶法為分若撫養  
口同一丁例其有破除者得相折垂方戶口減省者各准增戶法亦每減一分降一等謂及不課並准上文其勸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准見地為十分論  
每加二分各進考一等此謂永業口分之外別其有不加勸課以致減省者謂永業口分之每損一分降考一  
等若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貞觀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今流內九品以上有九等考第自比  
年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考者臣謂所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使朝廷實無好人  
猶應于見在之內比校其尤善者以為上第豈容皇朝士人遂無堪上下之考朝廷獨知貶一惡人可以德惡  
褒一善人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二人為上上其次為上中其次為上下則中人以上  
可以自勸矣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  
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化成况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

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考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親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散百姓凋弊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之爲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効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置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勤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賞罰致理救弊莫過於此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論曰昔周公使伯禽理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伯禽曰變其禮易其俗難所以遲太公理於齊三月而後報政周公曰何疾曰因其俗簡其禮易故孔子論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是而言勞不甚者理不極功不積者澤不深故堯舜三年而考三考而黜陟所以能盡其智術也近古人情敦龐未淳乎堯舜禮正樂和未愈於虞夏官賢吏能未稱於殷周或一年而考或四考黜陟或比年而巡狩或歲時便遷或旬月升擢令長今日既上明日部內有犯名義者即坐之不其速歟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爲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敕文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升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善狀但優仕進之輩與爲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古義自今以後諸道使更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自擇使臣觀察風俗有清白政理著聞者當別擢用之

續文獻通考曰宋初循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

務開劇爲月限考滿即遷太祖謂非循名責實之道罷歲月敘遷之制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始得遷秩 凡考第之法內外選人周一歲爲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歲書爲第四考已書之績不得重計初著令州縣戶口準見戶十分增一刺史縣令進考若耗一分降考一等 建隆三年又以科賦有欠踰十之一及公事曠違常有制受罰者皆如耗戶口例降考吏部南曹又舉周制請州縣官益戶增稅受代日並書于籍凡千戶以下能增百戶減一選減及三選以上令賜章服主簿升秩進階能歸復逃亡之民者亦如之是年縣始置尉頒捕盜條給以三限限各二十日三限內獲者令尉等第議賞三限外不獲尉罰一月奉令半之尉三罰令四罰皆殿一選停官 太宗勵精圖治遣官分行郡縣廉察官吏河南府法曹參軍高丕等皆以不勝任免官復詔諸道察舉部內官第其

優劣為三等政績尤異為上職務粗治為中臨事弛慢所滋無狀者為下歲終以聞先是諸州據曹及縣令簿

尉皆戶部南曹給印紙曆子俾州郡長吏書其績用愆過秩滿送有司差其殿最詔有司申明其諸州別給公

據者罷之判吏部南曹董淳言有司批書印曆多所闕略令漏書一事殿一選三事降一資自是職事官依州

縣給南曹曆子天下知州通判京朝官釐務於外者給以御前印紙令書課績時蔣元振知白州為政清簡民甚便之秩滿衆無詣部使乞留

凡十有八年未受代姚益恭清白有才幹知鄆州須城縣鞭朴不施境內大治淳化初四年始分置磨勘之司

採訪使各言其狀下詔褒嘉賜元振絹三十疋粟五十石賜益恭緋衣銀帶絹五十匹

審官院掌京朝官考課院掌幕職州縣官廢差遣院令審官總之乃詔郡縣有治行尤異吏民畏服居官廉恪

莅事明敏闕訟衰息倉廩盈羨寇盜剪滅部內清肅者本道轉運司各以名聞當驛置赴闕親問其狀加旌賞

焉其貪冒無狀淹延闕訟踰越憲度盜賊競起郡內不治者亦條其狀以聞當行貶斥時以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劉昌吉同

知審官院考課功過又以判流內銓翰林學士蘇易簡知制誥王旦等知考課院重共職也真宗即位命審官院考京朝官殿最引對遷秩京朝官引對磨

勘自此始景德初令諸道辨察所部官吏能否為三等公勤廉幹惠及民者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

督者為次畏懦貪狠為下仁宗尤矜憐下吏嘗曰州縣秩卑而長吏多鈞摭細故文致之法使不得自進朕甚

憫焉宰相王曾曰引對時陛下酌其輕重而稍擢之則下無滯才矣道人有東廐縣尉王得悅歷官寡過嘗考最多而無保任者帝察其孤貧特擢為大

丞慶曆三年從輔臣范仲淹等奏定磨勘保任之法自朝官至郎中少卿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其

後知諫院劉元瑜以為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廉恥乃罷之英宗治平三年考課院言知磁州李田再考在劣

等降監淄川鹽酒稅務坐考劣降等自田始考績舊審定殿最格法自發運使率而下至於知州皆歸考課院

專以監司所第等級為據至考監司則總其甄別部吏能否則以採訪才行合二事為課悉書中等無高下神

宗即位凡職皆有課凡課皆責實監司所上守臣課不占等者展年降資而治狀優異者增秩賜金帛以豐書

獎勸之若監司以上則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校凡縣令之課以斷獄平允賦入不擾均役平盜勸課農桑振

恤饑窮等守水利戶籍增衍整治簿書為最而德義清謹公平勤恪為善參考治行分定上中下等至其能否

尤殊絕者別立優劣二等歲上其狀以詔賞罰是時內外官職各從所隸司以考覈而中書皆置之籍每歲竟

或有除授則稽差殿最取其尤甚者而進退之熙寧五年遂罷考課院問遣使察訪所至州縣條其吏課凡知

州縣條其吏課凡知

州縣條其吏課凡知

州縣條其吏課凡知

州通判上中書縣令上司農各注籍以相參考惟侍從出守郡聽不以考法朝廷察其治焉 紹興二年初詔  
監司守臣舉行考課之法時郡縣數罹兵燹又命以戶口增否別立守令課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分三甲置籍  
守倅考縣令監司考知州考功會其已成較其優劣而賞罰之 乾道二年廷臣上言國朝盛時有京朝官考

課有幕職州縣官考課其後為審官院為考課院皆中書或兩制臣僚校其能否以施賞罰望遠故事應監司  
郡守朝辭日別給御前曆子如薦賢才為幾人若為治錢穀若為理獄訟與某利除某害合為條目每考令當  
職官吏從實批書代還使藉手陸見然後詔執事精加考覈其風績有聞者優與增秩所莅無狀者罰之無赦  
則賢者効職而中下之才亦皆強於為善矣帝乃命經筵官參照累朝考課之法講而行之 寧宗以郡國按

刺多徇私情遂做舊制於御史臺別立考課一司歲終各以能否之實聞于上以詔升黜 遼聖宗統和九年  
詔諸道舉行能察貪酷 金考課法凡內外官之政績所歷之資考更代之期去就之故秩滿皆備陳于解由

吏部據以定能否又撮解由之要于銓擬時讀之謂之銓頭而書于行止簿行止簿者以姓為類而書各人平  
生所歷之資考功過者也 章宗嘗問近臣考課法今可行否右丞相夾谷清臣曰行之亦可但格法煩則有

司難承用耳尚書右丞劉璋曰考課之法本於總核名實今提刑司體察庶能贓濫以行賞罰亦其意也若別  
議設法恐涉太煩 泰和四年定考課法准唐令作四善十七最之制四善者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名著

三曰公平可稱四曰勤恪匪懈十七最者一曰禮樂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二曰賦役均平田野加闢為  
牧民之最三曰決斷不渝興廢當理為判事之最四曰鈐束吏卒姦盜不行為督領之最五曰案部分明評議

均當為檢校之最以上皆課縣令簿丞學巡使制錄事司使判有也 六曰詳獻合宜咨執當理為幕職之最七曰盜賊消弭使人安靜  
為巡捕之最八曰明于出納物無損失為倉庫之最九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曰檢察有方行

旅無滯為關津之最十一曰隄防堅固備禦無虞為河防之最十二曰出納明敏數無濫失為監督之最十三  
曰謹察禁囚輕重為怨為獄官之最十四曰物價得實姦濫不行為市司之最十五曰戎器完肅捍守有方為

邊防之最十六曰議獄得情處斷公平為法官之最十七曰差役公平盜賊止息為軍職之最凡縣令以下三  
最以上有四善或三善者為上陞一等三最以上有二善者為中減兩資歷三最以上有一善者為下減一資歷



宣宗時御史中丞李英上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於激濁揚清獎進人才耳近來改定四善十七最之法徒爲虛文大定間數遣使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爲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效庶幾人自勵以爲國家用約之元世祖至元八年詔舉守令以戶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息賦役均五事備者爲上選陞一等四事備者添一資三事有成者爲中選依常例遷轉四事不備者減一資五事俱不舉者黜降一等三十三年增課守令式於八年所定五事外又增以課勸農桑克勤奉職者陞獎其怠於事者笞罷之二十八年詔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每道仍設官八員除二使留司以總制一道餘六人分臨所部如民事錢穀官吏奸弊一切委之俟歲終省臺官遣官考其功效武宗至大二年令州縣正官以九年爲任三年給親民長吏考功印曆令監治官歲終驗其行蹟書而上之廉訪司御史臺尚書禮部考校以爲黜陟仁宗皇慶元年御史中丞郝天挺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爲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考績方許選調庶免朝除夕改啓倖長奸之弊從之明洪武五年勅中書令有司今後考課必書農桑學校之績十一年諭吏部曰考績之法所以旌別賢否以示勸懲今各官來朝宜課其殿最第爲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者爲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庶使有司知所激勸十七年吏部尚書俞愷定考績法凡官員任滿考覈及朝覲考察各有定制若因事考察間一奉行無常例世宗嘉靖十年吏部言祖宗舊制在外有司官員九年考滿稱職者給與應得誥敕至正統十四年奉有詔書事例凡外官曾經撫按官舉保果有卓異政績者不拘三六年考滿先與應得誥敕旌異蓋九年例得封贈者所以待常流三六年先得旌異者所以優異等

考績二

**廢置** 太宰以八則治都鄙三曰廢置以取其  
吏注云廢選其不能者進置賢能者也 誅賞 王昶宇文舒詔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唐虞有黜陟之  
法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昭王明於任賢略舉黜 會政 周禮計稽功又曰責實 連最 連最 相蒙  
涉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綱紀故能任賢知也

能否 察羣吏 周禮天府凡官府卿州及縣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華 考眾官 社怒為黃門侍郎

相象 以考內外眾官恕上疏言州郡考功皆有事故然後舉郡守以功次補或就增爵秩此 齋閔 閱朱博為瑗

最考課之急至於公卿內職大臣不當但以其職考課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致雍熙 三歲大計 周禮太宰

舉公甚有效微到齋閔閣捕得五十人博移書曰王博 明度量 程能考功曰明度量以定德 盧毓考課法 魏志劉劭

大計軍吏之治 三年大比 注云大比大討也 崇德黜惡 禮 稽功底績 漢功也 劉劭考課疏 魏志劉劭

注三載考績 三年大比 注云大比大討也 崇德黜惡 禮 稽功底績 漢功也 劉劭考課疏 魏志劉劭

與人名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業善然後有官作考課法及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也 劉劭考課疏 魏志劉劭

諫上疏曰官史考課王政之較然而歷代 蕭育救郭舉 蕭育先性行而後言才也 劉劭考課疏 魏志劉劭

不務是以理典關而補考課 增朝堂點 蕭育救郭舉 蕭育先性行而後言才也 劉劭考課疏 魏志劉劭

也 傅叔難劉劭 劉劭考課疏 魏志劉劭

黜陟百官 謂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曰汝為朕弟居機衡之右無勤恪之督有阿黨之迹今黜汝錄尚書又謂尚

書令陸倕曰叔翻到省之初甚有善稱則來倫頗懈怠由知不能相導之督有阿黨之迹今黜汝錄尚書又謂尚

守本官冠服揀帥盡從削奪一期其錄尚書則一泄曰叔翻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長無尚書于果曰卿不以勤

事數辭以疾可解任或無官或奪錄尚書則一泄曰叔翻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長無尚書于果曰卿不以勤

等並以不職或解任或無官或奪錄尚書則一泄曰叔翻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長無尚書于果曰卿不以勤

守佐雖未暇視見宜令大臣延之申書論考以言察其應對以觀其旋為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史部之禪薛令

微此庶得良守宜 更以考升 唐書貞元中言察其應對以觀其旋為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史部之禪薛令

經濟類編唐高宗時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既無喜容亦無媿詞又改曰寵辱

考中下其人顏色自若不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既無喜容亦無媿詞又改曰寵辱

不驚考 為天下最 唐書路嗣恭字謙始名幼為天下最明皇恩以為可副漢魯河朔表為蕭關 為十郡最

世祖時張德輝為河東南北路 廷策縣令 唐書開元四年最明皇恩以為可副漢魯河朔表為蕭關 為十郡最

宜撫使二年考績為十郡最 寢成苟且之風 惟又考課之中梁鼎上言五代兵革相繼禮法廢弛

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臨者朝廷不知方略蒞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 議行黜陟之法 祖時無

理除奸惠愛臨民者乃曰公勤勞績已奉 寢成苟且之風 惟又考課之中梁鼎上言五代兵革相繼禮法廢弛

治之道長武即古之刺史治狀臨者朝廷不知方略蒞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 議行黜陟之法 祖時無

平遠主簿成樂能恢商稅上曰既調是額外取民也主簿職在佐 不喜擔拾小過 宋史韓億為尚書左丞



更之弊恩寵濫進之弊賜予不切之弊伊沐 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宋史靖康時孫傳對欽宗 今之守

令以戶口錢糧簿書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 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

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詩次第早澇預備之具也 以學校言之庠序之士國家資之

以取人才之地也守令亦鮮有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首重社學守令徒具文案備照刷而已此守令未

知所務之失也明紀事本末疏武中葉居升疏

弊政二

浚恒易浚恒凶以 官邪由官 苟簡之理注苟于權 鹵莽茲于君為 許謝錢張匡坐賊報陳湯訟

寫考經漢州刺史宋遺患多寇速理寡舉刑乃缺多 不信史劉勰為弘農守每遣大使出使察諸曹又以幹不足信

云 皆問吏王溫舒為中尉誅一切為小治無大小至大難其守官之難為經也 遺禮義賈誼曰商君

恩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 窮人欲窮人欲 不率法政不率法 無惻隱之

貨行於言後漢書貨行於言 刑放於寵刑放於寵 久不閉問嚴助請為會稽守數年不閉問 多所侵剝

公孫瓚字伯圭常言衣冠自以職分富貴不識人 吏並侵漁張湯每奏事至日問天子忘食丞相充位而已

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剝百姓怨之 道瑾相望道瑾相望 上下相蒙上下相蒙 布常無

藝法 請寄為奸請託之 穢僻唐趙宗時路巖為 橫撓唐書武元衡舉進士為華原令畿輔 武將

領刺史初邠州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相於是王政和 不稱職補外 列弊政或京官不稱

職始出補外而以德行才術擇 革弊事宋史方臘起程振謂王麟宜乘北時建革 列弊政或京官不稱

者十不得一所以百姓未安 革弊事宋史方臘起程振謂王麟宜乘北時建革 列弊政或京官不稱

期 弗迪率典 弗若于政書 怠於其位 愚弄其民 事充政重 刑肅俗敝 讒惡弘多帖 慢令致

亂政

原上慢下暴孟思伐之 蕩析離居固有定極書 廢時亂日書 世亂則學校不修詩 不軌不物謂之

亂政漢書云公卿大夫夏有亂政又云齊人始於齊晉政多門又云晉人盟於平丘

政在家門又云齊侯使晏嬰上陵下替左傳太史令終古出其國法呂氏春秋云夏太史終古出

滅詩書圖籍散亂史記秦天下學士逃難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亂濟亂大敗天下舒傳孔子之道抑孫吳之術興移書

長戟詣闕 邊境雷動四野風起鳥大三輔苦之罵晉載道光武瓜分齊切塵消鼎沸袁宏後編戶騷

動天下思亂 京室為虛薛瑄靈天下騷動起為盜賊漢書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典論云

西都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併會黃巾盛於海嶽山寇暴於并冀典論云

山無暖幹澤無注水淮南子云疾其長亂唐書杜鴻漸以宰相鑿兩川時崔野殺都英入據成都鴻漸

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繼酒高會因唐書關通貨賄卓英情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擄忠良進貪穢凡

幸以妻敬翔羅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臥內車服驕侈五代漢隱帝即位楊師史弘別置典謁五代史梁太祖得

斯人李師中嘗言今王安石者眼多也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王安石羣姦嗣處毒流四海

此而墮陳師錫言蔡京與弟卞同惡此國分朝而京好大喜功稱威武大將軍俞山堂別集明正德十

原詔笥漢趙廣漢字子都為潁川俗劭黨廣漢鈞距又為京兆善為鈞距以得人情嘗呼亭長示詐示人

任詭議 間行察俗 羊續字興祖為南陽守當入壽乃歲服間行侍盡于一人而已 借死狗軍 魏太祖軍

簿請用小斗給軍糧祖曰善後軍中怨祖謂 使吏鬻姦 陰重罪使使鬻吏之姦 問吏所聞 范寯為豫章守

下屬縣採風俗死以謝眾乃斬之 以狗軍士 事不敢隱 黃霸為潁川遺吏按行吏不敢舍郵亭食於路傍烏攫其肉史還

謂以摘姦 王濟為洛陽令又能 功曹不敢隱 朱博字子元為馮翊長陵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所創者

欲灑御 取技試用能自効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取受欺博富無功語有便宜解記使之為耳目 吏人

連守縣 令久之名功曹責以禁等事使自誅取受欺博富無功語有便宜解記使之為耳目 吏人

為耳目 蓋寬饒為官志在奉公傳錢 晉文誦而不正 論 朱博語不敢欺 誦以示下不可欺也 變詐宋史

唐書劉 順累遷京兆尹任 聘請怪 對皆他人莫敢言奇刻又劫言于利專利下附上所求請怪其進 變詐宋史

機誦為政 頗碎無大體 聘請怪 對皆他人莫敢言奇刻又劫言于利專利下附上所求請怪其進 變詐宋史

太祖以其 橫直厚遇之常受詔巡京師間有畜養禽獸者見必取而縱之罵曰買肉不將供父母反以飼

禽獸乎太宗嘗 令親吏臂鷹歸于市進亟欲放之史曰此晉王鷹也進乃戒之曰汝善養視小民笑其絕倫之

人為 事然後可復而又曰王欽若白真宗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 瑞祥

無異 攜貳其徒 又曰曾鞏知齊州章丘民聚黨劫掠每發輒得盜有藹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赦食冠象

之假以 騎從輩所購金帛隨之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藹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赦食冠象

自首鞏外 示章顯實欲携貳其徒徇之不能復合也 使相猜阻 阻以鈎致其事遇家人亦然 多得事情 又

孫冲為 史所至以強幹 獨能如約 又曰元豐末蔡京知開封府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太

稱然任 鈎距多行事情 獨能如約 又曰元豐末蔡京知開封府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太

置司 議議久不決京謂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講為博然之法 治民之末 明紀事堂白光善書使人奉

末也 政不一 國不堪貳 傳 一與一奪 季文子謂晉七年之中 朝更夕改 政

吾誰 適從 士為謂晉獻公云狐裘蒙 國不堪貳 傳 一與一奪 季文子謂晉七年之中 朝更夕改 政

眾而 惡國 政令無常 唐書哥舒翰守潼關因風痺不能事以軍政委田良丘 紛爭詆訾 云

原无 妄之往天命不祐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有言不信 尚口乃窮 比之匪人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選 情偽相感而利害生易 無以利口亂厥官書 盜言孔甘 好言自口莠言

自口 巧言如簧頹之厚矣 無易由言 耳屬于垣 言之醜也 言之辱也詩 君子不以口譽人情疎

貌親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 口費而煩易出而悔 易以溺人 小人行險以僥倖禮 巧言亂德

惡利口之覆邦家 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不有祝鮀之佞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 罔之生也幸而免 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是故惡夫佞者 遠佞

人佞人殆並論 慢易以犯節沉湎以忘本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 目動而言肆左傳 史駢曰使者目

流行遠不安其位 其言僭慢 無信多私宋元 姦以事君吾所能御注 御止也 齊人執鄭詹書其佞

也 自齊逃來曰佞人來矣淮南子曰 鄭詹入魯春 極言無度 其口曲媚 曲躬要利並得厥求 面相

誣蒙及爾顛覆 說者流於辨得者亂於辨 安知是談談者乎越語 范蠡謂王孫子曰 吾宿于東海之陂

面哉吾猶禽獸也 又 展而不給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殺而不勇直而不哀周而不淑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

之亦必及焉王孫 優施謂里克之妻曰 主孟啗我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之曰 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

集於苑已獨集於枯晉語 驪姬與優施謀殺太子驪姬使優施 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晉語 里克曰 何謂苑

言 恣縱不羈 無稽之言 各興心而嫉妬騷經 云衆皆競進而貪婪兮 恐不厭乎求 荃蕙化而為茅楚

曰 蘭芷變而不芳 荃蕙化而為茅 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楚辭 天問曰 比干何道而抑 明白不進荆棘成林 巧佞在人

賢人滅息 連蔓蒞以為佩 遇鮑肆而失香 浮雲蔽悔姦臣浮說 世雷同而炫燿何毀譽之昧昧 視

忠正之何若改前賢之法度 喜囁如之妄詐並此 堂 佞言似忠姦言似信李 流 懷張湯之辨詐有虛

托之姦邪詭竅多端敢行非度蘇軾論 傾險愴薄文辭淺繆神宗時 御史 挾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陳俊

俱本史 如史記 元史計 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

如此者論

佞邪二

承意說類云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神承 順指嚴光傳阿 玉媪宋史太祖時史珪石漢卿用事

附會又曰林特天性 多詐不情弘濟人 口才得幸一日 逢迎又曰梁師成顯習文法稍知書政和間得

佞媚為心 周分無後 口才得幸 逢迎又曰梁師成顯習文法稍知書政和間得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伯攻鼓年而不能下 賈實之實

貪暴

沈涵冒色 敢行暴虐 作威作福 玉食 害於而家 凶於而國 降割於我家 不少延 叨憤日欽 剗割夏

邑 欲敗度 縱敗禮 以速戾於厥躬 正月大夫刺幽王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也 白華廢則廉恥缺矣

伐檀刺貪也 終風刺虐也 碩鼠刺重斂蠶食於人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哀刑政之苛 斂怨以為德

下泉思治也 曹人疾其王公 侵刻下人不得其所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率人以暴而人從之 不勝

其弊唯職是聞 棄命專殺不能致順 至於用鉞 肆於人上以縱其淫 子木有禍人之心 武有仁人之心

越文 其虐滋厚 子產以為蕞尾 肆其罔極 視人如草莽 艾殺其人 暴骨如莽 反易天常 斬艾百姓

也 將焉用賄 象有齒以焚其身 賄也 受焚之功 取貨於鄭 以玉賈罪 強奪商人無所還忌 內寵之



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借令於歸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而虞之非也天子受

獻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云云君人者必時視人

之所動人之所動勤於力則功築罕勤於財則貢賦少勤於食則百事廢用人之力為已悉矣財盡則怨

力盡則懟驕頑之虎見利無親賄無成事專利作威今爾執政小人惟以貪諛爵以賄成飲食

以親貨賄以處接利以合厚顏忍恥遂非不悛夏箴日中不容利人乃以外刺享一利亦得一惡

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匡麗氏乃召韓獻子獻子辭曰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智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

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以忘患君子慎所從也家語曰孔子見羅

小雀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云云豁豁之欲惟賄是利李林甫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而柔令初若可

親既崖穿深阻卒不可得也狙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嚴礪為山東節度使貪吝苟得士民不勝其苦

及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稅外加斂錢及芻粟數十萬黎幹性貪暴既復用不暇念治專徇財色附

會嬰近挾左道希主恩石保吉累授節度使家世將相多財所在有邸舍別墅雖饌品亦飾以綵繡好

治生射利所至峻暴好殺待屬吏不以禮鎮大名也葉齊查道皆知名士嘗械以運糧慄悍陰刻無所顧忌

王安石徽宗時蔡疑出知杭州為政喜怒徇情任刑太慘西北戍卒代歸人得犒緡禁民與為市乃下其直

強取之蔡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

計也賈似道酷嗜寶翫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元至元二十八年虎入南城趙

與黑疏言權臣專政之咎未幾桑哥敗平章不忽木奏與黑貧窶有守世祖曰得非指權臣為虎者邪內通

貨賄外示威刑仁宗朝內外監察御史四十餘人共劾右丞相鐵木迭兒桀黠姦貪陰賊險狠蒙上

罔下蠹政害民史並元

貪冒一

原上貪於利則下叛元注禮先財後禮則民利禮坊

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饋於淪湯於策猶不貪貨棄命左傳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

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浮沈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貪以敗官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

安官貪祿說苑云安官貪祿營

貪人敗類詩桑貪受

政行耶

不祥左傳 好利不顧詩清 貪婪無厭 專利不厭左傳 懷壁賈害左傳 受祿不讓詩

以賈氏而將殺李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 親富不親仁君馬用之 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晉中興書謝

違不出境則利祿也禮表 蓄聚無厭積禍滋多國語云子章相楚 聚斂無厭取譏當世晉中興書謝

斂積實不知紀極傳云繼雲氏 有豐富者証以大罪証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覺計太尉楊秉

人其吉惟貨其吉命書 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左傳曰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

聞重幣傷 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後漢崔烈 輸錢一億萬位至太尉輸西園一億萬位至太尉

每爭肉魏志許芝每祭肉 慕容恒賣水慕容評恒賣 公聚朽蠹三老凍餒左傳云齊使晏嬰於晉叔向從之

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府馬避之秋日淒淒

百卉具腓詩四 貪官二

原錢愧心張武為郎中令受賂 金行賂陶朱公仲男殺人於楚朱公 歸罪賜衣吳祐字季英為膠東相

曰君如此何忍欺促歸罪祐曰觀 受賂賜錢皇南高更賜錢懷德或至自殺 不汝疵瑕貪而無厭子取

子求不自圖進退 薛宣字貢君為馮翊高陵令楊湛標陽令謝游皆貪借不進宜得其罪職察湛有改節敬

汝疵瑕自圖進退 薛宣字貢君為馮翊高陵令楊湛標陽令謝游皆貪借不進宜得其罪職察湛有改節敬

名儒輕宜獨移書顯貴 敗官為墨官為墨 作法于貪法於貪 通賂謝唐書王伍王叔文之黨門皆 嗜權利又曰王

行府侵欲不忌 左傳卻至曰世之亂也諸侯貪若市賈 招賂唐書賈參為相族子申參所

不復初權利 務蓋藏又曰平治蜀二十一年以侈 若市賈招納財賄 招賂唐書賈參為相族子申參所

石曰石木以益財利 不保其貪素無清譽 宋史宋鈞素無清譽下 招賂唐書賈參為相族子申參所

禁密語取爵 元史曰桑哥既專政凡鈔調內外官皆由於已而宣敕當由中書桑哥以除言世 狼籍唐書

庭等使有司劫字文融 錢巨萬乃司農破產 忍人遊破產 官財又曰宋齊瑄瑄上公非盜

商販部中 宋史夏竦性貪數竊部中在并州使其僕牟賊聚斂唐書元載諸子牟牟利顯貨宋史牟利顯貨與曾布厚非賄謝不與官唐書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故可撰委官賞賜素永泰路多者得人目為小調紙五代史後唐廢帝立劉延朝等五人並掌機密延朝專任事非賄謝不與官劉塞公路綱紀大壞善州功次為先後結略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延州或久而不得由是人皆怨

培剋

初稅畝 穀梁傳云初稅畝古者多賦斂說苑云晉平公田萊多荒詩楚杆軸其空東詩大重賦於民

侵刻小民 王莽頭會箕斂漢書頭會箕斂度曰史到其民飢重斂管子賦斂甚數太公賦斂

美胡 漢書馬防兄弟貴盛多牧收田故錢後漢書帝紀中平二責治官錢雲帝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橫賦 貞元時方鎮設節制居茶取厚苞苴宋史紹興中監察御史鞠師魯言比年好進之徒平時

搜市廛 唐書裴延齡嘗委勾獲乾之二十萬緡請舍別奉供天子私費至是欲實其言乃大痛誅斂

峻責租調 貞元二十年關輔結李實為司農方務聚斂以結恩民訴府一不問德宗訪聚斂驟

利在培克 八萬斛以足軍食以其直歸計所張弘靖代劉總為盧龍節

腹刻賞格 宋史川陝宣撫使吳玠言都轉運使李道殷腹刻賞格追他路可耳帝然之帝一以培克為事元史

用此輩將何以堪 顏闢山曰民勞至矣復用此輩將何以堪識者稱之

夏王滅德作威 湯商王罪人以族誓新艾百姓害虐丞民方篇結怨於民降災下民並秦民

不勝痛 漢武故民泣於道漢書王視民如讐左傳子西曰今聞汚吏為虐春秋感毒痛四海流毒

下國 剝喪元良並秦殘賊天下尚書中道路以目虐國人誇王海內無聊武帝奢侈放虐是作

暴虐

夏王滅德作威 湯商王罪人以族誓新艾百姓害虐丞民方篇結怨於民降災下民並秦民

書益 敢行暴虐子書 焚炙無罪墨子云 燒鋸斷頭左傳 率割夏邑湯 割割夏邑書多 殺季歷竹書

云文丁十一年周公季歷伐醫徒之 殺管修左傳云楚作 醢九侯帝王世紀曰九侯 炙翼侯帝王世紀

囚箕子史記 刺孕婦泰誓曰刺 殺人恐弗勝龍逢諫紂 殺人以典謗左 炮烙始於熨斗淮南子

於象箸炮烙 銅柱加於雙炭帝王世紀紂為 用鄧子於次睢左傳云宋公使鄧文公 用隱太子於岡山

左傳楚子 脯九侯以饗諸侯禮明堂篇紂 酌梅酒以賜文王帝王世紀 殺人不忌為賊左傳晉那侯與 慢

令致期謂之賊 百姓慄慄若崩厥角晉 小大戰戰懼於非辜仲虺 罔密文峻姦軌不勝漢景 天降罪

罟孟賊內訌 封稀其士禦厥其民揚雄長 爛金為熔骨肉成泥桓子新論云紂爛金為 虐而好劍鑄必

試之左傳 舍我稽事而割正夏湯 以虎充市而視者驚世紀云 赭衣半道所謂天賊 微文深詆殺者

甚眾史記成宣傳云 晝夜驗治竟致死事前漢張敞使捕賊探絮旁有所索驗舜以微劫奏當免不肯為敞

其死事 寧見乳虎無直甯成怒前漢酷吏傳曰寧見乳虎無直甯成之怒其暴如此 流血成川號曰屠伯

王應晉書云荀晞 孟賊孟疾靡有夷屆 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並詩瞻 棄五帝之德刑推三王之法籍淮南

孫嬰襟心投嶺南 肆斬殺怖天下 縱酷吏為爪吻 宗姓侯王骨骸將相駢頸就鉄血丹旌戶 遣使六

道詢鞠流人萬國後一日戮三百餘人劉光業殺者九百人王德壽殺七百人其 凶人告訐遂以為常推劾

之吏鑿空投隙 朝與為密夕與為讎 一雁攝遣與妻子決 周用仁昌秦用刑亡唐書周矩 以兵圍十

六宅韓建劫唐昭宗幸其鎮誅諸王謀反以 以暴虐殺戮為事梁太 數百人同一坑梁太祖錢略宗時諸

事同為 少長以次就戮唐臣王師範攻梁 朱友寧戰死後兵敗降梁投河陽節度使友寧妻劉氏謂太祖曰

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然懼少長夫 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南漢劉彥若此刑太祖

序下愧先人酒半令少長以次就戮於坑時人哀之 殘忍在太原臣 草菅敷舊臣明紀事本末左丞相胡惟

之民 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宋史北漢劉繼元性殘忍不可勝紀 草菅敷舊臣明紀事本末左丞相胡惟

先發乃謀逆 僚屬黨與凡萬五千人又曰胡惟 坐黨論死者可二萬人又曰藍 清宮三日即曰清宮

暴虐二

虎 虎於百 虎語曰咆鼓不為董少平 蒼鷹 人號印都 武健 嚴酷鷹 猜禍 溫舒為中尉名猜禍史注 數

虎 政 烈於火 烈於猛火 去儒吏 朱博所來 擄亂杖 魏劉頡為弘農守過無大小龜杖擄之史 猛於

人 黃昌為陳相縣民彭氏造 高樓踰道昌 甯成怒 見暴 商君法 商鞅 弱 尹賞將死戒子曰為吏

復 進用 彭氏婦人登樓而觀昌 驚神速 王溫舒為河內具私馬五十四匹驛奏事不過二日得報郡中坐賊賊免恩功效則

孟 子 暴 君 污 密 法 令 法 令 營 密 矣 然 盜 愈 不 戒 視 成 謂 之 暴 慢 令 不 教 而 殺 謂 之 重 足 一 迹 人 畏

流 血 數 里 伯 張 賊 書 戒 之 答 曰 秀 威 苗 賊 不 可 不 除 母 場 墓 待 喪 地 曰 木 杵 詳 聽 刺 骨 吹 毛 白 帖 殘 孽

唐 書 肅 宗 時 京 兆 尹 鄭 昏 暴 五 代 史 劉 銀 為 劫 以 目 語 死 中 外 衆 息 至 以 目 語 達 乳 虎 又 曰 韓 引 不 遲 百 華

叔 清 李 齊 物 坐 殘 孽 嚴 號 大 蟲 宋 史 十 家 太 宗 時 歷 淮 南 轉 運 使 充 監 鐵 副 使 大 蟲 之 號 皆 下 鸞 室 劉 銀 目

曰 寧 遠 乳 虎 莫 遠 玉 汝 性 尤 酷 暴 五 代 史 南 漢 劉 威 殺 猜 阻 伎 忍 唐 書 令 狐 彰 猜 阻 皆 下 鸞 室 劉 銀 目

才 畧 可 備 問 者 皆 下 鸞 室 令 得 出 入 官 闈 赤 氣 冒 門 唐 書 曹 華 為 橫 海 節 度 使 時 朝 廷 披 斬 為 三 集 明 年

乃 闔 門 大 言 曰 天 子 有 命 謀 殺 帥 者 甲 起 於 暮 環 之 八 斬 千 二 百 人 血 流 數 里 赤 氣 冒 門 高 史 餘 原 深 文 趙

禹 巧 詆 張 湯 慢 虐 神 人 暴 殄 天 物 報 虐 以 威 殺 人 以 逞 朝 令 暮 具 上 慢 下 暴 滅 德 作 威

以 蕩 陵 德 帖 白 亡 徵 國 家 將 亡 神 又 降 之 傳 夏 之 亡 也 回 祿 信 於 聆 隧 國 語 注 云 回 祿 火 神 商

原 國 家 將 亡 必 有 妖 孽 禮 中 國 家 將 亡 神 又 降 之 傳 夏 之 亡 也 回 祿 信 於 聆 隧 國 語 注 云 回 祿 火 神 商

之 亡 也 夷 羊 在 於 牧 野 禮 中 國 家 將 亡 神 又 降 之 傳 夏 之 亡 也 回 祿 信 於 聆 隧 國 語 注 云 回 祿 火 神 商

山 崩 川 竭 亡 之 徵 也 史 周 本 紀 其 細 已 甚 民 弗 堪 也 左 傳 云 吳 公 子 札 奔 陳 謂 於 周 樂 為 之 歌 鬼 哭

山 鳴 帝 王 世 紀 云 殷 紂 六 黃 神 嘯 吟 雜 南 子 云 五 星 錯 行 世 紀 云 紂 時 攝 提 移 處 三 川 皆 震 史 記 周 本

月 雪 或 雨 赤 血 云 云 黃 神 嘯 吟 雜 南 子 云 五 星 錯 行 世 紀 云 紂 時 攝 提 移 處 三 川 皆 震 史 記 周 本

周如之 禁失玉鏡尚書考 亡金虎河圖云金虎 亡玉羊易緯云泰山失金 天奪之監左傳云魏公賦

日鏡必 天降時喪多士 狼而無親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率臣解體國無立功歸宗以亡 狼而

不和韓非子 秦三七之危漢武 漢赤金漸微序云 伐智而專事史記解云昔者由集之君伐智而無

使曲集 復諫而好勝韓非子亡機篇云狼剛而不和復諫而 太心無悔國亂自多亡機篇云太心無悔

之資而易其鄰 期而不當言而不信世紀云 喜淫不周於法亡機篇云喜淫而不周於法

聽以爵不待參驗又云職以爵不待參驗用 恃交接而簡近鄰亡機篇云恃交接而簡近鄰

無禮父兄又云簡倫大臣無禮父兄勞 親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用事而賢良伏

若殿如是則下怨 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使懷怨思取而專習則賊生賊生者責亡也

羣臣易慮又云太子已置而聖於強敵以為后妻則 臣怒生變史記解云昔者有粟氏有亂臣而奪之臣怒

而生變有 以智矯法以私權公亡機篇云好以智矯法時以私權 淺薄而易見漏洩而無藏易見漏洩而

無藏不能周密而通 怯懼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謂可斷而弗敢行者心柔懦 多怨而好兵多怨而好兵

好用兵臨本教而 養貪而無饜又云養貪而無饜 后妻淫亂主母畜穢通男女無別是謂兩生兩生者主

也 后妻賤而婢妾貴又云后妻賤而婢妾貴 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又云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

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母之 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又云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

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亡也 太子卑而庶子尊上見 大臣兩重父兄象強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

庶子稱衡又云輕其適正庶子稱衡 太子卑而庶子尊上見 大臣兩重父兄象強強內黨外援以爭事勢

者可 嬰兒為君大臣專制又云嬰兒為君大臣專制 權專於臣刑專於民史記解云樂專於君者

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 減爵損祿禁罰不行史記解云奪小不勝柯者亡昔有節君尚臣減爵損祿

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 命將太重任守太尊又云命將太重任守太尊 大臣甚貴偏黨眾強又云大臣甚貴

者而臣重 官職可以重求爵祿可以貨得又云官職可以重求爵祿 大臣甚貴偏黨眾強又云大臣甚貴

臺榭是飾 外示威重內行險忌 讒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劉劭 陳勝吳廣不獨起於

秦赤眉黃巾不獨生於漢劉賈 藩鎮日橫天子盱食字石 惡德流布福祚不長劉楨 王命不出劔門唐書

黃巢之亂 登樓思歸大內李茂貞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韓建遣于允誦幸華州昭宗幸其鎮建遂欲制之

德宗出奔 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昭宗登齊雲樓西北顧京師作善龍變詞三章其卒曰野煙生碧樹脂上行人去

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 飲道旁 登愁臺後唐明宗反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元行欽登道旁築置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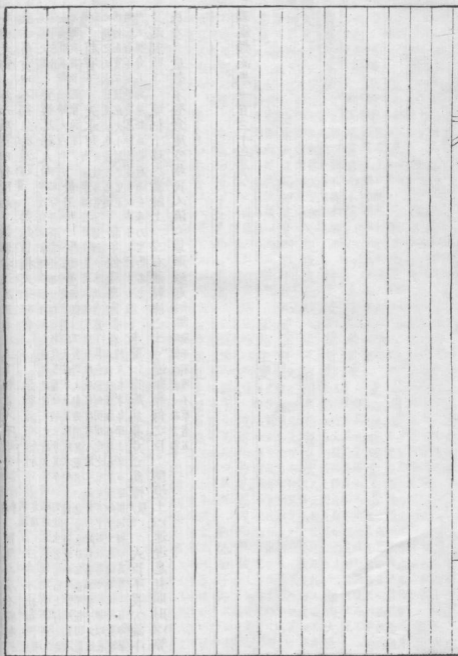
趙寶子 天水碧南唐李煜在位日先是江南民間有服玩修飾者人詢之必對曰此物屬趙寶子以衣

去 國姓也寶年號也天水趙之望也 新年餘慶嘉節長春五代史孟昶在蜀每歲除命學士為詞題桃符置

題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以其年正月十一日 未聞以宗廟為憂危亡為懼尹洙 大臣不畏公論小

臣趨利附下 威柄下移怨讟歸上 左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禦侮之臣 開境土以速邊患耗賦財以弊

民力 歲穀不登倉庾空竭民人流亡盜賊數起徽宗時韓宗武上疏言事 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五





田制

杜氏通典曰穀者人之司命也地者穀之所生也人者君之所治也有其穀則國用備辨其地則人食足察  
 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謂之治政夫地載而不棄也一著而不遷也安固而不動則莫不生殖聖人因之設  
 井邑列比閭使察黎民之數賦役之制昭然可見也自秦孝公用商鞅計乃墮經界立阡陌雖獲一時之利而  
 兼并踰僭與矣降秦以後阡陌既弊又為隱蔽隱蔽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眾功藉眾功則  
 政由羣吏政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信之法委政於眾多之胥欲紀人事之眾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  
 商督刑撓首總算亦不可得而詳矣不變斯道而求理者未之有也夫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  
 地若使豪人占田過制富等公侯是專封也買賣由己是專地也欲無流冗不亦難乎陶唐以前法制簡略不  
 可得而詳也及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冀州厥土唯白壤無現厥田惟中中田第兗州厥土  
 黑墳色黑而墳起厥田唯中下第青州厥土白墳厥田惟上下第徐州厥土赤埴墳土黏厥田惟上中第揚州厥土  
 惟塗泥地泉厥田惟下下第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第荊河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墟高者壤下者厥  
 田惟中上第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沃壤也厥田惟上下第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第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  
 一十萬八千二十頃虞夏殷三代凡千餘載其間定墾書冊不存無以詳焉周文王在岐今扶風縣用平土  
 之法以為治人之道地著為本地著謂安土故建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  
 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甸有  
 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疋車百乘此卿大夫  
 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車千乘此諸  
 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馬萬乘戎卒  
 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

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地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

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

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謂墾墾圖者若今云宅居里矣墾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之國樹果蔬之屬季秋于中

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疆

五百里王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

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謂三歲即與別家如以均厚薄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

口受田如比比例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十畝二七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釋原陵

淳鹵之地淳鹵也澤鹵之田不生穀各以肥磽多少為差磽磽謂薄之田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

下上所長也二十以上上所強也勉強勸之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

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三晉魏趙魏三

地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

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考公十二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漢孝文時民

近戰國皆多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遊食者甚眾是天

下之大殘也帝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詔曰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

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蕃多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靡散也靡六畜之食焉者眾與其丞相列侯吏二千石

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晁錯復說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

衣之食謂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

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

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

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帝從之其後務敦農本倉廩充實孝景元年制曰聞者歲比不登民多之

食天絕天年郡國或地磽陁無所農桑穀畜或地饒廣薦草莽謂曰為水泉刑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

地者聽之後元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間歲或不登意為未者眾

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孝武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

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

春秋之所重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母後時宿麥謂又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

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音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以贍不足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元狩三年遣謁者勸種宿麥

舉吏人能假貸貧人者以名聞及末年帝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

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謂也音工歲代處故曰代田也代易古法也后稷始謂田

二耜為耦并兩耜廣尺深尺曰謂也音工夫三百謂也音工而播種於謂也音工中謂也音工苗生葉以上稍耨

隴草謂也音工因隴其土以附苗根謂也音工故其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謂也音工薿謂也音工芟除草也耨附根也言苗稍壯

每耨輒附根比必察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謂也音工故儼儼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

為田一井一屋故畝五頃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畝於古為十二頃古五百步為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收

常過緩田畝一斛以上緩田謂不善者倍之善者謂又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太常主諸陵有大農置工

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謂也音工民或苦少牛

無以趨澤趨讀曰趨及也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謂也音工犂謂也音工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犂謂也音工

共作也義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開過試以離官卒田其官墾謂也音工地謂也音工官謂也音工命田家三

常居也謂也音工墾餘也官墾地謂別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謂也音工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田家三

廟垣餘地其義皆同守離官卒開而無事因令於墾地謂也音工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田家三

輔公田今使也命者教也令也又教邊郡及居延城居延張掖縣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

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孝昭時流民稍還田野墾闢頗有畜積孝宣地節三年詔曰郡國官館勿復修治流民

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種五孝元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地屬

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建昭五年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桑無使後時不

良之吏覆按小罪微名證按與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飭之孝成帝

之時張禹占鄭白之渠四百餘頃他人兼并者類此而人彌困陽朔四年正月詔曰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

家給刑措之本先帝劬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問者民彌情急鄉本者少趨末者眾將何以矯

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孝哀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主莫不設井田然

後治乃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克實未有兼并之害故

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所以有

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

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土百人關內侯

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也須猶

遂寢不行孝平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二年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

蓋紀漢盛時之數據元始二年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七百一十九王莽篡位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

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故有非井

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於是農桑失業食貨俱廢百姓涕泣於市道坐買賣田宅奴婢自諸侯卿大夫

至於庶人抵罪者不可勝數經二年餘中郎區博諫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已久周道既衰而人不從秦順人

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弊今欲違人心追復千載絕迹雖堯舜

復生而無百年之漸不能行也莽知人愁乃以許賈其後百姓日以凋弊後漢之初百姓虛耗率土遺黎十

纔一二光武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覆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

下獄死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據建康元年戶九百

九十每戶合得荀悅論曰昔文帝詔除人田租且古者十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

田七十畝有奇

謂鮮矣然豪富強人占田逾多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而人輸豪強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于亡秦是以惠不下通而成福分於豪人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也且夫井田之制不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苟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田布列在豪強卒而革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崔寔政論曰聖人分口耕耨地各相副使人勞逸齊均故有移人通財以贍蒸黎今青徐燕冀人稠土狹不足相供而三輔左右及涼幽州內附近郡皆土廣人稀厥田宜稼悉不墾發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饑餒無適樂土之慮故民之為言暝也謂暝暝無所知猶羣羊聚畜須主者牧養處置置之茂草則肥澤繁息置之磽鹵則零丁耗減是以景帝六年詔郡國令人得去磽狹就寬肥至武帝遂徙關東貧人於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後加徙猾吏於關內今宜復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人之術也仲長統昌言曰遠州之縣界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以守禦晉武帝太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今史有所巡察帝從之苞既明勸課百姓安之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橐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為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為衣食客及佃客量其官品以為差降自西晉則有蔭客之制至東晉其數更加詳賦稅宋孝武帝大明初羊希為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熅詩氣反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強者兼領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利之深弊請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強盜律論賊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滌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

山澤先恒燠

力居反

種竹木薪果爲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鱖鯿七由反恒加工修作者聽不追舊官品第一

第二品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

頃皆依定格條上賞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

贓依常盜論除晉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徙無贖之家於餘姚莫侯反鄞

三縣墾起湖田

餘姚今會稽郡鄞縣則今餘姚郡地

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翫日久如京師

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又緣湖居人魚鴨爲業小人習翫既難

勸之未易遠廢之疇方翦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徒粗立徐行無晚帝遠衆議徙人並成良業後魏明

元帝永興中頻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勅有司勸課田農自是人皆力勤歲數豐

穰畜牧滋息太武帝初爲太子監國曾令有司課畿內之人使無牛家以牛人力相買墾殖鉏耨其有牛家與

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畝償以耘鉏功七畝如是爲差至與老小無牛家種田七畝老小者償以鉏功二畝皆

以五口下貧家爲率各列家別口數所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孝文太和

元年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大半今東作旣興人須肆業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備於餘年一夫制理

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竊見州郡之人或因年檢流移棄賣田宅漂

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旣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強宗豪族各附親知互有長

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歲儲其可得乎愚謂今

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界令分藝有准力業相稱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力之盈所爭之田宜限

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覦守分之士免於凌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九年

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裁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

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歿則還

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

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時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

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時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

時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桑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代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以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授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負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諸宰人之官各隨解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職分田起於此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議徙冀定瀛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秦漢州郡則大魏晉年代久違改移制置今多因習則不假繁敘他皆類此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布田畝蠶桑之月婦女十五以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人有人力無牛或有牛無人者須令相便皆得納種使地無遺利人無游手又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職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武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武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

二十畝為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

麻田如桑田法宋孝王關東風俗傳曰其時強弱相凌特勢侵奪富有連畝巨陌貧無立錫之地昔漢氏隸人

從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氏全無斟酌雖有當年權格時暫施行爭地文案有三十年不

宣武出獵以來始以水賜得賜買運鄴之始諸構衆多所得令職分公田不問責課一人一項以供芻秣自

或請編戶之人不得後稱賜諸貴及外戚侯寵之家亦以盡矣又河渚山澤有可耕墾肥饒之處悉是桑勢或惜

充公簿比武平以後稱賜諸貴及外戚侯寵之家亦以盡矣又河渚山澤有可耕墾肥饒之處悉是桑勢或惜

隱者苟貪錢貨詐杜口分亦既無田因王即便逃走括賣田業至春困急致賦走亦有懶惰之

人難存田地不肯肆力在外浮游三正賣其口田以供租課比來頻有還人之格欲以括賦逃散假使暫運即

實所得之地地盡還走雖有還牛來不肯任正由聽職其責括田園故也廣占者係令故婢請田亦與良人相

書請以富家牛地先給貧人其時朝列稱其合理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

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 隋文帝令自諸王

以下至於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

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其下每品以

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項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

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

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

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

依所定數若狹鄉所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寬鄉三易以上者 仍依鄉法易給 其永業田親王百

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

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

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

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

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兼有官爵及勳俱應給者唯從多不



並給若當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狹鄉者並即迴受有勝追收不足者更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  
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畝課種桑五十根以上榆棗各十根以上三年種畢鄉土不宜者任  
以所宜樹充所給五品以上永業田皆不得狹鄉受任於寬鄉隔越射無主荒地充

下永業即聽本鄉取還公田充願於寬鄉取者亦聽應賜人田非指的處所者不得狹鄉給其應給永業人若  
官爵之內有解免者從所解者追解免不盡者其餘名者依口分例給自外及有賜田者並追若當家之內

有官爵及少口分應受者並聽迴給有勝追收其因官爵應得永業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子孫不合追請也  
諸獲爵者唯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若父祖未請及未足而身亡者減始受封者之半給其州縣縣界內所

有部受田悉足者為寬鄉不足者為狹鄉諸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寬鄉迴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  
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郭下園宅不

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一十二項二品十項三品九項四品七項五品六項六品四項七品三  
項五十畝八品二項五十畝九品二項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准此即百

里外給者亦聽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二品一十二項三品一十項四品八項五品七項六品五  
項京畿縣七品四項八品三項九品二項五十畝鎮戍關津岳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項六品三項五十畝七

品三項八品二項九品一項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項中府五項五十畝下府及郎將各五  
項上府果毅都尉四項中府三項五十畝下府三項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項中府下府各二項五十畝親王府

典軍五項五十畝副典軍四項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項親王府文武官隨府出藩者於在所處給諸軍上折衝府兵

曹二項中府下府各一項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項二十畝旅師一項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側州縣界內  
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諸驛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匹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收田

之處正各減五畝其傳送馬每疋給田二十畝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即流移者亦如  
之樂還就寬鄉者并聽賣口分賣充住宅邸店碾磨者諸買地者不得過本制雖居在狹鄉亦聽依寬制其賣

者不得更請凡賣買皆須經所部官司申牒年終彼此除附若無文牒輒賣買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請以工商

爲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諸因王事沒落外藩不還有親屬同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先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及篤疾廢疾者亦不追減聽終其身也諸田不得貼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若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質其官人永業田及賜田欲賣及貼賃者皆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因州縣改易隸地入他境及犬牙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之人本縣無田者聽隔縣受雖有此制開元之季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兼井之弊有驗於漢成哀之間親王出蕃者給地一項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玉海林勳曰周制步百爲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耳唐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貞觀之盛戶不及三百萬永徽惟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爲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旣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以來敝法也是以啓兼井之漸文獻通考水心葉氏曰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在官民未嘗得私有之但強者力多却能兼井衆人之利以爲富弱者無力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以致轉徙流蕩故先王之政授田官以授天下之田貧富強弱無以相過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周公治周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田以爲井井爲疆界歲用人力修治之溝洫畝澮皆有定數疆界既定人無緣得占田其間田有弱者游手者不耕却無強民兼井之害至商鞅用秦開阡陌已不復有井田之舊天下之田却簡直易見惟恐人無力以耕之故秦漢之世有豪強兼井之患雖然如此猶不明說在民但官不得治故民得自侵占而貧者插手不得不得不去而爲游手轉而爲末業漢世如董仲舒師丹雖建議欲限天下之田其制度却又與三代不合光武中興亦只是問天下度田多少至于漢亡三國並立民死於兵革之餘未至警息天下皆爲曠土當時天下之田旣不在官又亦終不在民但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稍立田制至北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嘗無法制但未年推行不到頭法度亦是空立唐興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其度田之法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一夫受田一項周制乃是百步爲畝唐却是二倍有餘此一項制度與成周不合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世業是一家之田口分須據下來人數占田多少周制八家皆私百畝唐制若子弟多則占田愈多此又一

頃與成周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其地有厚薄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減半狹鄉不給亦與周制不同其自狹鄉徙寬鄉者又得并賣口分永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凶荒上又賑貸救卹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若唐但知授田而已而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賑給之名而既令自賣其田便自無恤民之實矣周之制最不容民遷徙惟有罪則徙之唐却容遷徙并得自賣口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已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自賣易故唐之比前世其法雖為初立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壞矣後世但知貞觀之法執之以為據故公田始變為私田而田終不可改蓋緣立賣田之法所以必至此田制既壞至於今官私遂各自立境界民有沒入官者則封固之時或名賣不容民自籍所謂私田官執其契券以各征其直要知田制所以壞乃是唐世使民得自賣其田始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世雖有公田之名而為私田之實其後兵革既起征斂煩重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遂相兼并故不得不變而為兩稅要知其弊實出於此玉海曰開元九年以宇文融為括田使括逃戶及籍外田時戶版剝隱人去本籍詭脫繇賦豪弱相并融由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戶羨田以融為覆田勸農使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稱是文獻通考曰周顯德五年賜諸道均田詔曰朕以干戈旣弭寰海漸寧言念地征罕臻藝極須議並行均定所冀永適輕重卿受任方隅深窮治本必能副寡昧平分之意察鄉閭致弊之源明示條章用分寄任乃命左散騎常侍文穎等三十四人使諸州檢定民租先是上因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所上均田表因令製素成圖直考其事以便觀覽編賜諸道議均定民租至是乃詔行之宋史曰農田之制自五代以兵戰為務條章多闕周世宗始遣使均括諸州民田宋太祖即位循用其法建隆以來命官分詣諸道均田苛暴失實者輒遣黜申明周顯德三年之命課民種樹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十為差黎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種韭一畦闢一步長十步疋井者鄰伍為鑿之令佐春秋巡視書其數秩滿第其課為殿最又詔所在長吏諭民有能廣植桑棗墾闢荒田者止輸舊租諸州各隨風土所宜量地廣狹土壤瘠墁不宜種藝者不責課民伐桑棗為薪者罪之剝桑三工以上為首者死從者流不滿三工者減死配役從者徒文獻通考曰五代以來常檢視見墾

田以定歲租吏緣為姦稅不均適由是百姓失業田多荒萊乃詔禁止許民闢土州縣無得檢括止以見佃為額 宋史曰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為農師令相見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某家有某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鄉三老里胥各集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蒔候歲熟共取其利為農師者蠲稅免役民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即為永業 文獻通考至道元年詔曰近歲以來天災相繼民多轉徙田卒污萊招誘雖勤逋逃未復宜申勸課之旨更示蠲復之恩應州縣曠土並許民請佃為永業仍蠲三歲租三歲外輸三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悉書於印紙以俟旌賞 宋史曰真宗景德中丁謂等取唐開元中宇文融請置勸農判官檢戶口田土偽濫且慮別置官煩擾乃請少卿監為刺史閣門使以上知州者並兼管內勸農事及通判並兼勸農事天禧四年始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為勸農使使臣為副使凡農田事悉領焉置局案鑄印給之凡奏舉親民之官悉令條析勸農之績以為殿最 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仁宗即位之初上書者言賦役未均田制不立因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一州之內過是者論如違制律以田賞告者既而三司言限田一州而卜葬者牽於陰陽之說至不敢舉事又聽數外置墓田五頃而任事者終以限田不便未幾即廢時又禁近臣置別業京師及寺觀毋得市田 文獻通考白景祐時諫官王素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而歐陽修亦言秘書丞孫琳嘗往洛州肥鄉縣與大理寺丞郭諮以千步方田法括定名田願名二人者三司使亦以為然且請於臺書蔡汝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蔡州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重勞人遂罷 神宗熙寧五年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西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以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墟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若瘠鹵不毛及眾所食利山林陂塘路溝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烟析生典賣割移官給契官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

以濟州鉅野尉王曼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其後必歲稔農隙乃行而縣多山林者或行或否八年詔罷方田徽宗崇寧三年宰臣蔡京等請復行方田從之推行自京西北兩路始大觀四年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稅又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芻草之直民戶因此廢業失所其悉加改正如其舊高宗紹興十二年左司員外郎季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乃以椿年為兩浙運使專委措置經界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更不增稅額陂塘墜埂之壞於水者官借錢以修之圖寫墟畝選官按覆令各戶各鄉造砧基簿仍示民以賞罰開諭禁防廢不周盡初朝廷以淮東西京西湖北四路被邊姑仍其舊又漳汀泉三州未畢行明年詔瓊州萬安昌化吉陽軍海外土產瘠薄已免經界其稅額悉如舊又瀘南帥臣馮檝疏論不便於是瀘徽州長寧軍並免果州廣安軍既行亦復罷自餘諸路州縣皆次第有成光宗時知漳州朱熹奏言經界最為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圖籍尚存田稅可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煩公私兩便獨漳汀泉三州未行細民業去稅存不勝其苦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安可底止臣切獨任其必可行也然行之詳則足為一定之法行之略則適滋他日之弊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皆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實所不樂皆善為辭說以惑羣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今已仲秋向去農隙只有兩月乞即詔監司州郡郡施行漳泉二州被命相度而泉州操兩可之說上令先行於漳州明年春詔漕臣陳公亮同熹協力奉行而南方地緩農務既興已非其時熹猶冀嗣歲可行益加講究每謂經界半年可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向後亦須五十年未壞合令四縣作四樓以貯簿籍州作一樓以貯四縣圖帳條畫既備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己莫不鼓舞而貴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為異論以搖之至有進狀言不便者前詔遂格閱兩月熹請祠去尋命持節湖南猶以經界不行自劾議者惜之宋史曰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陳堯道等言廩兵和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議自兩浙江東西官民戶踰限之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以餉軍可以免糴可以重楮可以平物而安富一舉而五利具矣有旨從其言朝士有異議者丞相賈似道奏抹楮之策莫切於住造楮住造楮莫切於免和糴免和糴莫切於買踰限田帝曰當一意行之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

免和糶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為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記丞相言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尤有甚於經孫所言者因歷述其為害者八事疏奏不肖者六郡回買公田起租滿石者償二百貫九斗者償一百八十貫八斗者償一百六十貫七斗者償一百四十貫六斗者償一百二十貫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二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六郡騷然民至有本無田而以歸并抑買自經者分置莊官催租州縣督莊官及時交收運發時有言公田之害者似道皆罷黜之至德祐元年詔公田最為民害稔怨十有餘年自今並給田主令率其租戶為兵而宋祚訖矣 續文獻通考曰金之田制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為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民田業各從其便賣質與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凡桑棗民戶以多植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謀克戶少者必課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缺凡請射荒地者以最下地五等減半定租八年始徵之作已業者以第七等減半為稅七年始徵之自首冒比鄰地者輸官租三分之二佃黃河退灘者次年納租 恭和元年用尚書省申明舊制猛安謀克戶每田四十畝樹桑一畝毀樹木者有禁鬻地土者有刑其田多汙萊人戶缺乏并坐所臨長吏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言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於千頃不耕不稼謂之草場專放孽畜又江南豪家廣占農地驅役佃戶無爵邑而有封君之貴無印節而有官府之權恣縱妄為靡所不至又貧家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荆楚之域至有僱妻鬻子者衣食不足由豪富之兼并故也今欲復井田尚恐騷動天下豪富之家宜限田以漸復之凡宗室王公之家限田幾百頃凡巨族官民之家限田幾十頃凡限外退田者賜其官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凡限田之外蔽欺田畝者坐以罪限外之田有佃戶者就令佃戶為主未嘗墾闢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且全免第一年租稅次年減半第三年依例科徵凡占田不可過限凡以後有賣田者買田亦不可過限也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者二十頃二品者十六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二頃以下俱以二頃為差至九品但二頃而已庶乎民獲恒產官足養廉如是而行之五十年之後井田可以復興矣 至元二十八年詔頒農桑雜令每村以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為長增至百家別設長一人

不及五十家者與別村合社地遠不能合者聽自立社專掌教督農民凡種田者立碑振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上社長以時點視有喪病不能耕種者合衆力助之一社災病多者兩社均助浚河渠以防旱暵地高者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給材木田無水者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又每丁課種棗二十本雜果十本土性不宜者種榆柳等荒閑之地悉以付民每年十月合州縣官正一員巡視有蝗蝻遺子者設法除之後以勸農官吏擾民罷其巡行之制止移文勸諭 明太祖既定天下遂覆實天下土田造成冊籍既而兩浙及蘇州等府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零星花附於親鄰佃僕之戶名爲貼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名爲通天詭寄太祖庶知之遂召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分爲幾區區定糧長四人乃集糧長暨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遂圖其田之方圓大小次書其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爲冊號曰魚鱗冊洪武丁卯冊成進之 三年上諭中書省臣曰蘇松嘉湖杭五郡地窄民衆細民無田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給臨濠朕故鄉也田多未闢土有遺利宜令五郡民無田產者往臨濠開種就以所種田爲己業官給牛種舟糧資遣之三年不徵其稅於是徙者四千餘戶 二十一年戶部郎中劉元臯言古者狹鄉之民遷於寬鄉蓋欲使地不失利民有恒產今河北諸處兵後田荒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生益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間之地開種田畝則國賦增而民生遂矣上諭戶部侍郎楊靖曰山東地廣民不必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於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真定臨清歸德太康諸閒曠之地 嘉靖二十一年給事中夏言疏

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檢覆天下官民田土令山東河南地方額外荒土任民儘力開墾永不起科至宣宗又令北直隸地方比照山東河南事例民間新開荒田不問多寡永不起科至正統六年則令北直隸開墾荒田從輕起科實於祖宗之法畧有背戾至景帝尋亦追復洪武舊例不許額外丈量起科至今所當遵行所以然者蓋緣北方地土平夷廣衍中間大半瀉鹵瘠薄之地葭葦沮洳之場且地形率多窪下一遇數日之雨即成淹沒祖宗列聖蓋有見於此所以有永不起科之例又有不許額外丈量之禁是以北方人民雖有水潦災傷猶得隨處耕墾以幫取糧差致坐窮衣食夫何近年以來權倖親暱之臣不知民間疾苦不知祖宗法度妄聽奸民投獻輒自違例奏討將畿甸州縣人民奉例開墾永業指爲無糧地土一槩奪爲己有由是公私莊田

踰鄉跨邑小民恒產歲服月削產業既入展轉流亡是豈祖宗列聖立國之法乎

屯田一

原杜氏通典曰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調發選之也故吏前為官職者令其領率戰射士於張掖

屯為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以擊零珍滅為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獎奏

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

石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零宜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

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告壘音門即金城郡廣武縣地臨羌在今西平郡也羌零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

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

者合凡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

渠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渠補也理湟音陘音夾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田事出謂至春人出賦謂與之

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

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之上報曰如將軍

之計充國又奏曰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

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其兵獨充國留屯田大獲地利明年遂破先零魏武

既破黃巾欲經略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叢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

於許下今潁川潁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廢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

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蓄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壽春郡艾以為田良水少

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

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

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

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之食



也以此垂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旁屬水四百餘里

置一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

田二萬頃淮南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與眾汎舟而下

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

邊害枯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枯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

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荊州今襄陽郡修名信臣遺蹟名信臣所作銅盧陂六門堰並今南陽郡

穰縣界時為荊州所統激用灌音消音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眾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

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

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夏水揚口在今江陵縣界巴陵即今郡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陽並郡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

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

各自佃即以爲廩大興中三吳大饑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

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返江西良田曠廢未久

火耕水耨爲功差易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

之公私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待穆帝升平初荀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今臨淮郡縣屯田於東陽之石甍亦

今臨淮郡縣公私利之 齊高帝勅桓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

食晉開汝潁而河沛委儲卿宜勉之 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書丞李處上表請別立農官取

州郡戶十分之一爲屯田人相水陸之且料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

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

水旱不爲害也 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又議修石甍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

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華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今范陽郡界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

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堪墾食者

營屯田置都子使統之一子使掌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 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各渾  
寇邊轉輸勞弊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 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五

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為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  
依承前封疆為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屯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

取勳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簡堪者充之 後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  
壽州置芍陂屯殿田沃壤人獲其利 **文獻**

通考曰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糶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

京西營田和糶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糧種使償所負粟二歲大

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

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餘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

人五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

上地民間苦之 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

省度支錢數百萬緡 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殿田沃壤大獲其利 宋淳化四

年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為屯田既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為

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

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內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為制置河北沿邊屯

田使懋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輿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

溉初年種稻直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

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甚眾武臣習攻戰亦恥於營葺既種稻不成羣議愈甚事幾為罷至是議者乃息

而莞蒲蠶蛤之饒民賴其利矣 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上言臣等每於農畝之業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乎修因  
地之利建用水之法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鄧潁蔡宿毫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望選稽古通明  
之士為諸州長吏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一夫給牛一頭治田五

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墜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行之二三年必可至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傅子曰陸田命縣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也太宗覽奏嘉之即遣大理寺皇甫遜光祿寺丞何亮乘傳往諸州按視經度事卒不行 咸平中陝西轉運使劉綜亦言宜於古原州建鎮戎軍置屯田今本軍一歲給芻糧四十餘萬石束約費茶鹽五十餘萬儻更令遠民輸送其費益多請於軍城四面立屯田務開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耕種之又於軍城前後及北至木峽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就命知軍為屯田制置使自擇使臣充四砦監押每砦五百人充屯戍從之 治平三年河北屯田有田三百六十七頃得穀三萬五千四百六十八石屯田則兵屯得名則固以兵耕營田募民耕之而分里築室也國初惟河北屯田有兵若江浙間名屯田者皆因五代舊名非實有屯也祥符九年李允則奏改保州定州營田務為屯田務則募兵以充其役熙寧取屯田務罷之則又收務兵各隸其州以為廂軍則屯營固異制矣然咸平中營田襄州既而又取鄆州兵用之是屯田營田實同名異 初營田皆置務何承矩建議於河北營都在遼州土曠人少則不復更限兵民於是屯田營田實同名異

歐陽修募弓箭手於河東陳恕韓知古招置營田於河東北范仲淹大興屯田於陝西取望置屯田襄州章惇初築沅州亦為屯田務正以極邊多不耕之地並邊多流徙之餘因地之利課以耕耘贍師旅而省轉輸此所以為扈邊實塞之要務足圖定民之至計也然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咸平中襄州營田既調夫矣又取鄰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熙豐中邊州營屯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然前後施行或以侵占民田為擾或以差借耨夫為擾或以諸郡括牛為擾或以兵民雜耕為擾又或以諸路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為擾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為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為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為便矣然弓箭手之招至者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且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卒莫之行熙寧九年 鄆民 憲疏 紹興元年知荆南府解潛奏辟宗綱樊賓措置屯田詔除宗綱充荆南府公安軍鎮撫使司措置五州營田官樊賓副之渡江後營田蓋始於此其後荊州軍食仰給省縣官之半焉 隆興元年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

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捨己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其強壯占百姓之田以爲官田奪民熟之穀以爲官穀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罷之誠是也臣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荆襄之田尚有可承之規與其棄之孰若使歸正之民就耕實爲兩便詔除見耕種人依舊外餘令虞允文同王珪疾速措置 續文獻通考曰元初用兵征討遇堅城大敵則必屯田以守之海內既一於是內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大抵芍陂洪澤甘肅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不減於舊和林陝西四川等地則因地之宜而肇爲之至於雲南八番海南海北雖非屯田之所則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 憲宗時忽必烈置經略司於汴分兵屯田敵至則戰退則耕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列障守之 世祖至元十七年又立營田提舉司二十五年江淮行省言兩淮土曠民寡兼井之家皆不輸稅又管內七十餘城止屯田兩所宜增置淮東西兩道勸農營田司督使耕之制曰可馬古孫澤在廣西時徼外蠻數爲寇澤循行並徼得院塞處布畫遠邇募民伉健者四千六百餘戶置十屯列營堡以守之陂水墾田築八場以節瀦洩得稻田若干畝歲收粟若干石爲軍儲邊民賴之御史臺奏澤爲將計萬全如趙克國可屬大任 明初兵荒之後民無定居耕稼盡廢糧餉匱乏初命諸衛分軍於龍江等處及邊境荒田撥軍屯種歲收子粒爲官軍俸糧自是立法漸密徧於天下每軍種田五十畝爲一分或有多寡不等者大率衛所軍士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其耕種器具牛隻皆給於官 洪武六年太僕寺丞梁塾仙帖木兒言黃河迤北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將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使軍民足食從之 按軍國之事備邊爲急備食之務之要道而通商中鹽則又所以維持屯田於不壞者也洪永間純任此法所以邊圍富強不煩轉運而調租之詔無虞無之後來田鹽法漸非其舊而邊餉不足軍民俱困矣 宣德五年遣吏部郎中趙新刑部郎中劉澤榮華工部郎中張琰禮部員外郎吳政等經理屯田先是尚書黃福請於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之地役軍民十萬人屯種積糧以充國用上命戶兵二部議至是尚書郭資張本等言於綏河屯田實爲便宜自鳳陽淮安以北及山東河南北直隸近河二百里內通舟楫處擇荒田驗丁冊令官給以牛并農器如此則軍民樂於用力上從之遂遣新等經理仍命福總其事既而本等惑於人言事竟不行 按黃

言不... 津浦... 國之... 取敵... 西... 兩又... 不自... 是各... 與安... 仍無... 實效... 有二十... 所者... 屯田二

屯田二

原激河

雜渭田省內... 塞羌路... 列夾河... 曹鳳上言曰... 西戎為害先世所慮其大小榆土地肥美又有西海魚鹽之利

屯田一

耕者... 人各... 之役... 東... 西... 屯... 田... 五... 部... 列... 屯... 夾... 河... 其... 功... 垂... 成... 美... 叛... 乃... 罷... 屯... 田... 隔... 絕... 羌... 胡... 交... 關... 之... 路... 以... 過... 絕... 狂... 狡... 寇... 竄... 郭... 元... 振... 為... 涇... 州... 都... 督... 令... 甘... 肅... 之... 利... 甚... 深... 州... 粟... 麥... 斛... 至... 數... 千... 及... 漢... 通... 收... 率... 之... 僕... 安... 撫... 使... 擊... 虜... 政... 之... 獎... 為... 條... 班... 諸... 郡... 且... 日... 內... 分... 田... 以... 耕... 遇... 警... 則... 用... 兵... 守... 江... 於... 邊... 城... 三... 五... 十... 里... 內... 亦... 分... 田... 以... 耕... 遇... 警... 則... 用... 其... 主... 俟... 三... 年... 事... 定... 則... 各... 還... 元... 業... 築... 高... 垣... 耕... 廢... 壞... 山... 堂... 肆... 考... 唐... 楊... 元... 卿... 為... 涇... 原... 節... 度... 使... 暨... 屯... 田... 五... 十... 頃... 屯... 築... 并... 州... 以... 為... 國... 初... 藩... 美... 鎮... 東... 患... 寇... 劉... 據... 令... 民... 內... 徙... 子... 是... 折... 代... 寧... 化... 火... 山... 六... 百... 頃... 多... 廢... 壞... 請... 距... 北... 界... 十... 里... 為... 禁... 地... 其... 南... 則... 募... 弓... 箭... 手... 居... 之... 墾... 荒... 田... 九... 千... 六... 百... 頃... 屯... 田... 三

秦耕

白帖秦... 楚耕... 得十二便... 漢武募屯田... 韓浩急田租

秦耕

白帖秦... 楚耕... 得十二便... 漢武募屯田... 韓浩急田租

秦耕

白帖秦... 楚耕... 得十二便... 漢武募屯田... 韓浩急田租

秦耕

白帖秦... 楚耕... 得十二便... 漢武募屯田... 韓浩急田租

秦耕

白帖秦... 楚耕... 得十二便... 漢武募屯田... 韓浩急田租

秦耕

白帖秦... 楚耕... 得十二便... 漢武募屯田... 韓浩急田租

秦耕

白帖秦... 楚耕... 得十二便... 漢武募屯田... 韓浩急田租

秦耕

白帖秦... 楚耕... 得十二便... 漢武募屯田... 韓浩急田租

秦耕

白帖秦... 楚耕... 得十二便... 漢武募屯田... 韓浩急田租

秦耕

白帖秦... 楚耕... 得十二便... 漢武募屯田... 韓浩急田租

秦耕

白帖秦... 楚耕... 得十二便... 漢武募屯田... 韓浩急田租



土也下 獻數於王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 王升而受之 登於孟冬祀 發未傳詣軍 軍古者二十而調戶則

為衛士一歲為材官 習御射 馳騁戰陳而 發游戶益兵 諸葛亮曰 荊州非少人也 而著籍者少 十居調戶則

役五十六而老 傳謂著名籍公侯役者也 之數 以周知邦國 都家縣下其數 稽夫家之數 周禮稽夫家聚寡 周官生齒之

徒生齒者 男八月 女七月 而備體也 漢法隱口之罰 數以我抵 聽間里以版圖 治其小宰以官府之八成 緡柳 損戶數

以保障 尹錡為晉陽 擢 天運 遼 盛 山 堂 碑 考 曰 三 代 以 上 天 運 主 於 東 南 故 戶 口 莫 盛 於 南 西 漢 元 始 當 天 下 十

之一東漢建安當天下十之二西晉太康當天下十之三唐開元當天下十之四宋元豐當天下十之五 登

耗相反 文獻通考曰 漢以後 戶口定 賦 賦 雖 極 盛 之 時 而 郡 國 所 上 戶 口 版 籍 終 不 能 及 三 代 兩 漢 之 數 蓋

者反居其大半 然則豈足憑乎 續文獻通考曰 明之戶口 登耗如洪武十四年天下承元之亂 殺傷流竄不

減隋氏之末 而戶尚有一千六百餘萬 有奇 如此等類 有宜增而後減 十得六七 括三京 隱戶 馬人 望為三司度

未久而忽增者 然則有司之造冊與部科之稽查 皆僅兒戲耳 少為戶數 朝廷初料民今

支判官會檢括戶口 未三旬 而畢 同知留守 蕭保先 問曰 君處遠 吾不及也 少為戶數 朝廷初料民今

之無遺 他日必長厚 敏之 雙大率 十得六七 足矣 保先 謝曰 君處遠 吾不及也 少為戶數 朝廷初料民今

民聚而為居 少為戶數 由是賦斂太減 黃冊 數 由州縣上報 布政司 達部 切每十年行 令有司 撥造 黃冊

上 戶帖 歲以字號 編為 勘合 用半印 鈐記 籍藏於 部 帖給於 民 原空簿地圖 版籍天府 稽其阜蕃

大紀 國之治端 鈎檢戶籍 差量徭賦 恭儉有節 則戶口充羨 賦斂無度 則版籍衰減 海玉

招戶口一 辨其減耗 俾食毛之人 登先齒之版 漢朝倉卒 猶或先收 聖代升平 寧容後造 舊判云 增民之

原 襁負 冗食 卓茂為太守 旬月間 襁負至者 千餘人 成帝 詔 避 增戶數萬 免調六年 玉海曰 唐崔

史增戶數 萬 詔 進 五 階 以 寵 異 之 注 冗 食 者 散 康 食 使 生 活 增戶數萬 免調六年 玉海曰 唐崔

字文融 為勸農使 奏 今 新 附 客 戶 免 六 年 賦 調 考 曰 高 頌 歸 浮 客 李 嶠 察 流 散 之 病 歸 於 輸 籍 戶 口 定 其

名輕其數 使人知 為 浮 客 強 家 收 六 年 之 賦 為 編 姓 赤 公 上 蒙 輕 賦 之 征 浮 客 悉 自 歸 於 輸 籍 戶 口 定 其

咸由此 符 客 謂 避 公 稅 依 強 家 作 佃 家 也 又 曰 唐 李 嶠 上 言 天 下 流 散 非 一 宜 令 御 史 督 察 設 禁 令 以 防 之

垂恩德 以 撫 之 施 推 衛 得 戶 八 十 餘 萬 招 附 七 十 餘 村 玉 海 曰 開 元 九 年 宇 文 融 奏 買 勸 農 則 官 裴 寬 等

八十餘萬 又曰 遼 聖 宗 統 和 元 年 耶 律 善 補 招 宋 邊 七 十 餘 村 來 附 詔 撫 存 之 招 戶 口 二

原勞來時序萬民無不安其居 懷撫短於控御一越石為井州士人奔逐多歸環環善於懷撫 聽新吐周

有所求乞也七人以上受土地六口受中地五口受下地 適樂郊之徒漢郡太所為封畿以發道之

名而納之魏衛鎮守伯備請置使監責監 侯徙期不從政 徙居二萬餘口 民還且勿算事 宣帝詔流民

市牛給之魏衛鎮守伯備請置使監責監 侯徙期不從政 徙居二萬餘口 民還且勿算事 宣帝詔流民

公田貸租且勿算 自占八萬餘口 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 徙居二萬餘口 民還且勿算事 宣帝詔流民

限招誘續文獻通考金大定中詔 招集復業 又曰元至元二十年崔或言江南既定中原之民相率南還以

與本土之人一例差徭由幾流亡自歸詔下廷臣議行之 安撫回籍 原籍者有司給與印信文憑沿途軍

衛有司每口給一斗五分每戶給牛三頭無房屋者有司設法起蓋草房四間仍不分男婦每大口給帖執照 獨恤復

業又曰嘉靖詔書流民有復業者除免三年糧稅不得勾擾其荒白 業 田地許諸人告種亦免糧稅三年三年後如果成熟量給輕糧

本上一 原鍾儀楚奏 莊烏越吟 鍾儀囚於晉晉侯使與之琴操南音士受曰南冠而縶者楚囚也楚 泰聲 魯適

手 軫曰莊烏越吟臣豈無秦聲 將軍步 小人懷 凌統字公靖為備將軍過在楚而作楚吟 小入據土重遷

入里必式 望里而步 張湛字子孝為馮翊告歸平陵望里門而步主簿曰明府位尊不宜自 劉虞決

訟 高鳳解蘭 劉虞常聘身隨約與邑黨州間同樂共 關鳳往解之不已乃脫中叩頭請曰仁義深蒙奈何素

之爭者感之 桑梓必敬 雖桑與梓 蓬篠知歸 下車 建節 說苑常樞謂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鄉而下車子知

也兵謝罪 必恭敬使 至蜀太 鄭公鄉 高陽里 孔融深敬鄭子曰告高密縣為不忘故鄉而立一鄉曰

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前驅蜀人以為寵 鄭公鄉 高陽里 孔融深敬鄭子曰告高密縣為不忘故鄉而立一鄉曰

改其里曰高陽里 本上一 原買臣還 朱買臣衣 疏廣歸 疏廣字仲翁告老歸鄉里日令其家具設 樂所自生 禮曰樂樂其所自生禮

也 美非吾土 非吾土子曾不可以少留 父母之邦 去父之邦 何必 君子之操 鍾儀請 王烈以義行稱

鄉里 王姓字君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爭田魚枵質之於烈或至 孟嘉以禮讓化鄉里 鄉里有爭公者鍾儀請



其無所爭 增祀粉榆 亦立為社 後人以粉榆為神也 思尊鯀 張翰因見秋風起 思吳中 華菜美 鱸

十里閭 社曰云 燕人生於燕 長於楚 而還本國 過晉國 向行者 誰之指城曰 此燕之城 其人 愀然 變容 指

國耳 其人大 愀然 及至 燕 悲心 更微 庶泉讓水 范相年 漢中人 嘗謂宋明帝 因言及 南海 貪泉 帝問曰 卿

不名自來 周書 大聚云 天若欲來 天下之民 先設其利 而民 自來 曰 亞漢中 惟有文里 武御 泉讓水 足以表

賞 故鄉 地著 土風 編戶之氓 出鄉之節 維持其民 之法 所以維持其民 原苞

五遷 三徙 孟庚五遷人 吝背怨 附邊 遷窮 州府 格非 沿邊 州及 劍戶 十里 內軍 府百 姓欲 於 沿邊

徒 或自 郊 徒 國 皆 從 而 無 征 勿 徒 凡 新 說 無 征 役 後 漢 順 帝 充 新 泰 留 長 安 西 及 充 朔 方 於 關

徒 郊 或 自 郊 徒 國 皆 從 而 無 征 勿 徒 凡 新 說 無 征 役 後 漢 順 帝 充 新 泰 留 長 安 西 及 充 朔 方 於 關

徒 郊 或 自 郊 徒 國 皆 從 而 無 征 勿 徒 凡 新 說 無 征 役 後 漢 順 帝 充 新 泰 留 長 安 西 及 充 朔 方 於 關

徒 郊 或 自 郊 徒 國 皆 從 而 無 征 勿 徒 凡 新 說 無 征 役 後 漢 順 帝 充 新 泰 留 長 安 西 及 充 朔 方 於 關

徒 郊 或 自 郊 徒 國 皆 從 而 無 征 勿 徒 凡 新 說 無 征 役 後 漢 順 帝 充 新 泰 留 長 安 西 及 充 朔 方 於 關

徒 郊 或 自 郊 徒 國 皆 從 而 無 征 勿 徒 凡 新 說 無 征 役 後 漢 順 帝 充 新 泰 留 長 安 西 及 充 朔 方 於 關

徒 郊 或 自 郊 徒 國 皆 從 而 無 征 勿 徒 凡 新 說 無 征 役 後 漢 順 帝 充 新 泰 留 長 安 西 及 充 朔 方 於 關

徒 郊 或 自 郊 徒 國 皆 從 而 無 征 勿 徒 凡 新 說 無 征 役 後 漢 順 帝 充 新 泰 留 長 安 西 及 充 朔 方 於 關

徒 郊 或 自 郊 徒 國 皆 從 而 無 征 勿 徒 凡 新 說 無 征 役 後 漢 順 帝 充 新 泰 留 長 安 西 及 充 朔 方 於 關

徒 郊 或 自 郊 徒 國 皆 從 而 無 征 勿 徒 凡 新 說 無 征 役 後 漢 順 帝 充 新 泰 留 長 安 西 及 充 朔 方 於 關

徒 郊 或 自 郊 徒 國 皆 從 而 無 征 勿 徒 凡 新 說 無 征 役 後 漢 順 帝 充 新 泰 留 長 安 西 及 充 朔 方 於 關

徒 郊 或 自 郊 徒 國 皆 從 而 無 征 勿 徒 凡 新 說 無 征 役 後 漢 順 帝 充 新 泰 留 長 安 西 及 充 朔 方 於 關

徒 郊 或 自 郊 徒 國 皆 從 而 無 征 勿 徒 凡 新 說 無 征 役 後 漢 順 帝 充 新 泰 留 長 安 西 及 充 朔 方 於 關

徒 郊 或 自 郊 徒 國 皆 從 而 無 征 勿 徒 凡 新 說 無 征 役 後 漢 順 帝 充 新 泰 留 長 安 西 及 充 朔 方 於 關

移貫

**徙名數**

恥關外

漢元帝徵孔霸為師說哀成君徒名數於長安

連人內移

近親附貫

後漢張與字然

為護匈奴中節願使屬華陰縣

與許之

戶令落蕃人得還許於近親附貫也

**避地移宗族**

居洛為鄉人

事文類聚曰荀或以董

曰穎川為兵衛宜至去之鄉人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覆

又曰司馬溫公判南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

避亂與鄉康節游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即鄉人也

容齋隨筆歐陽修吉州廬陵人中年乃欲居穎其

因得以為歸老之漸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附之後公楚而

四子皆為穎人漸同之上遂無復有子孫臨之讀二序為歎息

**躬耕南陽**

**思歸穎上**

思穎詩序南陽以後詩十餘篇皆思穎之作又序云今年六十四免并得蔡蔡穎連

**流亡**

**原不根著**

流民不

**不可久**

**流民逾多**

文不

**游民且懼**

**椎米而亡**

時人

惟水時渠水凍使民推

以通船道人標役而亡

**盡室而行**

**增無籍**

**逃竄未免**

**游民且懼**

**加配**

又曰唐武宗會

輸納不糊多有逃移長吏懼在官之時城失人戶

祇於見在戶中分外攤配每年加配流亡轉多

**飛走莫制**

**逃竄未免**

言至今逃竄未免胎孕不育

**率棄田廬**

**人戶流離**

曰

爾米之亂政移臣下分為東西戰

爭不息戶口流離官司文簿散棄

**飛走莫制**

**逃竄未免**

言至今逃竄未免胎孕不育

**率棄田廬**

**人戶流離**

曰

在為虛戶口日耗賦欲項重皆仰給於

河南民不堪命率棄田廬相繼亡去

**飛走莫制**

**逃竄未免**

言至今逃竄未免胎孕不育

**率棄田廬**

**人戶流離**

曰

孝宗弘治間添設河南

家政於南陽撫治流民

**原勞疲徒轉**

**荆襄撫治**

**離邊**

**逋蕩**

**鼠竄**

**人亡**

好亡

震蕩播越

**離邊**

**逋蕩**

**鼠竄**

**人亡**

**蕩析**

**流冗**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二

賦稅一

**原**古制賦稅者謂公田什之一及工商衡虞之人稅以供郊廟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也賦以給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也人君唯於田及山澤可以制財賄是故歷代至今猶計田取租稅

陶唐制冀州厥賦惟上上錯孔安國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兖州厥賦貞貞正也州第九青州厥賦中上

徐州厥賦中中第五揚州厥賦下上上錯第七荊州厥賦上下第三豫州厥賦錯上中第六梁州厥賦

下中三錯第八雍州厥賦中下第六禹定九州量遠近制五服任土作貢分田定稅十一而賦萬國以

康故天子之國內五百里甸服甸天子百里賦納總供禾粟曰總二百里納銍銍謂三百里納秸服結粟也

百里粟五百里米所納精者其外五百里曰侯服侯侯也斥百里采供主事二百里男邦男任三百里諸侯

王者斥侯又其外五百里曰甸服甸天子三百里揆文教教而行之二百里奮武衛奮武衛天子又其外五百里要

服要束以三百里夷守平常二百里蔡蔡法也法三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言荒又三百里蠻以文德變來二

百里流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免命禹理水因別九州達殷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曰甸

以為御千里之外曰流設方伯以為屬公田藉而不稅稅均七十而助助者藉也借是以其求也寡其供也易

降及辛紂暴虐厚賦以實鹿臺大斂以積鉅橋周武王既誅紂發其財散其粟反其失而人安於是分九畿

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亦曰其貢祀物又外曰甸畿其貢嬪物任嬪以女又外曰男畿其貢器物任土以

又外曰采畿其貢服物編織又外曰衛畿其貢財物龜貝又外曰蠻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其貢貨物絲又外

曰鎮畿又外曰蕃畿蕃限也自侯甸男采衛蠻夷此荒服也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卿大夫職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捨者國中

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捨以歲時入其書鄭元曰登成也定也國中城郭中也鄭司農云征之

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養卒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也疾者謂若今癰不可事者復之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

十而三旬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

事者出夫家之征民雖有間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待其

政令以時徵其賦自歷里至遠郊也掌六畜數者農事之本也賦謂九賦及九貢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

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

貢其物貢草木謂葵韭果蔬之屬因井廬以定賦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

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伎巧之作商有與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財產皆因其所工不求其所拙農人納其穫工女効其職是以黔首安本而易

贍下足而上有餘也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宜公無恩信於民

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畷也言吏公田稼不善

則非民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悉謂盡其力左傳成公元年三月

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五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

十二年春用田賦公羊傳曰何以書據當賦稅譏丁譏爾譏始用田賦也田為一井之田賦者徵取其財物也

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什取一又問孔子

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貧矣對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管子曰地之生財

有時人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以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下上

相疾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

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

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唯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又曰耕者助而不稅

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公田不橫稅若屨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人皆悅而願為之氓矣白圭問

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稅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猶道也夫猶五穀不生唯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

無諸侯幣帛奉贖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孫武曰夫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焉能盡專其

利是以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毛之實役其民氓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數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治令大則薄令

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 秦孝

公十二年初為賦納高賦說開阡陌制貢賦之法始皇建守罷侯貴以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於已徂春歷

秋往還萬里是所得者至寡所苦者至大人用無聊海內咸怨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蓋因地

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避賦役而逃逸富者務兼井而自若加之以內

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其

失反更益之海內愁怨遂用潰畔 漢高帝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僅凡米石五千上於是約

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足而山川園池市肆租賦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

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

困辱之四年八月初為算賦漢儀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孝惠元年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漢家初十

於周中間廢今復之六年令女子年十六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國語越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

婢倍算今使五孝文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晁錯說上令人入粟得

以拜爵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帝從其言後

天下充實乃下詔賜人十一年租稅之半孝景帝二年令人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時上溢而下有餘又禮高

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一子不事謂其賦役二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傳舊法二十三此孝武

即位董仲舒說上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又加

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也率

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秦實鹽鐵貴故下民受其田也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或耕豪民之田

見稅什五言貧人自無田而耕墾亦富貴家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矣孝昭始元六年秋七月

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

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矣

見稅什五

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

罷權酷官令民得以律占租領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占音章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

當賦太常主諸陵別治其爵秩如三輔郡元帝永光五年令各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更有三品有

是為踐更也天下正卒無常入皆當送為一月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輒更錢者次直者出錢贖之月二千

成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作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四年出口賦漢儀注民年七

賦錢人二十三十錢以食天子其六年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減賤少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元平元年

詔書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徭耕桑者益眾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

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孝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孝成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本算百二十今孝

平元始元年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領出錢月三百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王莽篡位下令曰漢

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音瘡咸出雖老病者皆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

收也假亦謂貧人質富人之田也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奸俱陷於辜刑用

不錯今更名天下之田曰王田又以周官稅人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出

三夫之布榘藝謂種粟木及蔬菜也人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者冗作縣官衣食之冗又分裂州郡改職作官邊

兵二十餘萬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斂賦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

愈愁後漢光武建武中田租三十稅一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算也明帝即位人無橫徭天下安寧時穀貴

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魏武初平素紹鄴都

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綿二斤餘不得擅興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

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一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實布實反在戶一匹遠者或一

丈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十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

率畝稅米三升是後頻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算田稅米空縣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官哀帝即位

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

米口五石前燕慕容皝在柳城以牧牛給餼家四於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八私有牛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

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孫豁上表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

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迴便是逃匿戶口歲減實此之由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

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詔善之孝武帝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戶歲輸布四匹齊武帝時豫章王嶷上表曰

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夫理在夙均政由一典伏尋郡縣長尉俸祿之制雖有

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臣謂宜使所在各條件公田秩俸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課尚書精加

勘覆務存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頒下四方永為恒制帝從之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

散居無有土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無有蓄積之資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

以裨國用又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

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雜物隨土所出臨時折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為徵賦其

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者謂之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惟所輸終優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

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第九品五戶其佃穀

皆無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

馬部曲督關外候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

九品舉輦跡禽前驅強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雄斧武騎虎賁持鉞色立冗從虎賁命武騎一人其客

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

六亦半課年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其田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

當今一升秤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今謂自梁武帝末侯景之亂國用常稱京官文武月

別唯有廩食多遙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揚州督王巖理在建康徐州督重鎮理

射官品第一也寧桂等小州比參軍班寧州理建寧今雲南郡桂州理始安今郡名丹陽吳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尚

書班丹陽郡理建康吳郡會稽郡今郡並高涼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高涼晉康今郡並列郡最輕者梁武

帝定九品後其內官更為十八班以班

列郡最重者急事尚書官品第三也

並外官刺史最輕者府參軍官品第六也

並外官刺史最重者尚書令僕

並外官刺史最重者尚書令僕

多者爲貴同班者則以居下爲劣與品第高下不倫大郡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載其州

郡縣祿米絹布絲綿當處輸臺轉倉庫并給刺史守令等先准其所部文武人物多少由敕而裁凡如此祿秩

既通所部兵士給之其家得蓋少諸王諸主出閣就第婚冠所須及衣裳服飾并酒米魚鮭香油紙燭等並官

給之王及主壻後魏道武帝天興中詔採諸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爲納蘭羅毅者甚衆於是雜營

戶帥徧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戶口錯亂景穆帝即位一切罷之以屬郡縣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匹

粟二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

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半以此爲降大率十匹中五匹爲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內外百

官俸人年八十以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老病篤貧不能自存者亦一人不從役舊制人間所織絹布皆幅廣

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匹六十尺爲一端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孝文帝延興三年秋更立嚴制令一准

前式違者罪各有差四年詔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年糧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

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人帛一匹二丈委之州

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復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調各隨其土所出其

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荆河懷兗陝徐青齊濟南河東東徐等州貢綿絹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處皆以麻布充

孝明帝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懲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

五萬三千五百四斛九斗粟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十萬五百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羣祀依式供管

遠蕃客使不在斷限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所亡器械資糧不可勝數而關西喪失尤甚帑藏空

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五百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

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斗莊帝即位因人貧富爲租輸三

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靖帝天平初諸

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爲度天下利焉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法

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關於徭賦矣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

網寬弛百姓多離舊居關於徭賦矣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



各勤還本貫是後租調之人有加焉及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兵革尋而侯景亂梁乃命行臺辛術略有淮南之地其附州郡羈縻輕稅而已北齊文宣受禪多所草創六坊內從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後南征頻歲陷沒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武成以脩創臺殿所役甚廣兼并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有妻者輸一牀無者半牀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為生事不許由是奸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輟軍人常廩并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南齊以有使門僕之類以節國用之費焉河清三年定令乃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率人一牀調絹一匹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為三臬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戶上臬輸遠處中臬輸次遠下臬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遇沉溺穀價騰踴朝廷遣使開倉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矣後主天統中勞役鉅萬財用不給乃減朝士祿料諸曹糧膳及九州軍人常賜以供之武平之後權幸並進賜予無限乃料境內六等富人調令出錢後周文帝霸府初開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匹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半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半年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宣帝時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為四十五日役以起洛陽宮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隋文帝霸府初開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相次阻兵與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後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為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牀

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純麻土調以布絹純以匹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爲三十日役減調絹一匹爲二丈初蘇威父綽在西魏世以國用不足爲征稅之法頗稱爲重旣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威爲納言奏減賦役務從輕典帝悉從之時百姓承平漸久雖遭水旱而戶口歲增諸州調物每歲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至於京師相屬於路晝夜不絕者數月帝又躬行節儉九年親御朱雀門勞凱旋師因行慶賞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帝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五月又以宇內無事並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防十一年江南反越國公楊素討平之師還賜物甚廣其餘出師命賞亦莫不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旣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旣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十四年關中大旱人饑帝幸洛陽因令百姓就食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十八年五月高穎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諸州管戶數少者官人祿力承前以來恒出隨近之州今請於所管內計戶徵稅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六月工部尚書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皆禁止十一月詔外內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場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埽地爲兵租賦之人益減矣又頻出朔方西征吐谷渾三度高麗飛舄輓粟水陸艱弊又東西巡幸無時休息六宮及禁衛行從常十萬人皆仰給州縣天下怨叛以至於亡 唐武德元年詔曰宗緒之情義越常品宜加惠澤以明等級諸宗姓有官者宜在同列之上未有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二年制每一丁租二石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十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人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爲災十分損四分以上免租損六分以上免租損七分以上課役俱免六年三月令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爲三等至九年三月詔天下戶立三等未盡升降

宜為九等貞觀二年四月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稻之屬各依土地貯之州縣以備凶年永徽五年二月敕二年一定戶龍朔三年秋七月制衛士八等以下每年五十八放令出軍仍免庸

調武后長安元年十月詔天下諸州王公以下宜准往例稅戶至大曆四年正月制下一例加稅其見任官一品至九品同上上至下下戶等級之數并寄

田寄莊及前資勳舊寄住家一切並稅蓋近如晉宋土斷之類開元八年二月制曰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也上上戶四千每歲減五百至下中七百下下戶至於五百

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有至五丈為匹者理甚不然闊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以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所司簡閱有踰於比年常例尺丈過多者奏聞二十二年五月敕定

戶之時百姓非商戶郭外居宅及每丁一牛不得將入貨財數其雜匠及募士并諸色同類有蕃役合免征行者一戶之內四丁以上任此免役不得過兩人三丁以上不得過一人二十五年定令諸課戶一丁租調准武

德二年之制其調絹純布並隨鄉土所出絹純各二丈布則二丈五尺輪絹純者綿三兩輪布者麻三斤其絹純為匹布為端綿為屯麻為練若當戶不成匹端屯練者皆隨近合成其調麻每年支料有餘折一斤輸粟一

斗與租同受其江南諸州租並迴造納布准令布帛皆闊尺八寸長四丈為匹布五丈為端綿六兩為屯練五兩為純麻三斤為練諸丁匠不役者收庸無

絹之鄉純布三尺純絹各三尺布則三尺七寸五分三月敕關內諸州庸調資課並宜准時價變粟取米送至京遂要支用其

路遠處不可運送者宜所在收貯便充隨近軍糧其河北河南有不通水利宜折租造絹以代關中調課天寶

元年正月敕文如聞百姓之內有戶高丁多苟為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一家之中有十

丁以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侍丁老者假免差科建中元年

制百姓及客等約丁產定等第均率作年支兩稅其應稅斛斗據大曆十四年見佃青苗地額均稅夏稅六月

內納畢秋稅十一月內納畢其舊租庸及諸色名目一切並停凡權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

廣為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量以秬黍中者容千二百為合二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

斛權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為銖二十四銖為兩三兩為大兩十六兩為斤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

制用小升小兩自餘公私用大升大兩諸課役每年計帳至尚書省度支配來年事限十月三十日以前奏訖

若須折受餘物亦先支料同時處分若是軍國所須庫藏見無者錄狀奏聞不得便即科下諸庸調物每年八

月上旬起輸三十日內畢九月上旬各發本州租調車舟未發間有身死者其物却還其運脚出庸調之家任和顧送達所須裹束調度折庸調充隨物輸納諸租準州土收穫早晚斟量路程險易遠近次第配本州收穫訖發遣十一月起輸正月三十日內納畢若江南諸州從水路運送冬月水淺上埭艱難者四月以後遷送五月三十日內納完其輸本州者十二月

三十日內納畢若無粟之鄉輸稻麥隨熟即輸不拘此限即納當州未入倉窖及外配未上道有身死者并却還應貯米處折粟一斛輸米六斗其雜折皆隨土毛准當鄉時價諸邊遠州有夷獠雜類之所應輸課役者隨

事斟量不必同之華夏諸任官應免課役者皆待蠲符至然後注免符雖未至驗告身灼然實者亦免其雜任被解應附者皆依本司解時日月據徵諸春季附者課役並徵夏季附者免課從役秋季附者俱免其詐冒隱

避以免課役不限附之早晚皆徵當發年課役逃亡者附亦同之諸人居狹鄉樂遷就寬鄉者去本居千里外復三年五百里外復二年三百里外復一年一遷之後不復更移諸沒落外蕃得還者一年以上復三年二年

以上復四年三年以上復五年外蕃之人投化者復十年諸部曲奴婢放附戶貫復三年諸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志行聞於鄉閭者尚書省奏聞表其門閭同籍悉免課役諸丁匠歲役工二十日有閭之年加二日須留

役者滿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俱免從日少者見役日折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正役謂二天寶三年制每歲庸調十日庸也徵收延至九月三十日五年制天下百姓單貧交不存濟者租庸每鄉通放三十丁其年五月停郡縣官日直

課錢但計數多少同料錢加稅充用即應差丁充日直并停杜氏通典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審等第高下三年一定戶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匹為錢三千二百其後一匹

為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顧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

癘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折戶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闕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戶版不緝無浮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至穆宗時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

重民之為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為絹二匹半者為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戶部尚書楊於陵請以上供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

南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織和唐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時豪民侵噬產業不移戶州縣不敢徭役而征  
稅皆出下貧至於依富為奴客役罰峻於州縣長吏歲輒遣吏巡覆田稅民苦其擾書賦稅自唐建中初變

租庸調法作年支兩稅其弊也先期而苛斂增額而繁征至於五代極矣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

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

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歲賦之物其類有

四曰穀曰帛曰金鐵曰物產是也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稌六曰菽七曰雜子帛之品

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絁六曰紬七曰雜折八曰絲線九曰綿十曰布葛金鐵之品四一曰金

二曰銀三曰鐵鐵四曰銅鐵錢物產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蠶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芻菜五曰果

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

一時所需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速視收成早暮而寬為之期諸州歲奏戶帳具

載其丁口男夫二十為丁六十為老兩物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而抑配者禁之五代以來常檢視見墾田以定

歲租吏緣為姦稅不均適由是百姓失業田多荒蕪太祖即位詔許民開土州縣毋得減括止以見佃為額建

炎四年令諸州受租籍不得稱分毫合侖銖釐絲忽錢必成文絹帛成匹粟成升絲綿成兩薪蒿成束金銀成

錢紬不滿半匹絹不滿一匹者許計丈尺輸直無得三戶五戶聚合成匹諸州稅籍錄事參軍按視判官振舉

形勢戶立別籍通判專掌督之二稅須於三限前半月畢輸歲起納二稅前期令縣各造稅籍具一縣戶數夏

稅秋苗畝桑功及緣科物為帳一送州覆校定用州印藏長吏廳縣籍亦用州印給付令佐造夏稅籍以正月

一日秋稅籍以四月一日並限四十五日畢中國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錢千川蜀尚循舊制牛驢死革盡入

官乃詔蠲之定民租二百石輸牛革一準錢千五百雍熙初嘗詔荆湖等路民輸丁錢九年詔諸路支移稅賦勿至兩次仍許以

疾者免之至大中祥符四年又除兩浙福建荆湖廣南舊輸身丁錢九年詔諸路支移稅賦勿至兩次仍許以

菽麥蕎粟互相折輸凡歲賦穀以石計錢以緡計帛以匹計金銀絲綿以兩計棊秸薪蒸以圍計他物各以其  
數計至道末總七千八百九萬三千天禧五年視至道之數有增有減總六千四百五十三萬其折變及移輸

比壤者則視當時所須焉宋克平諸國每以恤民為先務累朝相承凡無名苛細之斂常加剗革尺縑斗粟未聞有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格殆無虛歲倚格者後或凶歉亦輒蠲之而又田制不立明畝轉易丁口隱陋兼并冒偽未嘗考按故賦入之利視前代為薄丁謂嘗言二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一者有之天聖時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稅謂之罰稅他州無此比詔除之自是州縣有言稅之苛細無名者蠲損甚衆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他物復折為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沿納而名品煩細其類不一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為患明道中帝躬耕籍田因詔三司以類并合於是悉除諸名品并為一物夏秋歲入第分粗細二色百姓便之初湖廣閩浙因舊制歲斂丁身錢米大中祥符間詔除丁錢而米輸如故至天聖中始并除葵秀二州丁錢後龐籍請罷漳泉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皇祐三年帝命三司首減郴永州桂陽監丁米以最下數一歲為準歲減十餘萬石既而漳泉興化亦第損之嘉祐四年復命轉運司裁定郴州桂陽衡道州所輸丁米及錢絹雜物無業者弛之有業者減半後雖進丁勿復增取時廣南猶或輸丁錢亦命轉運司條上自是所輸無幾矣哲宗初立務行裕民之政惠天下積欠名目煩多王巖叟為開封請隨等第立貫百為催法兗州鄒令張文仲議其不便遂令十分為率歲隨夏秋料帶納一分是為五年十料之法大觀二年詔天下租賦科撥支折當先富後貧自近及遠迺者漕臣失職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其害其定為令支移本以便邊餉內郡罕用焉間有移用則任民以所費多寡自擇故或輸本色於支移之地或輸腳費於所居之邑而折變之法以納月初旬估中價準折仍視歲之豐歉以定物之低昂俾官吏毋得私其輕重京西舊不支移崇寧中將漕者忽令民曰支移所宜同今特免若地里腳費則宜輸自是歲以為常腳費斗為錢五六十比元豐元稅之數而反覆紐折數倍於昔民至鬻牛易產猶不能繼政和元年遂詔應支移而所輸地里腳錢不及斗者免之尋詔五等戶稅不及斗者支移皆免時天下戶口類多不實故租稅亦不得而均焉重和元年獻言者曰物有豐匱價有低昂估豐賤之物俾民輸送折價既賤輸官必多則公私之利也而州縣之吏但計一方所乏不計物之有無責民所無其費無量至於支移徒豐就歉理則宜然豪民隸吏故徒歛以就豐齋挾輕貨以賤價輸官其利自倍而貧下戶名免支移估直既高更註腳費視富戶反重困之通負例於追胥詔深戒焉高宗建炎六年預

借江浙來年夏稅絀絹之半盡令折米二十三年兩浙州縣合輸綿絀稅絹茶絹雜錢米六色皆以市價折錢却別科米麥有畝輸四五斗者京西括田租加於舊荆南戶口十萬寇亂以來幾無人跡議者希朝廷意謂流民已復可使歲輸十二頃歲復增積逋至二十餘萬緡蓋自秦檜再相密諭諸路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餓死者衆皆檜之爲也孝宗時楊萬里奏民輸粟於官謂之苗舊以一斛輸一斛今以二斛輸一斛矣輸帛於官謂之稅舊以正絹爲稅絹今正絹外有和賣矣舊和買官給其直或以錢或以鹽今皆無之又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矣舊稅畝一錢輸免役一錢今歲增其額不知所止矣既一倍其粟數倍其帛又數倍其錢而又有月椿錢版帳錢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制矣此猶東南之賦可知也至於蜀賦之額外無名者不可得而知也淳祐八年陳求魯言本朝仁政有餘而王制未備今之兩稅本大層之槩法也常賦之入尚爲病况預借乎預借一歲未已也至於再至於三預借三歲未已也至於四至於五竊聞今之州縣有借淳祐十四年者矣以百畝之家計之罄其永業豈足支數年之借乎宋史金制丁戶內有物力者爲課役戶無者爲不課役戶從唐制五家爲鄰五鄰爲保郭下則置坊正村社則隨戶衆寡爲鄉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立通檢推排法通檢即周禮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物行徵之制也自國初占籍之後至大定四年承正隆師旅之餘民之貧富變更賦役不均世宗遣秦寧軍節度使張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檢天下物力而差定之時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爲功弘信檢山東州縣尤爲酷暴棣州防禦使完顏永元面責之曰朝廷以正隆後差調不均故命使者均之今乃殘暴妄加民產業數倍此何理也弘信不能對故惟棣州稍平十五年有司奏諸路通檢不均詔再以戶口多寡貧富輕重適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檢地土等第稅法是年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檢來十餘年貧富變易賦調輕重不均遣濟南尹梁肅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明昌元年刑部郎中路伯達等言民地已納稅又通定物力比之浮財所出差役是爲重并也遂詳酌民地定物力減十之二承安二年敕令議通檢宰臣奏曰大定二十七年通檢後距今已十年舊戶貧弱者衆儻遲更定恐致流亡遂定制已典賣物業止隨物推收析戶異居者許令別籍戶絕及困弱者減免新強者詳審增之止當從實不必數足原數泰和二年上以推排時既問人戶浮財物力而又勘當比次期迫事繁

難得其實敕尚書省定人戶物力隨時推收法令自今典賣事產者隨業推收別置標簿臨時止拘浮財物力以增減之 租賦官地輸租私田輸稅夏稅畝取三合秋稅畝取五升又納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稅六月止八月秋稅十月止十二月為初中末三限泰和五年章宗諭宰臣曰十月民穫未畢遂令納稅可乎改秋稅限十一月為初凡輸送粟麥三百里外石減五升以上每三百里遞減五升粟折秸百稱者百里內減三稱二百里減五稱不及三百里減八稱三百里及輸本色藁草各減十稱計民田園邸舍車乘收畜種植之資減錐之數徵錢有差謂之物力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勢均則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橫科則視物力循大至小均科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戶濟之凡民之物力所居之宅不預猛安謀克戶監官戶所居外自置民田宅則預其數墓田學田租稅物力皆免凡敘使品官之家並免雜役驗物力所當輸者止出雇錢進納補官未至蔭子孫及凡有出身已帶散官未出職者子孫與其同居兄弟下逮終塲舉人係籍學生醫學生皆免一身之役三代同居已旌門則免差發三年後免雜役史元之取民大率以唐為法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做唐之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做唐之兩稅也丁稅地稅之法自太宗始行之太宗每戶科粟二石後又以兵食不足增為四石至丙午年乃定科徵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一石驅丁五升新戶丁驅各半之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其土地之等徵焉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官吏商賈驗丁及世祖申明舊制於是輸納之期收受之式關防之禁會計之法莫不備焉中統二年遠倉之糧命止於沿河近倉輸納每石帶收腳錢中統鈔三錢或民戶赴河倉輸納者每石折輸輕費中統鈔七錢五年詔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儒人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三升水地每畝五升軍站戶除地四頃免稅餘悉徵之至元三年詔寫戶種田他所者其丁稅於附籍之郡驗丁而科地稅於種田之所驗地而取十七年遂命戶部大定諸例全科戶丁稅每丁粟三石驅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減半科戶丁稅每丁粟一石新收交參戶第一年五斗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稅協濟戶丁稅每丁粟一石地稅每畝粟三升隨路近倉輸粟遠倉每粟一石折納輕費鈔二兩富戶輸遠倉下戶輸近倉每石帶納鼠耗三升分例四升秋稅夏稅之法行於



江南初世祖平宋時除江東浙西其餘獨徵秋稅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稅糧依宋舊例折輸綿絹雜物是年二月又用耿左丞言令輸米三之一餘並入鈔以折焉成宗元貞二年始定徵江南夏稅之制於是秋稅止命輸租夏稅則輸以木棉絹絲綿等物其所輸之數視糧以爲差糧一石或輸鈔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百一貫七百文輸三貫者若江浙省婺州等路江西省龍興等路是已輸一貫者若福建省泉州等五路是已輸一貫五百文者若江浙省紹興路福建省漳州等五路是已皆因其地利之宜人民之衆酌其中數而取之其折輸之物各隨時估之高下以爲直獨湖廣則異於是初阿里海牙克湖廣時罷湖廣夏稅依中原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蓋視夏稅增鈔五萬餘錠矣大德二年宣慰張國紀請科夏稅於是湖湘重罹其害俄詔罷之三年又改門攤爲夏稅而并徵之每石計三貫四錢以上視江浙江西爲差重云泰定之初又有所謂助役糧者其法命江南民戶有田一項以上者於所輸稅外每頃量出助役之田具書於冊里正以次掌之歲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費民賴以不困 科差之名有二曰絲料曰包銀其法各驗其戶之上下而科焉絲料之法太宗丙申年始行之每二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於官五戶出絲一斤并隨路絲線顏色輸於本位包銀之法憲宗乙卯年始定之初漢民科納包銀六兩至是止徵四兩二兩輸銀二兩折收絲絹顏色等物逮世祖而其制益詳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定戶籍科差條例然戶既不等數亦不同絲料包銀之外又有俸鈔之科其法亦以戶之高下爲等於是合科之數作大門攤分爲三限輸納被災之地聽輸他物折焉凡儒士及軍站僧道等戶皆不與元史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詔定編賦役黃冊之制先是天下戶口未有定籍至是始議編立黃冊十年一輪造其田地開豁各戶若干有官民田地二則係官田者照依官田則例起科係民田者照依民田則例徵收俱黃冊有載賦額適均而力役亦稽此以平矣十年之內田土有出賣則買者聽令增收賣者即當過割及戶口有消長分曰舊管曰新收曰開除曰實在書於各人戶下如花分詭寄者重法懲之地土承兵荒未盡歸田者從民開墾令其自首即與收之三年後始赴官收科天下府州縣戶口隨田土創編黃冊分豁上中下三等立軍民宦匠等籍使因以受役之輕重而不盡人之力也以一百一十戶爲

一里推其中丁糧多者十人爲里長餘者百戶分爲十甲歲役里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

都曰里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其田糧不及而附於一甲內者曰畸零不在十戶之限里長輪役十年終而復始故曰排年里甲依次充當至於大小雜泛差役各照人戶之上中下每歲終所在官司審編謂之均徭冊二十四年准攢造黃冊格式有司先將一戶定式騰刻印板給與坊長廂里長并各甲首令人戶自將本戶人丁事產依式開寫付該管甲首其甲首將本戶并十戶造到文冊送各該坊廂里長坊廂里長各將甲首所造文冊攢造一處送赴本縣本縣官吏將冊比照先次原造黃冊查算如人口有增卽爲作數其田地等項買者從其增添賣者准令過割務不失原額排年里長仍照黃冊內原定人戶應當設有消乏許於一百戶內選丁近上者補充園內有事故戶絕者於畸零內補湊如無畸零方許於鄰園人戶內撥補凡編排里長務不出本都如一都有六百戶將五百五十戶編爲五里剩下五十戶分派本都附各里長名下帶管當差不許將別都人戶補湊其畸零人戶將年老殘疾并幼小十歲以下及寡婦外郡寄莊人戶編排若十歲以上編入正管若類縣總都總收除項下止開人丁事產總數不必備開花戶府州縣類上布政司本司類造總冊於內分豁各府州人丁事產總數年終進呈景泰二年令各園人戶有父母俱亡而兄弟多年各費者有父母存而兄弟近年各費者有先因子幼而招婿令子長成而婿歸宗另費者有先無子而乞養異姓子承繼今有親子而乞養子歸宗另費者俱准另籍當差其兄弟各費者查照各人戶內別無軍匠等項役占規避窒礙自願分戶者聽如人丁數少及有軍匠等項役占窒礙仍照舊不許分居凡各里舊額人戶除故絕并全戶充軍不及一里者許歸并一里當差餘剩人戶發附近外里湊圖編造不許寄莊 洪武初令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蘆地每畝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每畝三合一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景泰十三年令兩京農桑夏稅絹匹不及五十匹以上者俱送該正官看驗堪中兩頭盡處俱用色絲間道填寫提調官吏糧里姓名又令各司府州縣夏稅農桑絹匹務織造緊密厚重雙經雙緯除兩頭色線長二尺外淨織尺長三丈二尺闊二尺每五十匹作一束印封看驗經收糧長大戶人等赴部交納 洪武十八年令兩浙及京畿官田凡折收稅糧鈔每五貫准米一石絹每匹准米一石二斗金每兩准米十石銀每兩准米二石棉布每匹准米一石苧布每匹准米七斗夏稅農桑絲每十八兩准絹一匹宣德五年

今自三年以來拖欠稅糧以十分為率三分折布三分折絹四分折鈔其不絹不絨長闊俱照時價折收正統元年令浙江江西湖廣直隸蘇松等府縣該起運南京糧米願納折色者折納布絹銀兩廣東廣西福建折色稅糧布匹願納銀兩者每米麥一石折銀二錢五分解京折給軍官俸糧七年令南直隸夏稅農桑絹匹願納折色者每匹折銀五錢嘉靖時令官軍月糧春夏給以本色秋冬給以折色為定例 差徭洪武二十六年定凡各處有司十年一造黃冊分豁上中下三等入戶仍開軍民匠竈等籍除排年里甲依次充當外其大小雜泛差役各照所分上中下三等入戶點差初詔民年七十之上者許一丁侍養免雜泛差役年八十之上止有一子若係有田產應當差役者許雇人代替出官無田產者許存侍丁與免雜役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至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各府縣軍戶以田三頃為率稅糧之外悉免雜役餘田與民同役隨朝官員及功臣之家除本戶合納稅糧外其餘糧長里長一應雜泛差役盡免正統元年令先聖子孫流寓他處及先賢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朱熹嫡派子孫所在有司俱免差役嘉靖十五年詔各帝王陵寢前代名賢及本朝公侯駙馬伯文武大臣敦葬墓所官司照例編僉附近人民一丁看護免其雜差其瑩域所占地畝稅糧一并除豁二十四年議定優免則例京官一品免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三品免糧二十石人丁二十丁四品免糧十六石人丁十六丁五品免糧十四石人丁十四丁六品免糧十二石人丁十二丁七品免糧十石人丁十丁八品免糧八石人丁八丁九品免糧六石人丁六丁內官內使亦如之外官各減一半教官監生舉人生員各免糧二石人丁二丁雜職省祭承差知印吏典各免糧一石人丁一丁以禮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間住者免一半其犯賊革職者不在優免之例

### 賦稅二

**原** 底慎財賦

者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注云庶土交正謂壤墾也底慎者財貨賈賦取之有節也

以諭九稅周禮掌職云云

以桑為均月令孟夏之

地賦納乃收諸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鄭注云后妃獻納者內命婦獻納於耳

蠶毛詩云度其隰原傲田為糧鄭箋云度其隰與原田

田籍而不稅禮記鄭注云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

徼田為

糧之多少傲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

田籍而不稅禮記鄭注云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

田籍而不稅禮記鄭注云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

徼田為

**市廛而不稅**

稅其舍不稅其物

**山林藪澤有賦有稅**

以肥曉多少為差有賦有稅

**四郊人民分時徵賦**

周禮通典 百里之內共官千里之內為御王制曰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鄭注云九賦

斂財賄周禮云云一曰邦都二曰四郊三曰邦甸四曰邦甸五曰邦甸六曰邦甸七曰邦甸八曰邦甸九曰邦甸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注云四郊去國百里稍秣即芻秣也 邦甸之賦以待工事注云邦甸去國二百里

家削三百里頒為班 邦縣之賦以待幣帛注云邦縣去國四百里 邦都之賦以待祭祀注云邦都去國五百里

謂班賜三公及羣臣 邦縣之賦以待幣帛注云邦縣去國四百里 邦都之賦以待祭祀注云邦都去國五百里

關市之賦以待膳服注云關市山澤謂占會 山澤之賦以待喪紀注云喪紀即喪荒也 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注云

謂占賣國中斤幣皆未作當增賦 者若今賈人倍算也賜予即好用也

賦稅三 原國賦千乘之國可使地征稅也 九式周禮以九式均節財用 三壤尚書成賦中邦 時入周禮以歲取

十千 布期其賦言子路 地征稅也 九式周禮以九式均節財用 三壤尚書成賦中邦 時入周禮以歲取

樂輸文選取之以期會吏敬畏趨向也 量力從其薄則周公之典在 量入之抄量入以為出謂五穀

穀月令九月命有司農事既 增資化平人為全撤令以賦 減稅尹鐸以為保障之法 九穀周禮謂九穀

刑書注令人出賦以范子所為 賦封田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出奔 貢不善治地莫善於校數不

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不為虐則寡 稅不出部吏以法治平原用事者多不實帝見陳留吏庸

司勤掌實地之政令凡碩實地三取之食唯加賞田無國征也 墾田不實光武時天下墾田弘農可實帝見陳留吏庸

問帝詰吏不嚴顯宗曰以墾田相方耳河南帝城 公田不稅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借 圭田無征厚賢也即

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天子合諸侯不可准也 所宜為度 上下之制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

也 輕重之法 輕重之法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治賦大均 趙王使趙者治賦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凡投田丁歲輸粟二斛而府庫實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均輸畢納

二十乃算 戶賦 史者惟此貨殖傳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邑戶賦然則地土之不以封者縣官別賦之矣

三代無戶口之賦 又曰賦蓋建必視四賦而未嘗不可戶賦者三代也 賦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

田之稅... 漢時有稅人之法... 賦則役之宅... 有身... 賦則役之宅... 有身... 賦則役之宅... 有身...

由於茲... 建中兩稅... 唐書食貨志曰... 租廣調之法... 自開元以後... 六月秋稅無過... 時始以賦定稅... 而賦以夏... 總

無名之暴賦... 書州取大曆中... 一年科率多者... 為兩稅定法... 此總無名之暴賦... 而擄郡邑... 賦則... 事少

役稀... 折納紐配... 通鑑綱目曰... 唐稅之法... 立三... 賦則... 事少... 賦則... 事少...

農亦可... 折納紐配... 通鑑綱目曰... 唐稅之法... 立三... 賦則... 事少... 賦則... 事少...

賦則... 折納紐配... 通鑑綱目曰... 唐稅之法... 立三... 賦則... 事少... 賦則... 事少...

賦則... 折納紐配... 通鑑綱目曰... 唐稅之法... 立三... 賦則... 事少... 賦則... 事少...

賦則... 折納紐配... 通鑑綱目曰... 唐稅之法... 立三... 賦則... 事少... 賦則... 事少...

賦則... 折納紐配... 通鑑綱目曰... 唐稅之法... 立三... 賦則... 事少... 賦則... 事少...

賦則... 折納紐配... 通鑑綱目曰... 唐稅之法... 立三... 賦則... 事少... 賦則... 事少...

賦則... 折納紐配... 通鑑綱目曰... 唐稅之法... 立三... 賦則... 事少... 賦則... 事少...

賦則... 折納紐配... 通鑑綱目曰... 唐稅之法... 立三... 賦則... 事少... 賦則... 事少...

唐戍土斷

漢時有稅人之法... 賦則役之宅... 有身... 賦則役之宅... 有身... 賦則役之宅... 有身...

三代制不復見

由於茲... 建中兩稅... 唐書食貨志曰... 租廣調之法... 自開元以後... 六月秋稅無過... 時始以賦定稅... 而賦以夏... 總

建中兩稅

唐書食貨志曰... 租廣調之法... 自開元以後... 六月秋稅無過... 時始以賦定稅... 而賦以夏... 總

折納紐配

通鑑綱目曰... 唐稅之法... 立三... 賦則... 事少... 賦則... 事少...

戶調合二賦而為一

唐因之賦稅... 賦則... 事少... 賦則... 事少...

賦則田稅在其中

唐因之賦稅... 賦則... 事少... 賦則... 事少...

蜀丁口

通鑑綱目曰... 徐溫鎮金陵... 賦則... 事少... 賦則... 事少...

賦稅定制

明紀事本末曰... 洪武十九年... 賦則... 事少... 賦則... 事少...

原穀租

洪武十九年... 賦則... 事少... 賦則... 事少...

地求

賦則... 事少... 賦則... 事少...

口賦

賦則... 事少... 賦則... 事少...

九賦殊別

賦則... 事少... 賦則... 事少...

五服異制

農事既登... 國賦先定... 餽從其薄... 法作於涼... 差以精麤... 等從其遠邇... 之期節財必均於九式... 成賦咸則於三壤... 趙奢均賦民則無貧... 有若盍徹君孰不足... 上無乏用下不關供... 上有餘用下無怨人... 禹別九州辨貢賦之等... 周制五服定征稅之差... 雖一時供億議以從權... 而田卒汚萊孰云不足... 雖厚於公上情不涉於徇私... 然望彼徵求罪須加於從欲... 副天子恤人之心下不靡敝... 竭王臣奉公之節上無闕供... 帖

輸納

子產相鄭伯如晉... 晉侯未見子產... 曰未知見時不敢輸帶... 亦不敢... 歸粟... 泛舟... 秦輸... 晉自雍及絳... 相繼命之曰泛舟... 投函... 晉劉越宇世瑜... 為句容令... 常年賦稅者... 四出... 評百姓家資... 越作大函... 封舟之役... 謂從渭水運入汾河... 投函... 晉劉越宇世瑜... 為句容令... 常年賦稅者... 四出... 評百姓家資... 越作大函... 封

方輸錯出杖乘曰諾後方輸錯出東行數千  
漢書曰倪寬為左內史務在得人心收租稅時裁開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輸勿顧限唐書曰

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嚴當免民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絕屬不絕課更以最輸勿顧限唐書曰

不聽令河南賦限已窮縣人訴機織未說坦請府由請申十日代下戶輸又曰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錢七百萬

高承簡遠邢州刺史觀察府責計錢而輸貨重錢輕因乃計錢而輸綬綽俾民自輸史舊制吏督賦宿俾

賦尤急承簡代下戶數百輪租計錢而輸貨重錢輕因乃計錢而輸綬綽俾民自輸史舊制吏督賦宿俾

民自輸常十相不輸官賦又曰韋澳為京兆判官時帝剪髮光主

助國 蕭何佐軍漢御平謂蕭何曰上有疑君之心宜謀卜式輸軍費漢武帝有

原王丹上麥宗族上麥二千斛 蕭何佐軍漢御平謂蕭何曰上有疑君之心宜謀卜式輸軍費漢武帝有

式上書輸家財半助邊上問欲官手式曰臣少牧羊不習為吏不願為官曰家有宛手式曰不與人爭未嘗有

邪降縣官人眾式復持二十萬與江南尹尹上以其名帝議之召賜天下 廣竺助軍資金銀廣竺助軍資於千

以復振 杜緩入錢穀元帝時穀貴人皆流亡西羌反方征之杜緩 王肅上錢謙後漢東海王肅以西羌未

後唐莊宗時郭崇勳頗受藩鎮道或諫之崇勳曰吾位兼將相賜祿巨萬豈藉外財但偶梁之世賄賂成風今

獻軍糧萬石宋史曰周祖即位時符彥卿鎮兗州帝以錫絲軍糧萬石連被賜費 出私蓄濟師州路軍民總管中統

元年李璵叛遣兵討賊集濟南之食 復亨盡出其私蓄以濟師世祖嘉之

徵役一 禮記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 大役任眾周禮鄭云築 興事任力王制鄭注云事謂

使民任事 禮記曰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 大役任眾周禮鄭云築 興事任力王制鄭注云事謂

木鐸狗市 周禮狗市云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狗於市朝邑鄉注 暮鼓役事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

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番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 大旗致之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

祭之旗致之鄭注云旗畫熊虎 以役國事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行役

者之大旗致之鄭注云旗畫熊虎 以役國事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行役

之事周禮州長云若國其戒令與師田行役之 起徒役家無過一人周禮小司馬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

民力歲不過三日禮記鄭注云治宮室城郭道築築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

原徵令小司徒比六辨之衆寡以歲役要受州里以國比法以時稽夫家既後則犯時傳徵無犯脫更有

尉吏曰吾所急踐更吾德不惰謂支離莊子支離疏肩高於項插精求食足以食數人者有

丘知反鼓丘氏反時弛力荒政十二聚萬民四班役班運也任力待其政令勤力殺梁民動於

可任小司徒三年受邦國之土下地家五人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三人中地

徒恐不辦相率私運助役見愛如此歐白役今白丁也覆脫卒上庸直姓無賦卒踐更與

千賈充夫式免戶內地租無稅折戶內一免七十日免丁聽傍折近親戶內丁為全椒女三歲以下為黃十五歲

以下為小二十以下計徒庸人工免弟子師免弟子減年從役人皆減年從役也作詩告病大

為中男二十以下力不同科為上中下三科科役畏不能趨蓋子戍邊蓋寬饒字次公為司隸不征於鄉

曰也屬役於植夏官大役與慮事屬植部曲者是也蓋子戍邊蓋寬饒字次公為司隸不征於鄉

晉王尼為護軍兵士胡毋增役法之詳也師田追晉之法此徒役也府史胥徒之有其人此胥役也此兵役

黨之相保比鄉役也司徒為則因地的善惡而均役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復役之法鄉亭之職曰漢時鄉亭

起役有鄉大夫焉則辨民之老少以從役有均役焉則論歲之豐凶以行復役之法鄉亭之職曰漢時鄉亭

有秩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為尤尊可與鄉里之不易為故有輪差不能自保同於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唐宗時知鄉

職之不振為故有極意凌蔑期會追呼管葛比較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同於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唐宗時知鄉

官汚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蔑期會追呼管葛比較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同於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唐宗時知鄉

比閭族黨也魏立三長長五鄰立一里長五十年李冲以為三正理人所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唐宗時知鄉

等太皇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太尉元丕請退今秋至冬開月徐乃遣使唐定九等戶為里每里設正

沖曰若不因課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遂立三長又曰春兩京及天下州縣里時

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上白丁清平無幹者充其大為坊正充役亡逸曰往春兩京及天下州縣里時

是頒其法天下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

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數錢先視州縣應用應戶應戶應戶應戶應戶應戶應戶應戶應戶應戶應戶應戶應戶

以備水旱欠缺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分有無蓄息以立之等凡居錢五當蓄息之錢一非用器田穀而輒墮落者許告有實三分以一充賞將造

簿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為五等乃參會通縣役錢本當增添所當增

寬剩之弊又曰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寬力役法至今四年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以成都一路

計之無應五六萬推之天下見今約有六七百萬元祐復差役又元祐前有司馬光建議按差役破產惟

貫文乞需發德音特與免數年使民不重困上等戶為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散從承符更使手力

一舉輸錢故自免役法行者富者差得自寬而窮者困窮日甚又監守令於准役人之外多取羨餘以秀恩賞

亦參行差募之法按諸路轉運司並依照從以前舊法參詳施行蘇轍言復行差役所取之錢坊場當役戶

坊郭戶差募之法按諸路轉運司並依照從以前舊法參詳施行蘇轍言復行差役所取之錢坊場當役戶

以係官坊場錢充雇役之用而盡闕衙前諸役照寧之法也以下條取之是民謂之役錢坊場當役戶

輪差民戶舊輪免役錢并減五分餘戶下此悉免之則所謂雇役之錢原未嘗盡除也上及單丁女戶官戶各

有所主而朝延亦兼行之紹聖復免役去寬剩錢百姓有何不便邪詔尚未就緒布所數寬剩錢不過一分保正又曰保

大保高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內通遞才勇物戶長又曰惟一都保一都保一都保一都保一都保一都保一都保一都保一都保一都保

役者謂白脚者謂之白脚物力法公是以給與以米講究推剝排之制最詳義役又曰乾道五年處

之批朱白脚者謂之白脚物力法公是以給與以米講究推剝排之制最詳義役又曰乾道五年處

役東出田穀助役戶輸名守臣科差條例條例即結料包年定科差至元新格至元二十八法諸差稅皆司

范成大嘉其風義為易鄉守臣科差條例條例即結料包年定科差至元新格至元二十八法諸差稅皆司

縣正官監視人吏置局均科夫役皆先因賦定役明初因賦定役每十年大造黃冊分給上中下三等差役

富強復貧弱貧富均者先多丁後少丁因賦定役明初因賦定役每十年大造黃冊分給上中下三等差役

其力編審均徭弘治元年令各處編審均徭查照額戶戶丁糧有力之家上編本等

役使不均於北山刺幽王役使不均也勞東人東人之子職勞不來持更晉劉弘為荊州常夜起聞城上持

老羸疾無補乃論主推水亡流不均而思不齊不平謂何或宴宴居息或盡瘁國事怡

者遂給與時臣僚上偏重三司使韓絳言乞委侍從臺省官集議考驗古制中上戶多而下戶少劉擊言

古言役法行務徵數耐錢數裁定使臨時肆意升補下富者自寬而窮者困

戶中中戶入上今天下住中上戶多而下戶少富者自寬而窮者困

原經靈臺詩曰經始勿勿庶民子來言文王始經築傅巖巖之野度功書曰荒度土功注





城郎勤民

傳曰夏城郎書不時也速成勤人乎于

築臺妨農

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

實與我役注國父白而居澤門也邑中之

不勉者曰君為一臺而工不速成何心注子罕黑而居邑中也子罕聞之親執

增盛夏工程

妨

嚴促

唐書曰睿宗時造金仙玉真觀雖成夏工程無用之作崇不怠之務

方春不可興工

州詔中使問狀

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工請須農

日誦論語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或問之曰流為宰相如論語中

役非其時

又曰文宗時李石奏成陽令韓愈治

時勤人

諫曰悉力追考誠為有益妨時勤人不得無損

則起人疲之怨

梁好土功罷人以潰

勞李國言曰然恐役非其時奈

非時役民無所遺或有帝命建塔於宋故官者有司奉行甚急天大雨

怨讟

不敢告

何帝曰苟利於人朕奚慮哉

曰參政奈何格上命耶文用謂其失民心者豈上意耶其人不意阻遂稍寬其期官

勞苦

勞苦

聚人眾

也月今孟夏無起土功

則起人疲之怨

梁好土功罷人以潰

農事築者用謳

使人以道則罔告勞

勞苦

勞苦

亦可息

哀我瘠人胡轉予恤

形民之力

形民之力

老者之事

禮曰凡使人任老者

怨讟

怨讟

過絕也

增人力告敵

怨讟

怨讟

民苦其役

宋史曰鄴文寶發民負水數百里外留屯幾千人地瀉南對皆立估西民甚苦其役城之三不亦勞矣

怨讟

怨讟

水所

關中勞敝尤甚

怨讟

怨讟

傳往環州與李繼隆議護送為糧入靈州及還上疏曰關輔之民數年以來并有科役畜產薄盡戶部皆怒

疲羸尤堪軫恤

怨讟

怨讟

款充塞路岐自春但冬曾無暫息顧此疲羸尤堪軫恤

未可以力役傷

怨讟

怨讟

之猶恐其擾

未可以力役傷

怨讟

怨讟

宜安之未可以力役傷也

原恤隱

怨讟

怨讟

保其筋力

荒度土功

怨讟

怨讟

人疲敝

民不罷勞

怨讟

怨讟

魚爛

民不罷勞

怨讟

怨讟

開鑿

民不罷勞

怨讟

怨讟



重斂

田賦 李孫欲作田賦訪仲尼仲尼曰斂從其薄事舉其中丘甲魯成公作丘

故哀公云二吾猶過藉耕百畝出不過藉以登財也注藉借也周禮人

政悉索悉盡也暴征暴虐以厚斂焉陳氏厚斂民歸之碩鼠刺國人刺其君重斂益食於

李氏富於周公冉求為之聚斂二千算一光武時其物自占率錢二千而一竿也三分稅二之賦三分稅

也二分沒我以生沒取多稅以饑老子上食稅之多是以饑子產丘賦魯丘甲國人榜之武帝竿緝晉靈

厚斂厚斂難堪晉子產爭承貢賦竭耗靡散極稅誅求無時取怨於下無怨於天子作法於貪桀

之將亡率割於夏邑書夏王率割夏邑謂桀之賦斂重也紂之欲喪警斂於殷人斂取怨於殷人斂言厚

善唐書曰憲宗時李渤言聚斂不慮無魚養贏則多養贏而國貧賦重役勤又曰元魏之亂周齊亦白帖竭澤

宋史張方平曰今二稅之外諸色以納雜科之類大籍外加徵唐書曰宇文融為括田勸農使戶部侍郎

無名之獻又曰殷備使天平節度使以餉軍有常當上送官乃裁經費歲月錢十五萬緡旬輸月送德宗時

東荆襄科斂凡數百萬石歸有司御史大夫溫造勸備徵民為無名之獻詔以庚承宣代之旬輸月送德宗時

所負唱其多寡量為答數少者猶責鹽米藤米三斗官稅鹽二斤謂之鹽米入倉則有藤米江南野史李

先主世括定田產自正射制按鹽藤米於官唐橫賦鹽二斤謂之鹽米入倉則有藤米江南野史李

無可支至不能定明謂除蓋南唐正賦之外所省耗省陌漢德帝時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制民稅每斛更

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陌入賦分為三承唐法然分南渡以來朝廷之經費日夥則不免於三陌州外

別立名色以取之州郡如短總制月積錢之類是也州郡之事力有稅則歲取其十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

不免於常賦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米頭子錢之類是也州郡之事力有稅則歲取其十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

而後世差役復不免為其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宋朝王蓋取民四錢而一免役事則免夫之令又不符免保

是取其五也布練之征有折稅有和預買州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練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米有

義倉有和糶而斗面加稅之輪不與是穀粟之征亦三年尚書省天下由以均其賦歲二十七十九百錢石上曰賦

小民以為稅重小臣治民寒亦多議之皆不慮國家之急也

議曰我立法治財稅當當恰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董文用曰比錢取於右丞之家乎將取之於民耶取於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故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徵人曰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安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剝利無遺猶有百姓乎世禁不能對議者出皆謝文用曰君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真仁人之哉

**原**政煩賦重 財匱人怨 下若不足 上將疇依 政先圖大 事貴舉中 苟以利之為利 豈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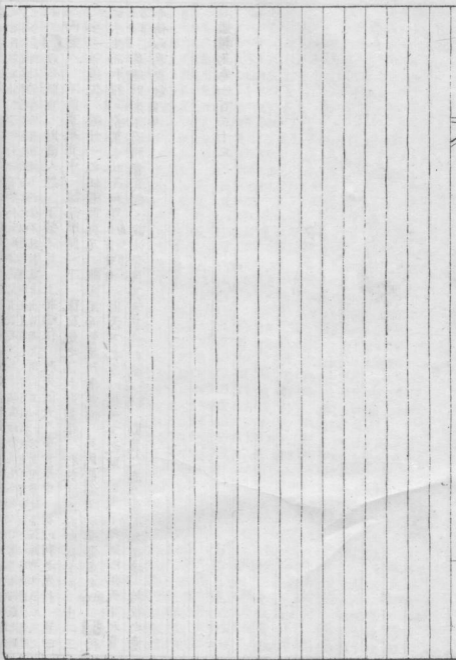
人而愛人 不能事舉其中 誠恐弊歸於下 陳聚斂之謀利將苟得 行誅求之政弊將若何 出二三

之令吾誰適從 過什一之征君孰與足 雖國用而暫足所獲幾何 苟民罷而不堪其傷多矣白 **增**稻

苗未生而和糴 桑葉未吐而和買仁宗時會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 因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

王安石 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 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司馬光言 勸農之志今變而為煩擾 均役之意

今倚以為聚斂劉摯言



鹽鐵

管子曰海王之國海王者言以發海謹正鹽筭正稅也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

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猶小男女也此其大曆也曆鹽百升而筭十

七錢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今鹽之重升加分強筭五十也分強半強也今使鹽官

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錢二釐為筭當米六十四升今鹽之重升加分強筭五十也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

半合為強而取之則一筭升加一強筭百也升加二強筭二百也鍾二千十筭之鹽七百六十八斤十鍾二萬

之鹽得五十合而謂之強升加一強筭百也升加二強筭二百也鍾二千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

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萬筭之商日二百萬馬讀為

也尚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萬筭之商日二百萬馬讀為

萬人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萬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

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

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為老男五十以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少

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馬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

故能有一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入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驚號令天

給之鹽筭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

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謂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筆名所以載軛羊昭反羣居玉者大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

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強而取刀之

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強而取之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

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強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

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售鹽於吾國彼國有鹽

吾國為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未與其本

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相推謂加五錢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又曰齊有渠展之鹽渠

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請君伐荻薪曰荻煮水為鹽正音而積之十月始至正月成三萬鍾下

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眾無得聚庸庸功而煮鹽北海之

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下令託以農事處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糴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餽食之國本國

鹽遠饒無鹽則踵守圍之國古通用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糴之得成金萬斤漢孝武中年大興征伐財用

匱竭於是大農上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

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牢盆直也今世人言願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若人執倉以致富羨

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者鈇左趾反足鈇也沒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計

鐵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舉皆也昔天作官府及出納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

人矣卜式為御史大夫元鼎六年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鐵器苦惡惠若其不好價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

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悅又董仲舒說上曰今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人必病之孝昭元始六年

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

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難詰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定邊足用之本往者豪強之家得

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煮鹽一家聚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

澤之中成姦偽之業家人有寶器尚猶押而藏之况天地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人不能通其

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胸邠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人贍窮乏以成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

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眾邪羣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矣鹽鐵之

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文學曰人庶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是以王者不蓄下藏

於人遠爭利務民之義利立而人怨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其慮工商之事歐冶之任何姦之能成

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冶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姓在蓄墻不在胸邠大夫曰山海有

禁而人不傾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衛立準而人得其所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之則豪人

擅其用而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鐵器者農之死士也死士用則仇讐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寶



路開則百姓贖而人用給人用給則富國而教之以禮禮行則道有讓而人懷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士乃不同剛柔異氣巨小之用倨勾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闢草萊不闢則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人強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積蓄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所出於人間而爲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舊穀爲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况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猥以鹽鐵爲不便宜罷郡國權酤酒關內鐵奏可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後漢明帝時尚書張林上言鹽鐵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獻帝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

者十餘萬家荊州今襄陽南及聞本土安寧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覲議以爲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

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費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競還

境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 陳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

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稅從之 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先

是罷之而人有富強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即

位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自後棗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人又輒障恪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

王懌等奏請依先朝禁之爲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至於永熙自還鄴後於滄瀛幽青四

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

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後周文帝霸政之

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戍以取

之凡監鹽每池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 隋開皇三年通鹽池鹽井並與百姓共之 唐開元元年十二月

左拾遺劉彤論上鹽鐵表曰臣聞漢孝武之時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十倍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

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

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夫煮海爲鹽採

山鑄金伐木爲室農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飢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農餘之人

寬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伐木等官收與利

貨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未服堯湯

水旱無足虞也明皇令宰臣議其可不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

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二十五年倉部格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

種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仍差官人檢校若陂渠穿穴所須功力先以營種之家人丁充若

破壞過多量力不濟者聽役隨近人夫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以上

准營田第二等二千四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二千石以上准第四等大同橫野軍鹽屯配兵五十人每屯一年

收率千五百石以上准第二等千二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九百石以上准第四等又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並

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縣等十州鹽井總九千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五百八十八貫陵州鹽井一所課都當錢二

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二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百八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五貫

州二十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十三貫閬州一十七貫

州二十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十三貫閬州一十七貫

州二十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十三貫閬州一十七貫

州二十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十三貫閬州一十七貫

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竄濬則由薄曠旱則土溜填乃隨時爲令遣吏晚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太昌侯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捕私鹽者姦盜爲之衰息然諸道加權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官闈服御軍餼百官祿俸皆仰給焉貞元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斗亦增二百爲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爲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起怨矣劉晏鹽法旣成商人納絹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信爲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瑇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於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困高估至有淡食者巡吏旣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增鹽價寢貴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糶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其後鹽鐵使李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於私室而國用耗屈權鹽法大壞多爲虛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異爲使以鹽利皆爲度支物無虛估天下糶鹽稅茶其贏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貞元二十一年停鹽鐵使月進舊鹽鐵錢總悉入正庫以助給費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玩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給入益少又貞元末逐月有獻謂之月進及是而罷穆宗時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乃命河北罷權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權鹽法弊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兵部侍郎韓愈條奏謂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可以獲利一倍臣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賣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則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微價官吏畏罪必有威形臣恐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四民僧道并兼游手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爲此數色人等官未糶鹽之時從來糶鹽而食不待官

自糶然後食鹽也國家推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權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平叔議遂不行 後唐天成元年敕諸州府百姓合散蠶鹽二月內一度俵散依夏稅限納錢 後唐長興二年敕今後不計農器燒器動使諸物並許百姓逐便自置造諸道監

冶除依常年定數鑄辦供軍熟鐵并器物雜使熟鐵亦任百姓自練賣鐵場官并鋪戶一切並廢鄉村百姓祇於夏秋苗畝上納農器錢一分五文隨二稅送納 周顯德元年前上謂侍臣曰朕覽食鹽末鹽州郡犯私鹽多

於顆鹽界分蓋早濕之地易為刮鹽煎造豈惟違我權法兼又污我好鹽况末鹽煎煉搬運費用倍於顆鹽今

宜分割十餘州令食顆鹽不唯輦運省力兼亦少人犯禁自是曹宋以西十餘州皆食顆鹽種者曰顆鹽出解州者曰末鹽出

海宋制顆鹽出解州安邑解縣兩池以戶民為畦夫悉蠲其他役每歲自三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

罷官廩給之以給本州及三京京東之濟兗曹濮單鄆州廣濟軍京西之滑鄭陳潁汝許孟州陝西之河中府

陝虢州慶成軍河東之晉絳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北之懷州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南者末鹽煮海則楚州

鹽城監通州豐利監泰州海陵監以給本州及淮南江寧兩浙荆湖等軍杭州秀州有場明州昌國東西監溫

州天富南北監台州黃巖監福州長清場廣東東莞靜安等十三場大率煮海有亭戶鹽丁鬻於官或折租稅

亦有役軍士定課煮者又有煮井者益州等路各有監監則官掌井則土民幹需如數輸課聽往旁境販賣唯

不得出川峽天聖八年上書者言陝西禁鹽得利微而為害博兩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校請聽

通商平估以售可寬百姓之力乃詔罷三京二十八軍州權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權貨務受鹽兩池自

是商賈流行然稅課之入官者頗耗自元昊反聚兵西邊用度不足因詔入中他貨予絹償以池鹽由是羽毛

筋骨膠漆錢炭瓦木之屬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賈乘時賕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千錢給鹽一大席為鹽二

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朝廷知其敝乃詔復京師權法凡商人以虛估

受券及已受鹽未需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同

華耀河中陝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倚前主之自禁權之後量民之厚薄役令輓車轉致

諸郡道路糜費役人竭產不能償往往亡匿關內雖然雖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

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度費京師錢幣不可勝數幣藏愈虛太常博士范祿乃請舊禁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恣不問罪並邊九州軍入中芻粟第令入實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南鹽第優其估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戍課入錢總爲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受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詔從之數年猾商貪賈無所僥倖關內民安其業其後三司言京師商賈罕至則鹽直踊貴請得公私並買而餘則禁止官鬻皆從之兩歲後畦戶以解河中陝號慶成民爲之官司旁沿侵剝爲苦乃詔三歲一代嘗積通鹽課至三百三十七萬餘席詔蠲其半中間以積鹽多特罷種鹽一歲或二歲三歲以寬其力其後減畦戶半又稍備夫代之五州之民得安田里無追逮侵剝之擾東南鹽利視天下爲最厚鹽之入官淮南福建斤爲錢四兩浙杭秀爲錢六温台明亦爲錢四廣南爲錢五其出視去鹽道里遠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緡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爲緡錢一百四十萬會通泰鬻鹽歲損所在貯積無幾因罷入粟帛第令入錢久之積鹽復多明道二年叅知政事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荆湖網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砂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配徒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涸漕挽不行達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苦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爲盜賊其害如此願得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贍國濟民無出於此時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爲言詔議施行 宋初行鹽鈔以實西邊其法積鹽於解池積錢於在京權貨務積鈔於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解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解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於得鈔徑請鹽於解池舊制通行解鹽池甚寬或請錢於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子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州縣貿易熾甚至爲良法崇寧間蔡京始變鹽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投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衆民間食鹽難以及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於時御府用度日廣課入欲豐申歲較季比之令至於鹽袋養鹽莫不有禁州縣惟務歲增課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厲七年乃降御筆

昨改鹽法立賞至重抑配者眾計口數及嬰孩廣數下逮馳畜使良民受斃比屋愁歎悉從初令以利百姓三省其申嚴近制改奉新鈔然有司不能將明帝意故比較已罷而復用鈔劄既免而復行鹽囊增饒而復止民力因以擾匱盜賊滋焉 宋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政和間臣僚言諸路產鐵多民資以為用而課息少請倣茶鹽法權而鬻之於是戶部言詳度官制爐冶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脈微者令民出息承買以所收中賣於官毋得私相貿易從之

文獻通考

金濱海多產鹽上京東北二路食聲州鹽速頻路食海鹽臨潢

之北有大鹽凖烏古里石壘部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內之民嘗征其稅及得中土鹽場倍之故設法立官加詳焉然而增減不一廢置無恒亦隨時救弊而已世宗還自南京謂宰臣曰朕聞遼東凡人家食鹽但無引目者即以私治罪夫細民徐買食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辦或詢諸民從其所欲因為之罷北京遼東鹽使司

元之立國初以酒醋鹽稅河泊金銀鐵冶六色取課於民歲收銀萬錠太宗庚寅年始行鹽法每鹽一引重四百斤其價銀一十兩世祖中統二年減銀為七兩至元十三年既取宋而江南之鹽所入尤廣每引改為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為五十貫元貞丙申每引又增為六十五貫至大己酉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間累增為一百五十貫凡偽造鹽引者皆誅籍其家產付告人充賞凡私鹽徒二年杖七十止籍沒其家產之半有首告者於所籍之內以其半賞之行鹽各有郡邑犯界者減私鹽罪一等以其鹽之半沒官半賞告者然歲辦之課難易各不同有因自凝結而取者解池之類鹽也有煮海而後成者河間山東兩淮兩浙福建等處之末鹽也惟四川之鹽出於井深者數百尺汲水煮之視他處為最難云世祖時朝廷經費鹽利居十之八而兩淮鹽獨當天下之半法日以壞以郝彬行戶部尚書省經理之彬請度舟楫所通道里所均建六倉煮鹽於場運積之倉歲首聽羣商於轉運司探倉等定其所乃買券又定河商江商市易之不如法者著為令世祖中統四年以禮部尚書馬月合乃領已括戶三千興煽鐵冶歲輸錢一百三萬七千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四萬石輸官河南隨處市鐵之家令仍舊鼓鑄十二年阿合馬等以軍興國用不足議復立都轉運司量增課程元額鼓鑄鐵器官為局賣十九年立鐵冶總管府從恭公直言設冶場於別十八里鼓鑄農器又有鐵冶提舉司凡鐵課各省皆有之鐵每引二百斤無引私販者比私鹽減一等凡私鐵農器鍋金刀鎌斧杖及破壞生熟鐵器不在

禁限 明制辦鹽去處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兩浙都轉運鹽使司山東都轉運鹽使司福建都轉運鹽使司河

東都轉運鹽使司陝西鹽課司廣東鹽課提舉司四川鹽課提舉司雲南鹽課提舉司凡天下辦鹽去處每歲鹽課各有定額年終各該運司并鹽課提舉司將周歲辦過鹽課出給印信通關具本入遞奏繳其客商與販鹽貨各照行鹽地方發賣不許變亂合用引目各運司申報本部委官關領本部將來文立案委官於內府印造督匠編號用印完備明立文案給付差來官收領其各處有司凡有軍民客商中賣官鹽賣畢隨即將退引赴住賣官司依例繳納運司按季通類解部本部塗抹不用凡遇開中鹽糧務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明白定奪召商中納宣宗五年令兩淮兩浙長蘆運司每歲額辦鹽課以十分為率八分給與守支客商二分另為收積在官候邊方急缺糧儲召中以所積見鹽人到即支謂之存積其八分年終挨次給守支客商之常股凡中常股價輕存積價重武宗時南京浙江織造太監王瓚崔果奏討長蘆運司鹽一萬二千引至南京變賣辦織造物料戶部司官李夢陽王宗文徐廷用言於尚書韓文曰今新政之初不當准鹽課織造文等執奏止與六千引上問內閣曰戶部何不全與對曰內官裝載官鹽中間夾帶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商課先帝末年銳意整理鹽法此正今日急務上不悅曰天下事豈只是幾個內官壞了譬如十人中也須有三四個好人健等退復具揭帖力請如戶部議上不得已從之世宗嘉靖七 years 上敕戶部曰甘肅邊儲久缺其詳畫經久之策以聞胡世寧曰甘肅米價踊貴由壞祖宗籌邊之策耳永樂中邊儲悉藉鹽法每鹽一引輸粟二十五升富商悉聚邊鄙自行耕墾樹藝兼築堡聚所以兵強食足天順成化中變其良法輸金戶部商賈不復在邊芻粟悉資輓運轉販艱難益以饑荒價遂騰踊今米一石價至五兩兵民枵腹殫殍載道宜復鹽法以紓邊困霍韜亦云宜復鈔法以存窳戶輕引銀以來商賈上嘉納之科臣郭釐請革餘鹽先是鹽法開中有常股需次支掣者有存積以俟不時之需者皆就邊輸納而掣鬻於運司復有餘鹽則就運司輸價而兼運以鬻者也商人便於運司且利其夾帶于是存積之法廢而邊儲匱矣至是部議特設都御史總理故郭釐上言官不必設而餘鹽宜革上曰壞法始於餘鹽即革之以復祖宗良法至二十一年部臣請復餘鹽以資邊用自是餘鹽復

行按國初天下鹽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

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其然之內閣徐鴻淇同年最厚其達奏准商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其弊善法也商人赴邊關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踊遠處自此資於內帑而國匱民貧日難整理矣 明初取用諸課皆因各處土產鑿鐵水銀銅錫有常額武宗時令廣東鐵稅置廠於省城外鹽課司正提舉專管鹽課副提舉專管鐵課其行鐵地方但有走稅夾帶等弊俱照鹽法事例

權酷一

**原**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權酒酷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人酷釀獨官開置如道路木爲權者獨取利頗師以得若渡水之權約音酌孝昭始元末丞相田千秋奏罷酒酷賣酒斗四錢孝元時賈捐之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

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權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人困矣王莽時羲和魯匡言

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幹謂主領也音管唯酒酷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

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亡酒酷我酷買也言王於族人思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也論語云酷酒市脯不食

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代酒酷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御進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酷在人薄

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無以行禮相養放而無限則費財傷人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

石爲一均率開一壚以賣壚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月釀五十釀爲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

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參以其一爲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

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截灰炭截醱粟也給工器薪樵之費而人愈怨 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足

奏請權酷從之 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 唐廣德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酷酒戶隨

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曆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布絹進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酷

酒官司置店自酷收利以助軍費杜氏通典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酷者每斗權百五十錢

其酒戶與免雜差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權麴而已按昔人舉杜子美詩以爲應酒價每斗爲錢三百今權百五十錢則輸其半於官矣會昌六年敕

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權麴并置官店酷酒代百姓納權酒錢并充資助軍用限揚州陳許汴州襄州河東五處

權麴折東浙西鄂岳三處置官店酷酒開禁止私酷官司過爲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今後如有百姓私酷



及置私麴者但許罪止一身並不得追擾宋開平三年敕聽諸道州府百姓自造麴官中不禁後唐天成三年敕聽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一任百姓造麴醞酒供家其村坊一任沽賣不在納榷之限宋制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諸州城內皆置務醞之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則所在皆請官酤初漢時犯私麴者並棄市周祖始令至五斤死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令民犯私麴者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典其餘論罪有差私市酒麴者減造者罪之半三年再下酒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鄉閭三十斤棄市民敢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乾德四年詔比建隆之禁第減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閭一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輕而犯者鮮矣建炎以來朝野雜錄曰舊兩浙坊場一千三百三十四歲收淨利錢八十四萬緡至是合江浙荆湖人戶撲買坊場才百二十七萬而已蓋自紹興初築增五分之後坊場敗闕者衆故也初東遼之地未有權酤鹽麴之法馮延休韓紹勳相繼商利欲與燕地平山例加繩約其民病之金熙宗天會三年始命權酤官以周歲爲滿世宗大定三年省奏中都酒戶多逃以故課額愈虧上曰此官不嚴禁私釀所致也命設軍百人隸兵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雖權要家亦許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元之有酒醋課自太宗始太宗辛卯年立酒醋務坊場官權酤辦課仍以各州縣長官充提點官隸徵收課稅所其課額驗民戶多寡定之甲午年頒酒麴醋貨條禁世祖二十一年盧世榮言京師富豪戶釀酒價高而味薄以致課不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向之歲課一月可辦從之八月罷權酤初民間聽自造酒每米一石得息鈔一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權聽民自造但增課鈔一貫爲五貫明太祖洪武二年令凡諸色人等踴造酒麴貨賣者須赴務投稅方許貨賣違者並依匿稅科斷其自行造酒家買用麴貨不在投稅之限如賣酒之家自無麴貨者須收買曾經投稅麴貨造酒貨賣依例辦納酒課若係自行造麴者其麴亦赴務投稅續文獻通考

### 權酤二

原文學請罷

漢武帝天漢三年初權酤賢良對策請罷權酤

丞相奏罷

昭帝時田千秋

王莽計分利

詳通典

趙王使爲賈

史記趙王彭祖使使即縣爲賈

人惟會入多於租稅以是越多金錢注併會兩

家買賣之價權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白帖

餽錢五代後唐敕於秋苗田上每畝納錢

上京有捕獲私醞者制心

飲盡笑而不洽續文獻通考

敝歸其下帖

城郭富豪之家坐收酤醞之利

鄉村貧弱之戶例納配率之錢

法禁愈密籠取遺利

而

權茶

唐德宗建中元年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

罷之貞元九年復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去歲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儲伏請於出茶州縣

及茶山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稅其一瓦所放兩稅其明年已後所得稅錢外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

以此代之詔可仍委張滂具處置條目每歲得錢四十萬貫茶之有稅自此始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

以稅茶錢極贍按陸羽傳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紫茶者至陶羽形

羽貞元末卒然則嗜茶置場突間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尚茶成風四絕入朝始驅馬市茶

權茶皆始于貞元間矣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勝計鹽鐵使王播乃增天下茶稅

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

取焉文宗時王涯為相判二使復置權茶自領之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熱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為鹽

鐵使兼權茶使復令納權加價而已李石為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舊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

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塌地錢故私販益起

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請釐革橫稅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課利自厚又正稅茶商多被私販茶人侵奪其利

令請委疆幹官吏先於出茶山口及廬壽淮南界內布置把捉曉諭招收量加半稅給陳首帖子令所在公行

更無苛奪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憂正稅者無失利之欺從之

宋乾德五年初權江淮湖浙福建路茶蓋禁南

商擅有中州之利故置場以買之自江以北皆為禁地與國中契若水奏江南諸州茶官市十分之八其二分

量稅聽自賣踰江涉淮乘時射利望嚴禁之謂乾德權法也自若水建議其法始密凡茶之利一則官賣以實

州縣一則沿邊入中糧草算請以省餽運一則權務入納金銀錢帛算請以贍京師而河東北五市川陝折博  
又以所有易所無而其大者最在邊備蓋祖宗以西北宿兵供億之費重困民力故以茶引走商賈而虛估加  
授以利之其後理財之臣以遺利在民數務更張然無過李諮林特二法大槩以折茶商及便邊民特以實銀  
算茶諮祖劉式之意使自就山園買茶而茶場坐收貼納之利行之三年而罷景祐以後西邊事興始復行加  
邊法嘉祐四年一切弛禁自此茶不爲民害者六七十載至蔡京始復權法於是茶利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  
嘉祐三年始命韓絳陳升之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弛茶禁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唐建中始有茶  
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時間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官受濫惡之入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  
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頓數千里爲陷窵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往就問之驩然皆願弛  
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憮然又於歲輸裁減其課使得饒阜以相爲生刻去禁  
條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署爲常經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  
黨妄陳議奏以惑有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一本云四年二月已詔開江准茶禁聽民自賣通商收稅罷十  
賦於崇寧以後歲入至二百萬緡視嘉祐五倍矣政和元年正月始創引法置都茶場歲收四百餘萬緡中興  
循其法海玉金世宗大定間更定香茶罪賞格章宗時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  
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財彌  
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販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斤兩立罪賞宣宗時制親王公主及見  
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聽存禁不得賣餽餘人並禁之犯者徒五年告者賞寶泉一萬貫元之茶課大率因  
宋之舊而爲之制世祖至元十三年定長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十七年置權茶都轉運司於江州總江淮  
荆湖福建之稅而遂除長引專用短引每引收鈔二兩四錢五分三十年又改江南茶法每茶商貨茶必令費  
引無引者與私茶同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給賣零茶者明初招商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  
斤每七斤蒸曬一篋運至茶司官商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賣每上引仍給附茶一百篋中引八十篋下引六  
十篋名曰酬勞經過地方責令掌印官盤驗佐貳官催運若陝之漢中川之夔保私茶之禁甚嚴凡中茶有引

由出茶地方有稅貯放有茶倉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馬司茶課司驗茶有批驗所洪武初制官給茶引付產  
茶府州縣凡商人買茶具數赴官納錢給引方許出境貨賣每引照茶一百斤茶不及引者謂之畸零別置由  
帖付之仍量地遠近定以程限於經過地方執照若茶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聽人告捕其有茶不相當或有  
餘茶者並聽拿問賣茶畢即以原給引由赴住賣官司告繳洪武初令陝西洮州河州西寧各該茶馬司收貯  
官茶每一年一次差在京官選調邊軍齎捧金牌信符往附近番族將運去茶易馬二十二年定茶易上等馬  
每匹一百二十斤中等馬每匹七十斤下等馬每匹五十斤此易馬事例宣德十年准開中茶鹽許於四川成  
都保寧等處官倉關支官茶每百斤與折耗茶十斤自備脚力運赴甘州支與淮浙官鹽八引運赴西寧與鹽  
六引弘治三年令陝西巡撫召商報中給引赴巡茶御史掛號於產茶地方收買茶斤赴原定茶馬司以十分  
為率六分聽其貨賣四分驗收入官嘉靖十三年令開茶之期商人報中每歲至八十萬斤而止不許開中太  
濫致壞茶法此開中事例楊士奇茶法議曰茶之出入資引以照其批驗茶引所則在應天常州浙江杭州三  
茶商路引聽其冒名開報或將引由賣與諸利之徒畜赴產茶地方轉相貿易如此欲得確名籍追繳退引  
難矣又如南直隸之常州蘇州池州徽州嚴州衢州紹興江西之南昌德安九江吉安湖廣  
之武昌寶慶長沙荊州四州三州若成都保寧重慶慶州嘉定瀘州雅州等府俱係產茶地方相去前  
者數千里近亦不少荊州四川三州若成都保寧重慶慶州嘉定瀘州雅州等府俱係產茶地方相去前  
不買引由公犯茶禁今却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途遙遠往返不便欲其一遺休不作前變亦難矣  
楊一清請復金牌磁略曰臣親詣西寧等處備調番官指揮千百戶旗撫驛丞借其國師禪師各商原種金牌  
密謀英略度越前代自唐世回此入貢已為馬易茶至宋寧開乃有茶易馬之制所謂以萬山之利而易  
充厥之良我人得茶不能為我言中國得馬足以為我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  
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即納而酬以茶斤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小矣皆王官王民志  
各分卸落隨所指撥且如一方中國則不得茶斤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小矣皆王官王民志  
向中國不敢背教且如一方中國則不得茶斤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小矣皆王官王民志  
之利策前代略之而後我朝獨得之者外自金澤私販私煎私煎私煎私煎私煎私煎私煎私煎私煎私煎  
板金碑四十一年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百一十四匹在內府故貯每三年一次進日如  
因邊方多事停止歷年益久如曲充阿端諸衛不相通誠恐數十年之後雖近番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乞  
該衙門將金牌替領查出申明照示番族使朝廷統領不制各當本等差發其番官指揮千百戶旗撫驛丞  
等官久不替領替領查出申明照示番族使朝廷統領不制各當本等差發其番官指揮千百戶旗撫驛丞  
金牌商賈以後三年一次奉行中間二年仍照常曉諭有情願者聽來將馬易茶庶幾番人懷畏永為藩籬之  
文獻通考

漢孝武元狩四年自作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滋眾貧者蓄積無有

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諸賈人末作賈貸賈買

居邑貯積諸物貨假與也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謂度也各隨度其財物多率緡錢二千而

算率計有二十錢也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算比例也身非為吏

為北邊騎士而有輶車皆令出一算也商賈人輶車二算商賈人有輶車又使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成邊入緡錢

悉盡也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有不輸稅者令人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

告緡徧天下楊可人姓名按義縱傳云時楊可方受告緡緡以為此詔人部吏捕其為中書者楊可據令而發

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憲司理之獄少反者理謂緡獄少有反者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

往即理郡國緡錢就其所在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

賈中家以上大抵破人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產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初大農管鹽鐵官

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乃分緡錢諸官而水

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即說也此謂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

諸官官益雜置多謂雜置官員分掌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其後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

贖入粟甘泉不復告緡晉自過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輪估四百入官賣者三

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文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依此為常以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

均輸欲為懲勸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此亦算緡之類杜氏通典漢以後算緡附見關市征及雜稅內

關市征一

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有災害物貴市不稅為民困乏也金厘人掌斂市斂布總布質布

罰布屨布而入於泉府布泉也鄭司農云斂布列肆之稅布杜子春云總當為曉謂無肆立持者之稅也總布

泉也屨布者質賄漢高祖約法省禁量吏祿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湯沐

邑皆各自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經費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賈太初四年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王莽篡位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令工商能採金銀銅鐵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諸取眾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工匠醫卜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一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取按善之法既推商賈之貨而取其宋孝武大明八年詔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賈遠近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雜稅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賦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菽炭魚薪之類小津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 後魏明帝時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 北齊黃門侍郎顏

之推奏請立關市邸舍之稅開府鄧長顥贊成之後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 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 隋文帝受禪除入市之稅 唐武后

年置關舍人准驗上議曰臣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唯徵出入之高賈不稅往來之行人而有司不識大體徒欲益弊蔽助軍國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空何則關為詰暴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 德宗時趙贊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必若師與有費國儲多第即請併算商客庶幾人免受懼

二十開成二年武寧軍節度使薛元賞奏泗口稅場應是經過衣冠商客金銀羊馬斛斗見錢茶鹽綾絹等一切已上並稅今商量其雜稅物請停絕敕旨准泗通津向來京國自有率稅頗聞怨讟今依元賞所奏並停其所置官司由悉罷 宋自李重進平以宣徽北院使李處新知揚州樞密直學士杜韓監州稅止商陳氏曰

稅始於此蓋故方鎮利權之漸然是時初未以此置官也據太宗實錄上謂趙普等曰王仁瞻縱吏為姦諸州場院皆隱沒官錢取物即位悉罷去分命使臣掌其事列入逐數倍以此見諸州監當分差使臣自太宗始廢

熙三年始著於今監當使臣京朝官並三關市之稅凡布帛什器香藥寶貨羊羖民間典賣莊田店宅馬牛驢騾索馳及商人販茶鹽皆算有敢藏匿物貨為官司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以其半畀捕者販鬻而不由官路

者罪之有官領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凡州縣皆置務關鎮或有焉大則專置官監臨景德二年詔諸路商稅

官院選親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都押同掌之行者齎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出三十太宗淳化二年詔曰關市之租其來舊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征算之條當從寬簡宜令諸

路轉運使以部內州軍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參酌裁減以利細民又詔除商旅貨帶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  
並不得收其算常稅名物令有司件析揭榜頒行天下大中祥符元年詔免諸路州軍農器收稅神宗熙寧七  
年詔減國門稅數十種錢不滿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門皆責以課息近止令隨其閑要分等以檢捕獲

失之數為賞罰既而以歲早復有是命八年手詔問中書賈販之物法不稅者其市利錢當輸否時有司創稅  
買物之入京者謂之市例錢以祿吏帝疑焉故問之哲宗元祐八年商人載米入京糶者力勝稅權

兵部尚書蘇軾上言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改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輸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  
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

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變法臣切為聖世病之何以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  
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攝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饑荒矣高宗建炎元年詔京

城久閉道路方通有販貨上京者與免稅又詔應殘破州縣合用竹木磚瓦並免收稅又詔於平江崑山縣江  
灣浦量收海船稅又慮稅網太密詔減并一百三十四處至於牛米柴麩民間日用所需並與罷稅孝宗時詔

鄉落墟市貿易皆從民便不許人買撲收稅減罷州縣稅務甚多寧宗時減罷州縣稅務亦不一文獻通考遼太

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峙命有司治其征餘四京及他州縣貨產貿遷之地置亦如之金世宗大

定二年罷諸路關稅止令譏察二十年定商稅法金銀百分取一諸物百分取三元初未有定制太宗時始

立徵收課稅所辦課程至元七年遂立三十分取一之制二十年詔各路課程差廉幹官二員提調增羨者遷

實虧兌者倍償降黜二十六年從丞相桑哥之請遂大增天下商稅逮至天曆之際天下總入之數視至元七

年所定之額蓋不啻百倍云順帝至元三年立船戶提舉司十處提領二十處定船戶料差船一千料之上者

歲納鈔六錠以下遞減明宣宗宣德四年令南京至北京沿河漕縣臨清州濟寧州徐州淮安府揚州府上

新河客商輻集去處設立鈔關差御史及戶部官照鈔法例監收船料英宗正統六年罷上新河監收船鈔官

十一年移漕縣關鈔於河西務十二年令差主事二員於臨清淮安監收船料鈔景帝景泰元年鈔關俱差主

事一年更代是後主事差停不一或用各府委佐貳官一員每歲輪收凡一應在外收稅衙門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其收稅有  
本色有折鈔其起解收貯有入內府有留各處其差官有巡視監收例各不一洪武二十三年令各處稅課司  
局商稅俱三十分稅一按明初止有商稅未嘗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凡七所若臨清杭州兼棧商稅其

或折色居七分之三其收鈔有輕重差官有專攝亦有攝而復罷者

關市征二

原無索月令孟夏門閭無閉關市不租午不順成仲秋易月令仲秋易關市來商旅四方來集速御皆至

孟冬謹月令孟冬戒關梁市厘而不稅市厘舍不稅其物也關譏而不征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注謂輕稅商也司關掌其征禮

司關掌國貨之舊以關關市故有厘人入其斂掌斂市布而入增用其中者續文獻通考曰宋陳恕令三

不可行之朝廷吾用其中者又王旦遺潛臣語之增收一分文獻通考曰政和間潛臣劉既濟

一分增收稅錢減四之一權利至矣曰朝廷權利至矣增收一分申明於則列外增稅一分稅錢而

荒名自此起續文獻通考曰元耶律楚材奏薦張與為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庶訪使與將

萬一之助楚材善之與既至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與責之曰剝下欺上汝

欲我為之耶減元額苟操幹之無遺則歎愁之寧免漢算緡錢下逮末作之人唐為官市害及鬻樵

雜稅一

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孝武元光六

年冬初算商車始稅商賈船太初四年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官吏卒食孝昭元鳳

六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宣帝時取壽昌奏請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

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夫屬也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

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宜且如故上不聽末年盜賊羣起匈奴侵寇大募天

下囚徒名曰猪突豨勇一切稅吏人貲三十而取一後漢靈帝時南京災中常侍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斂天

下稅田十錢以治宮室蜀李雄薄賦其人出口錢四十文巴人謂賦為實因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

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供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揚

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齊武帝時王敬

則為東揚州刺史在今會稽郡也以會稽邊帶河海人無士庶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課斂為錢以送臺庫帝



納之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會稽粗闕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曰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反陸項直

人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脩改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

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害人損政實此爲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質賣妻子以充此限所

通尚多尋蒙蠲原而此等租課三分通一明知徒足擾人實自弊國愚謂課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北齊稅僧

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斂何足爲也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稅唐開元十

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計將供官人料錢實未

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空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問出江淮陶鏡往蜀漢秦商富戶

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貨所收巨萬計蓋權時之宜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

稅商費以充軍實雜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納錢謂之棗程大層初諸州府應稅青苗錢每畝十

計多失業矣上元中敕江淮樞密商旅率船過處準斛半納錢謂之棗程大層初諸州府應稅青苗錢每畝十

文充百司工力資課三年十月十六日臺司奏貞元九年制天下出茶州商人販者十分稅一杜氏通典增肅宗

即位時兩京陷沒民物耗敝乃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富商右族營蓄什收其二謂之率貨諸道亦稅商賈

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德宗時朱滔王武俊田悅背叛國用不給陳京請借富商錢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支

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杜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民

有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僦榷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

其一長安爲罷市遮邀宰相哭訴乃以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時軍用不給

乃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爲間上間錢二千中間錢一千下間錢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家計其數或有

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匿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

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日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

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其法既行市牙得專其柄

率多隱盜公家所入不能半而怨讎滿天下及涇原兵反大呼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戶僦質不稅爾間架除

陌矣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捉錢之事唯唐有之貞觀初京司及州縣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

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廨本錢以番官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爲月料十五年以諸司

今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受官褚遂良  
上言七十餘司更一二載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屢肆之人苟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  
復給京官職田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請籍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  
供官人料錢並取情願自捉不得令州縣牽挽乾元元年敕長安萬年兩縣各備錢一萬貫每月收利以充和  
備時祠祭及蕃夷賜宴別設皆長安萬年人吏主辦二縣置本錢配納質積戶收息以供費諸使捉錢者給牒  
免徭役有罪府縣不敢劾治民間有不取本錢立虛契子孫相承為之嘗有毆人破首詣日廩使納利錢受牒  
貸罪御史中丞柳公綽奏諸司捉錢戶府縣得捕役給牒者毀之自是不得錢者不納利矣 宋建隆二年詔  
自今宰相樞密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節度使依故事納禮錢宰相樞密使三百千藩鎮五百千充中書  
門下公用仍於中書刻石記授上年月已經納者後雖轉官不在更納舊相復入者納如其數時中書門下言  
唐制凡視事於中書者納禮錢三千緡近頗墮廢乞舉行之故也開寶三年令買撲坊務者收抵當買撲始見  
此至淳化  
中而買撲酬獎之法次第舉矣買撲之利歸於大戶酬獎之利歸於役人州縣坐取其贏以佐經費以其利  
數上供此其大略也自熙寧志罷買撲酬獎之法官自召買實封投狀若價最高者得之而舊章舉廢矣  
元豐二年三司言人戶買撲官監及非新酬衙前場務所增收錢並合入三司帳而司農寺謂官監務外皆是新  
法拘收錢不當入三司乞留以助募役兼歲入百萬緡於市易務封椿若失此錢恐不能繼爭辯久之乃從司  
農之請徽宗自崇寧來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其最甚若汭汭州縣創增鎖柵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賣二十餘  
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名品瑣碎則有四脚鋪牀榨磨等錢水磨錢侵街房廊錢廟園錢淘沙金錢不  
得而盡記也大觀三年臣僚言比歲諸郡求以坊場增給公帑不啻二十餘萬緡且慮朝廷封椿寔為厨傳之  
費請考元豐舊制詳議行之詔令戶部以所用封椿及坊場錢數申尚書省坊場即城市也商  
稅酒稅皆出焉 稅契始於東晉  
歷代因之宋開寶二年始收民印契錢令民典賣田宅輸錢印契徽宗崇寧三年敕諸縣典賣牛畜契書并稅  
租鈔旁等印賣田宅契書並從官司印賣除紙墨等工費外量收息錢助贍學用其收息不得過一倍孝宗時  
敕令所進呈重脩淳熙法上親筆圈記人戶內驢馬船契書收稅諭輔臣曰凡有此條並令刪去恐後世有  
算及舟車之言又臣僚言民間典賣田產必使之請官契輸稅錢其意不徒利也慮高貨之家兼并日增下戶

日益腹削是亦抑之之微意今州縣以人戶物力科配空給印紙名爲預借契錢殊失法意詔禁止之經總制錢者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爲名廢於靖康而建炎復之紹興初孟庾提領措置財用又因經制之額增折而爲總制錢蓋南渡以來養兵耗財爲夥不敢一旦暴斂於民而展轉取積於細微之間以助軍費初非強民而加賦也建炎二年在維揚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於是戶部尚書呂頤浩翰林學士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收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斂之於細而積之甚衆弋之於所欲而非強其所不欲如增收印契錢出於兼并之家無傷於下戶增收賣酒錢合於人情而無害於民官吏俸給除頭子錢百分取一靖康初相繼遽罷欲望博延羣議更加討論且亨伯爲河北轉運使又行於京東西昨來河北京東西一歲得錢近二百萬緡所補不細今若行於兩浙江東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廣歲入無慮數百萬計况邊事未寧苟不知出此緩急必致暴斂與其暴斂於倉卒曷若取積於細微於是除不便於民者以權添酒錢添賣糟錢人戶典賣田宅增添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并樓店務增添三分房錢五者令東西八路州軍收充經制錢命各路憲臣領之州委通判拘收季終起發月椿錢始於紹興二年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應辦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拋於是州縣橫斂銖積絲累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逼江東西之害尤甚板帳錢亦軍興後所創也嘉定十六年兩浙運判耿秉言二浙近日州縣見闕至無人願就蓋今縣邑之所苦者板帳錢額太重耳額重而收赴不及計無所出則非法妄取以納斛斗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到盜賊不還失主檢校財產不及其卑幼亡僧絕戶不候覈實而拘籍入官逃產廢田不與銷豁而逼勒填納遠債之難索者豪民獻於官則追催甚於正稅私納之爲罰者仇家訟於縣則監納過於贓錢賒酒不至於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戶長檢稅不止於商旅而苛細及於盤合奩具今年之賦稅已足而預借於明年田產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納其他如罰酒賣紙稅誓下奉錢之類殆不可以偏舉無非違法州郡利其能辦財賦佯若不聞一旦告發則邑宰坐罪而去後人繼之未免循復前例蓋其太重之額既不減則亦別無他策爾且是法創立經隔已數十年物價有低昂戶口有息

耗安可不隨時而加損乞令臣與諸郡從長斟酌將合減之數開具聞奏去其太甚而立為中制庶幾仰副聖天子惠養斯民之意從之文獻通考 金制租稅之外算其田園屋舍車馬樹藝之數及其藏鏹多寡徵錢曰物力

物力之外又有舖馬軍需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名目細瑣不可殫述又有牛頭稅即牛具稅猛安謀克部女直戶所輸之稅也其制每耒牛三頭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頃四畝有奇歲輸粟大約不過一石官民占田無過四十具世宗大定末苦錢幣不通以問宗尹對曰錢者有限之物積於上者滯於下所以不通

通海陵軍興為一切之賦有萊園房稅養馬等錢大定初因仍不改今天下無事府庫充積宜悉罷去上從之章宗二十二年詔民間買賣金銀懷孟諸路竹貨江淮以南魚利皆弛其禁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綿提舉司責民歲輸木綿十萬匹以都提舉司總之元額外課凡三十有二曰曆日曰契本曰河泊

曰山澤曰窩冶曰房地租曰門攤曰池塘曰蒲葦曰食羊曰荻葦曰煤炭曰撞岸曰山查曰麴曰魚曰漆曰醃曰山澤曰蕩曰柳曰牙例曰乳牛曰抽分曰蒲曰魚苗曰柴曰羊皮曰磁曰竹葦曰薑曰白藥其歲入之數唯

天曆元年可考 明制府州縣稅課司局河泊所歲辦商稅魚課并引由契本等項課程已有定額其辦課衙門所辦錢鈔金銀布絹等物不動原封年終具文分豁存留起解數目赴所管州縣轉解藩司藩司通類委官

起解至京凡買賣田宅頭匹赴務投稅洪武初京城置塌房及六畜場停積商客貨物聽其兩平交易革罷官私牙行但收免牙錢一分洪武二十六年定凡龍江大勝港俱設立抽分竹木局有三分取一者有三分取

一者有十分取二者成祖永樂六年設通州白河盧溝通積廣積抽分五局白河抽分竹木局嘉靖時裁革憲宗成化六年令每處差主事給事中御史各一員按季更換英宗正統元年設真定稅課司帶管木植從漚沱河運至通州抽

分其後本府坐委通判一員監督稅課司抽分後差太監一員往真定會同本府委官抽分成化七年設杭州荊州太平抽分三廠又有保定抽分英宗時設蘭州抽分宣宗時設漁課事例每歲南京戶科編印勘合皆以河字為號戶部發各

該衙門收掌各記收魚課米鈔若干年終送繳各省直河泊衙門累朝建革不一其已革衙門魚課或歸并附近河泊所歲辦不缺續文獻通考





年四轉獻水精益彩珠傘等物可直銀三萬餘錠帝曰方今百姓流離所急者舍利寶玩狎忽大珠元成

錢耳朕獨有此何為却之養典赤以為言帝稱備其值且禁其勿復有所獻實止濟一此所謂狎忽大珠也舍之謂

宗元貞元年緇國獻舍利寶文九年時賈胡有獻寶珠者議以六十萬錠實止濟一此所謂狎忽大珠也舍之謂

實者米粟是也亦有之則百姓安無則一人合十萬人又曰明宣宗宣德八年西南海外諸番國戎王或子

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四麒麟二獅子弟各泛海數千萬里而來朝及貢麒麟象珠玉珍

罕奇異之品關連人八秦乞焉大臣迎接職方郎中陸容禮部尚書周洪謨俱言不可事遠窳而遣中官迎焉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貢獻三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天子班貢之制也卑而貢重者命服也爵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列列尊貢重周諸侯入貢

射虎而弩絃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滿以續弩絃帝驚曰異物  
胡王獻神香 十洲記武帝幸安定

馨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蓋神馬之類乘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焦  
西胡月支國王遺使

獻香四兩六名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間香氣乃却活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於前王帝試取月  
支神香燒之者皆活 獻駭雞之犀 戰國策楚王獻

罪在謁者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論衡云孝平元始四年金城塞外羌王乃檣檣良願等獻  
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聞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

山旁邑 禪上書乃獻其泰山旁邑 獻魚鹽之地 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為西海郡  
越說曰越勾踐作盾要以白壁鑲之於吳王吳王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

土生馬蓋勾踐使取從於南 唐叔得禾獻之天子 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  
社稷之飾治以為蕃獻之於吳

子案左傳魯公四年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郇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周禮甸  
師之祭祀供蕭茅鄭與云蕭字或為蕭首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沃其上下酒塗下若神飲之故為之縮

赤烏之人獻女子天子 列為嬖人曰赤烏氏美人之地也寶玉之所在也  
越飾美女獻於吳王乃飾美女

西施鄭旦使大夫種 正南以珠璣瑤瑁為獻 正西以龍角神龜為獻 正東符婁伊伊受命為西方令曰臣  
蠻越涇瀾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靴為獻 正西負狗國鬼親巴關耳賈胸題離丘漆島請令以丹青白旄

璋瑁象齒文犀翠羽翡翠短狗為獻 正西負狗國鬼親巴關耳賈胸題離丘漆島請令以丹青白旄  
戴其龍東胡請令以象牙白野馬駒車駿良且弓馭胡馮翟胡奴樓煩月氏 貌皮詩曰獻其貔

晉庚澤嘗以白羽扇獻帝 鼻器 傳諸侯皆獻鼻器於王晉獨無有何也 寶家 夷狄 底貢 地貢 物入貢 庭寶  
其非新反之劉劭云云 列子曰昔有獻於鄉 述職 漢謂曰諸侯納貢非

百 獻藥 藥詳書鈔 獻芹 老嘗之若笑而退也 貢事 禮也 歸時事 韓宣子聘問王使請事對曰晉士句將歸時事於宰旅注時  
藝法也 歸時事 韓宣子聘問王使請事對曰晉士句將歸時事於宰旅注時

大珠以希幸 劍賜騎士 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 府無虛月 不之於晉職貢 史不絕書 文選棧山獻海  
諸侯常獻 高帝詔欲者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宜令諸侯 王府則有 書 民致遠物 懷方

遠方之民 官受方物 傳諸侯官 有獻於尊 凡於尊者六十錢以給獻費 有獻於公 叔考 各以地有 周禮制其  
貢致遠物 受方物 有獻於尊 凡於尊者六十錢以給獻費 有獻於公 叔考 各以地有 周禮制其

所 盡其土實 土地 貢獻無極 亡可 誅求無時 悉索賦賦 有獻於公 叔考 各以地有 周禮制其  
阻桓帝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 貢之有時 方物 會時賦賦 有獻於公 叔考 各以地有 周禮制其

實布 晉食貨志 一丈遠矣不課 義米 又曰田道者輸糶米戶三斛連者五 朝鮮馬 魏志 魏國今朝鮮皆其  
區連者賦一丈遠矣不課 義米 又曰田道者輸糶米戶三斛連者五 朝鮮馬 魏志 魏國今朝鮮皆其

義米 又曰田道者輸糶米戶三斛連者五 朝鮮馬 魏志 魏國今朝鮮皆其  
義米 又曰田道者輸糶米戶三斛連者五 朝鮮馬 魏志 魏國今朝鮮皆其

義米 又曰田道者輸糶米戶三斛連者五 朝鮮馬 魏志 魏國今朝鮮皆其  
義米 又曰田道者輸糶米戶三斛連者五 朝鮮馬 魏志 魏國今朝鮮皆其

義米 又曰田道者輸糶米戶三斛連者五 朝鮮馬 魏志 魏國今朝鮮皆其  
義米 又曰田道者輸糶米戶三斛連者五 朝鮮馬 魏志 魏國今朝鮮皆其

義米 又曰田道者輸糶米戶三斛連者五 朝鮮馬 魏志 魏國今朝鮮皆其  
義米 又曰田道者輸糶米戶三斛連者五 朝鮮馬 魏志 魏國今朝鮮皆其

義米 又曰田道者輸糶米戶三斛連者五 朝鮮馬 魏志 魏國今朝鮮皆其  
義米 又曰田道者輸糶米戶三斛連者五 朝鮮馬 魏志 魏國今朝鮮皆其



之才高三 西旅葵 哀寧夷 鶴風來享 貴寶為贊 務相氏 鴻臚

額送擊奏并為聖中郎簿賦之口出錢 武陵守加稅 漢順帝時武陵守不書以贊與李順言比漢

寺量訓 估價物鴻監寺量之訓谷也 無 歲進鞍馬 京留守趙通考趙休每請每歲時南

貢侏儒 唐書曰揚城為道州刺史州產侏儒不知何朝延城其自生罷 歲進鞍馬 京留守趙通考趙休每請每歲時南

進鞍馬許之 獻琴藥 又曰宋度宗咸淳二年謝方叔罷相歸豫章一日以琴一張丹筆一爐請每歲時南

官贖丞相罪遂兩得免 獻金銀 唐書曰道純其有觀望再相之意令壹劫之以為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欲

索異珍 又曰唐敬宗驕僻不君杜元穎每欲中帝 培斂獻 又曰我青映進乃拾斂獻貢以中帝欲 無他

獻 又曰明皇謂張說曰今有事信不市懷州 獨無獻 又曰李絳還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問帝故有獻

易羨餘 以為獻臣乃為陛下下出納鳥有羨贏哉若 所獻賜將士 又曰蒲鎮李正已畏帝威嚴未敢錢三

枯肅曰正已誠許不如遣使勞其軍 且使諸藩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已慙服 停額外貢 考曰明世

宗嘉靖時張紳請停額外貢 曰皇上登極詔旨有額外進貢一切停止之言但恐各鎮守總兵等官不能仰

體聖懷或託舊例以謀天聽或假特恩以售私餽之徒創為此舉遂為厲階而所入之稅糧種內折耗而寧夏鎮總

衙門所貢紅花蓋不整令甲之內特一時私創之徒創為此舉遂為厲階而所入之稅糧種內折耗而寧夏鎮總

若不可勝言 歲無豐凶例取登足往督趨窮軍出錢賜補而又程途遠輸運艱難起役丁夫催倩車馬以

及指稱無費 打點使用尤為不貨朝廷之所得幾何而計其所耗固已百倍於所貢之數至於餉總等官到任

未幾輒有獻馬之舉名為謝恩此實先朝風俗昔皇祖却竹簾之進仁宗動色於黃驥賈胡之奏英宗御海漕

馬駝之進伏願陛下上繼祖武下實先朝風俗昔皇祖却竹簾之進仁宗動色於黃驥賈胡之奏英宗御海漕

有司願貢者並不許貢 獻 擾軍民庶幾不失詔旨之初意 瓊林大盈 唐書曰德宗下貢物於下

史庶署瓊林大盈二庫別 皇馬快船 續文獻通考曰明孝宗弘治十八年各處進貢物於下

差至宣德正統年間或裝載新物品物用船數多所過州縣動輒入夫千百名銀不下數十萬俱係下民膏脂

伏望將前項舊新如青梅蓮藕宜梨苔菜之類於中量免進奉者少船隻騷擾把把魚北方不產者照舊進

奉其餘若馬槽籬籬之類止運竹木來京途著落此處軍民免擾仍較南京兵部今後差 淡菜蚶蛤 唐書曰明

家蚶蛤之屬孔戣以為自海抵京 脂盃妝具 又曰李德裕言壬子赦今常貢之外悉罷進 願悅服 樂輸 望日來賓 以時入貢 九貢

任土百貨以時 誅求不已且歎無時 供給既難寧無虛月 飲化爰來人無遠邇 率職而入貢有等

夷闕貢楚不供 齊桓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之罪也 賦不供給 宋不供宋義王不 是懼不供 是徵寡人

問罪貢或不供 必先問罪 移過歸事有虧 則思移過 既爽樂輸 宜科情職 先期不告 誰今當辜 未乖悅使 何悔

樂輸 闕而為罪 無之實難 宜守命以供時 豈絕書而重月 慢官之後徒欲費辭 戒事之前何不

申報言此比報 永薄賦也 訴貢賦懼不給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使從公侯之貢懼不給也貢之無極 永薄賦叔孫會於宋季 武子使視邾滕

請不供而謂何 子產爭承曰班輕重 叔孫將命請視邾滕 雖家財將竭宜緩誅求 而國賦是資則

難蠲免帖

貢獻四

原詔梁沈約訓荆雍義士獻物者詔曰昔義舉之初人懷自竭輸賦罄產同致厥誠言念一祭思有所酬其雄

荆鄆三州有獻物助軍國者外可詳加蠲報 唐中宗斷進獻奇巧制曰朕凝懷紫宙滌想丹闕考千古之澆

淳稽百王之治亂蒿宮茅柱實興國之清猷玉席珠衣乃危邦之弊化朕自承天慕運佩日披圖希齊鶩飲之

年願躡鶩居之代漢文提鳥少小留心晉武焚裘生平措意頃為皇符肇建寶廟初登眷彼王公多為進奉莫

不龍歌令節蛟食芳辰椒花獻頌之時菊蕊浮觴之日或雕金鏤玉採六合之珍奇或剪翠裁紅飾三春之草

樹上行延納下務經求廊閣紛紜公私逼迫昇平欲濟蠹害非輕言念於茲深無所謂即宜懲革勿至因循

漕運一 海運同載

玉海曰如淳曰水轉運曰漕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

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孫武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則糴之者無利

糴之處受害 按禹貢曰里賦納總二百里納經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則物重而租者為近賦物輕而精者為遠賦若數千里漕運其費百倍 **文獻通考**東萊呂

氏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

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 玉海曰禹貢州末繫河先儒以為運道至於青達

濟揚遠泗荆至於南河雍至於西河此正裝耀卿節級轉輸之法周禮遺人凡師役掌道路之委積委人軍旅

共委積薪芻積倉於幽峙糧於申會蒐之備取於衛而無轉輸之勞唯職內待邦之移用注謂轉運均人掌牛

馬車輦力政注以為轉委積之屬黍苗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箋云召伯營謝轉輸之役廩人有師役之事

治其糧食注有行道止居之異而他未之見 **文獻通考**曰按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至孝武而

歲至六百萬石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 又曰唐高祖太宗之時

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民罹其弊 又曰唐時漕運

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最重者京口唐六典曰自洛至陝運於陸自陝至京

運於水置使以統之 玉海曰轉般之法始於唐裴耀卿成於劉晏 又曰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晏始以官

船漕 **文獻通考**止齋陳氏曰本朝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

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閩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十

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最重 玉海曰造船之法六路之船以供江外之用淮南之船

以供入汴之綱常六千隻一舟之運歲常千石人船之力有餘不勞而辦 又曰四河所運國初未有定數太

平興國二年始制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豆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豆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

豆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 文獻通考曰轉般之法東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網至

於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畜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網般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

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崇寧初蔡京為相始求羨財以供修費發運使時有進獻而儲積空轉般無用

矣乃用戶部尚書曾孝廣之說立直達之法從東南直達京師自是立法峻甚公私橫費無有紀極又曰大觀以後或

行轉般或行直達詔令不一 元史志曰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歷歲既久弊

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恣為貪黷風濤盜賊剽劫覆亡之患

自至元之後不可勝言 續文獻通考曰嘉靖中河道都御史于湛言考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

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即如丘文莊言每舟載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則歲

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又邵寶曰我朝支運雖遇灾傷民有免徵而軍無免運支者不必出當年之居納納者

不必供當年之軍支蓋通數年以為衰益及支變為兌向者轉輸今也直達派徵免納叢於一歲之中于是軍

無餘力而缺於常數 又曰凡糧船有二曰遮洋曰淺船海運用遮洋裏河用淺船 又曰凡公侯伯之任入

則總六軍出則為大帥漕網運

漕運二 海運同載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粟令疾至故曰飛芻也音晚起於黃膳直隸反音誰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

河黃膳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黃即今黃率三十鐘而致一石六斛

為鐘計其道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漢興高皇帝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謂京師之官考文時賈

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鐵道數千不輕致輪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

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輪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輪將繇使

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輪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輪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帝不能用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鐘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澶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

奴取河南地今胡方復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元先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

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

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此損漕省卒天子以為然發卒穿漕渠以漕運大便利其後番係言漕從山東

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頗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皮氏今緜郡

蒲坂今河東郡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堵而緣反謂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

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又以為然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其後人有

上書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入於沔今漢中郡褒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聞其事因言抵蜀

從故道多坂迴遠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

之極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林木

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然之拜湯子印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

可漕孝宣即位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石五錢農人少利時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商度功利得幸於上五鳳

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三輔今京

胡郡地弘農陝郡地河東今河東絳郡平陽郡地上黨今高平上黨樂平平陽燕城太原今太原西河郡地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

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二萬萬餘萬萬也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灾壽

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 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

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

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眾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語在屯田 晉

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雖有此議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竭於許昌以通運反據也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糧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

以下十三戶皆借一人助度支運 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徐州今彭城仍代經畧江淮于是轉運中州以實

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

各立邸闕毒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徵省時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弘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綰及賁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綰八匹三文九尺別有私人雇價布六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綰五匹二丈別有私人雇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綰三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騰綰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八匹又租車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載私人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費一車布遠者八十四匹近者四十四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其雇價應有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騰布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名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瀋陂其陸路從瀋陂至倉門調一車雇綰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為便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今校薛欽之說雖蹟驗未彰而指況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船便為關彼防城無容全依宜令取雇車之物市材執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令州郡綱典各受租調于所在然後付之十車之牛留車士四人佐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同其陪徵河中缺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即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例計底柱之難號為天險迅驚千里未易其功然既陳便利無容輒抑若效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損今始開創不可懸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贏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量裁尚書崔林按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楫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褒斜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況乃漳滏音夷路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請通諸水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里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為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數有缺且賃假充事比之僦車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開月修葺使理有可通必無壅滯如此則發名匪多為益實廣一爾輻勞久安永逸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孝文太和七年蔣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

博定即今郡統萬今稱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

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設令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

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

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沂流數千周流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人用安樂求於峰

地山在今平原郡高平縣今第頭山語說亦曰沂屯即峰地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舫一舫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

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運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

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大

省人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為式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

之備詔於蒲陝魏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熊州今福昌縣伊州今陸渾縣鄭州今緱縣恒縣餘並今郡置募運米丁又於

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並今郡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

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

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即今西京城也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

通利關內賴之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又引河通於淮

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眾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北河通涿郡今范陽郡自是丁男

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郡且末等郡逐吐谷渾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張掖晉昌郡之北今為北狄之地且子餘反謫天下罪

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配駝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

師濟滄海舳舻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高麗所都唐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

入昇原渠通船楫至京故城故城即長安城漢惠帝所築在今大興城之西北苑中開元十八年元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

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唯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

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日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

月後始度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後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

月後始度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後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

月後始度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後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

月後始度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後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

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洛乾淺船艘隘闕般載停滯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河師水手更為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內便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倉桓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却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腳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為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般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兩水害稼穀價踴貴耀卿奏曰伏以陛下仁聖至深憂勤庶務小有饑乏降詔哀矜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今既大駕東巡百司扈從諸州及三輔先有所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西還即事無不濟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于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為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二三年糧即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充陝洛運脚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脚送納東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脚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進發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於船迴從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既屬水險即於河岸傍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置倉即般下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倉沂河入渭更無停留所省巨萬臣常任濟定冀三州刺史詢訪故事前漢都關內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依此行用利便實深上大悅尋以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勅鄭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蕭冕自江淮至京以來檢古倉節級貯納仍以耀卿為轉運都使於是始置



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桓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  
自江淮西北沂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送含嘉倉又取晚習河水者遞送納於太原倉所謂北  
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萬貫耀卿罷相後緣邊運險澀頗有欺隱議者  
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廢二十七年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沈損遂開廣濟渠  
下流至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於淮而踰時畢工既而以水流峻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却由  
舊河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為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  
止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  
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為天下轉運使漕產二水會於漕渠舟曼大雨輸皆填淤大府之後漸不通舟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  
石入關

劉晏為歇

艘支江船二千艘

受十斛十船為網

每網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

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關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已蜀襄漢麻象竹篠為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

未十年人人習河陰險

孔代宗大曆末李芄為陳州刺史開陳潁路以通漕輓

元龜李泌貞元九年拜陝虢觀

察使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便饒漕

每王播長慶初浚七里港以便漕

每敬宗寶曆二年勅太倉廣運潭宜却

令司農寺收管文宗開成元年帝御紫宸殿宰臣李石奏曰咸陽縣令韓遵請開興城堰舊漕漕在縣西十八

里東達永豐倉此漕成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內無車輓之勞棘下之牛盡得歸農帝曰莫有陰陽拘忌否苟

利於人朕無所顧懿宗咸通三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靈渠功用艱難廣州

乏食潤州人陳礪石上書言臣有奇計以饋南軍天子召見礪石因奏臣弟聽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船

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致三五萬石至廣州矣執政

是之礪石為鹽鐵巡宮往揚子院專督海運

按此為海運之冊府元龜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勅鄆州差兵二千自黎陽

開河以通漕運明宗天成二年三司使張延朗奏於洛中預備一二年軍糧除水運外深冬百姓稍閒請差運

糧一轉帝然之又車駕在汴時論以運糧百萬勞民稍甚近臣奏之帝只命東地數州搬十萬石至汴州長興

元年鳳州奏開修唐倉湖田路通風翔饋運三年五月幽州進王新開東南河路圖自王馬口至淤口長一百

六十五里闊六十五步深一丈二尺可勝漕船千石

元册府

周世宗顯德二年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

給斗耗自晉漢以來不與支破倉廩所納新物尚破省耗况水路所般豈無所損起今後每石宜與耗一斗又

世宗曰今州戎兵舊制沿江發運務差均鄧兩州人戶自備舟船水運糧鹽民甚勞弊及令有司按本州稅積

所納常賦可以歲給軍儲其水運舟船並宜停廢

元册府

宋太祖乾德二年令諸州輦送上供錢帛悉官給車

乘當水運者官為具舟不得調發居民以妨農作

時通牙將部送文獻通考

開寶三年有司言倉儲止及明年二月皇弟

開封尹召陳從信問其事對曰楚泗至京千里舊一歲三運今若運米入船與入倉各宿儲運無淹留則歲可

增一運上從其言於是事集

海玉

慶曆三年江淮歲漕不給樞副范仲淹言國子博士許元可倚辦擢江浙荆湖

發運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吾不信也命潁江州縣留三月糧餘悉發之遠近以次相

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京師足食嘉祐元年以張方平為三司使既對畫漕運十四策上供斛斗不得折錢諸

路灾傷不得截撥上供廣濟河上供不得折錢帛惠民河上供減十五萬石只令運二十萬黃河年額馬料三

十萬石般運到京汴河漕輓令般粳米年退錢一項充糶本通漕運當令河道疏通折中倉坐倉收糶事簡利

博京師河北兵就糧准南京東棟刻負租稅視凶穰弛斂發運使屬官久任補填綱欠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

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宰相富弼請奏於上前晝漏盡十刻上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也悉如新啟

施行後未期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

海玉

神宗熙寧七年詔疏濬廣濟河增置漕舟又京東察訪鄧潤甫等言山

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穀賤可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可運之河朔詔相度訖無施行高宗建炎初詔諸路網

米以三分之一輸行在所餘赴京師

文獻通考

紹興二年罷江淮發運使以其錢帛赴行在祖宗時發運司歲漕江

湖粟六百萬斛即真揚楚泗置轉般倉泝流捐運以贍中都且因豐凶而平其糶至是省之

海玉

遼聖宗太平

時燕地大饑戶部王嘉獻計造船使民諳海事者漕粟以賑燕民水路艱險多至覆沒民思怨亂於是首殺王

嘉以快眾念

續文獻通考

元世祖中統二十九年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道昌平縣白浮邨神仙泉過雙

檜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從東折而南入舊河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運之勞上大悅賜

名曰通惠至元十九年始通海運初伯顏平宋遣朱清張瑄載宋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二人遂言海道可通

乃命上海總管羅璧暨清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至京師然創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朝廷未知其利二十八年用朱清張瑄之請併四府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等官分為各翼以督歲運清瑄故海盜也故備知海道曲折舟行無患而元亦信任之舉

全臺付之兩人黃金虎符萬戶以下出入其手名募徧東南而莫之問以此獲其利武宗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兩浙財賦府歲辦糧全充海漕之例到京者三百萬有餘仁宗皇慶元年增浙

江海漕糧二十萬石英宗至治三年減海道歲運糧二十萬石以江南民力困竭而京倉充滿故也泰定帝泰定二年廷議海漕事康里回以蘆積方饒奏減糧數以紓東南民力可其奏文宗至順元年中書省言江浙民

飢今歲海運為米二百萬石其不足者來歲補運從之順帝至正九年漕運使賈魯建言便益二十餘事其一曰京畿和糴二曰優恤漕司舊領漕戶三曰接運委官四曰通州總治豫定委官五曰船戶困於壩夫海糧壞

於壩戶六曰疏濬運河七曰臨清萬戶府當隸漕司八曰宜以宣忠船戶付本司節制續文獻通考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令海運蘇州太倉糧米六十萬石以給遼東蓋是時止以餉邊而已成祖永樂元年令於淮安用船

運糧至陳州穎岐口跌坡下用淺船運至跌坡上別以大船載入黃河至八柳樹等處令河南車夫赴衛河轉輸北京此變海運之始六年海運糧六十五萬於北京時駕駐北平百費仰之不但餉邊矣九年命工部尚書

宋禮等往濬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按會通河始於元十二年海運糧於通州又衛河饋運糧於北京所謂海陸兼運者是也十三年會通河成令浙江嘉湖杭直隸蘇松常鎮等秋糧運淮安倉交收揚州鳳陽淮安秋糧運至徐

州倉交收山東兗州府秋糧運至濟寧倉交收河南山東稅糧運至臨清倉交收仍令船於會通河以三千隻支淮安糧運至濟寧以二千隻支濟寧糧運赴通州每歲通運四次所謂支運是也自是海運不復行矣宣宗

宣德七年始立兌運法先是各處糧米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軍轉運於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民違農業永樂末從侍郎周忱議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軍民兩益後參

將吳亮又言遂令江西浙江湖廣江南等處糧米各官軍於各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府州縣糧於瓜州淮安交兌河南民糧運至大名府小灘兌與海船官軍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交兌官軍定為加耗脚米又給以

安交兌河南民糧運至大名府小灘兌與海船官軍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交兌官軍定為加耗脚米又給以



程道 百里風越 萬雷雲連 玉海曰萬船連櫓如京 又曰千夫雲萃萬雷雲連舟利楫百舍一赴

裴休著新法 賈魯建總治 唐書裴休傳著新法十歲清江准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休乃命所在

劉晏悉力答知 韓滉勵精勤職 新永承大兵之復中外親食晏受命以轉輸為已任至江淮以書遺宰相曰費

節度使加江准轉運使令專督運務負元元年德宗詔曰韓滉勵精勤職夙夜在公漕艘資儲千里相繼可封

公 漕運四 海運同載

陳鄭共糧 玉海云齊師之 宣伯饘荀首 又云荀首如 丁女轉輸 又云使病居暇將棧船之士攻越使監

河渭漕輓天下 史記云襄敬說帝都關中張良伯歸之 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一面東制輪 開鑿利船漕

云在漢之世開南山渠鑿褒斜道在唐之世開三門山 水災止漕 漢書云元風二年詔曰開百姓未瞻前年

豐廣運漕或利船漕或資田賦著在史冊炳炳如丹 罷護漕都尉 護送軍糧委輸而先人反絕轉道建

武七年罷護 舟漕 輦車駟駕 又云充武北征命寇罔炳炳如丹 漕從溫水 玉海云王霸為上谷太守上書轉

滑都尉官 汴渠成 文獻通考云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 漕從溫水 玉海云王霸為上谷太守上書轉

決河東注洛 晉書云武帝泰始十年鑿決 開石門通運 具攻無梁開石門以通水運 西輪許洛 義之論北

伐許洛北入黃河 乃造一器施機自運 乃造一器不困風水旋機有木牛流馬 水運餉軍 唐書云任

豐倉秦王東討環從 開無棣河 玉海云永徽元年 開通濟渠 通濟渠製樓百餘間以貯江淮之貨 漕

至邳山主水運餉軍 便宜發近海租賦 又云崔仁師制卓挺知海運又別近河南漕事以漕 僊元琇罷

艦轉糧 運又云韋挺主餉 餉四節度糧 師圍田悅餉四節度糧軍無乏 巽復如晏

運之失 又云陸贄奏議崔造作相德元琇罷 餉四節度糧 師圍田悅餉四節度糧軍無乏 巽復如晏

文獻通考云李巽為謀道轉運鑿鐵使以埋球 師圍田悅餉四節度糧軍無乏 巽復如晏

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至渭橋發減至其乃復如晏之多 築平津堰 孔穎達云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奏

餘名平津堰 歲造運船 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 歲入僅能充用 玉海云寶元元年賈昌朝言臣常掌

歲之入僅能充朝廷之用 仙鶴船 其法甚備船有仙鶴嘴船 歲入僅能充用 玉海云寶元元年賈昌朝言臣常掌

漕運五 增詩 宋劉放漕舟詩曰漕舟上太倉一鍾直千金太倉無陳積漕舟來無極畿兵已十萬三垂戍更多廟堂方

政行部 漕運

濟師將奈東南何 宋周必大送江南提舉詩曰大江西畔米流脂斂散新陳倚繡衣旗展春山千嶺暗霜飛

暑路萬艘歸 宋劉克莊運糧行曰極邊官軍守戰場次邊丁壯俱運糧縣符旁午催調發大車小車聲軋軋

霜寒暑短路又滑擔夫肩穿牛蹄脫 元熊鈺上致用院論海船曰厥初禹作貢不但中邦田四海自錫貢不

憚來遠邊碣石來冀右海岱青徐連東南並淮揚亦自江海治 元陳基海安詩曰淮海水為利轉運有常程

積渠如積金守防如守城近聞渠堤壞水決劇建瓴我軍賴神速戮力障頽傾舊防幸已復新備亦宜與古人

重學衆日費千金并尅敵務因一作糧足邊資力畊矧茲淮甸間沃野富吳荊草萊日加闢餽饌歲彌增勿使

土遺利坐令儲儲贏東南力可紆根本計非輕 元王惲輓漕篇曰湯湯汶水波西驚復東注勢雖汗漫來止

可流東楚發源本清淺才夏即沮如安能浮重載通漕越齊魯有時汎商船潦漲藉秋雨船官行有程至此日

艱阻鉅野到齊東著淺凡幾處必資州縣力澀滯方可度漫邨趕丁夫所在沸官府涉寒痺股腓負重傷背脊

咫尺遠千里跬步百舉武盼盼入海口未免風浪鼓舟中一斛粟百姓幾辛苦 元貢師泰海歌曰大星煌煌

天欲明黃旗上寫總漕名願得順風三四日蚤催春運到燕京又曰隻嶼山前放大洋霧氣昏昏海上黃聽得

柁樓人笑道半天紅日挂帆檣 明劉基感時詩曰秦皇縣九宇三代法乃變漢祖都咸陽一統制荒甸英雄

既鏟削瘡痍獲休宴文皇繼鴻業垂拱未央殿累歲減田租頻年賜縑緜太倉積陳紅園府錢朽貫是時江南

粟未盡輸赤縣方今貢賦區兩際日月窳胡為倚東吳轉餉給豐饍徑危冒不測勢與蛟龍戰遂令鯨與鯢掉

尾乘利便扼吭要國寵金紫被下賤忠良怒切齒姦宄競攀援聖人別九州田賦揚為殿幽風重稼穡王業丘

山莫哀哉罔稽古生齒徒蕃羨一畊而十食何以奉征繕

**賦**宋楊侃皇畿賦曰天設二渠曰蔡曰汴通江會海繫畿帶甸千倉是興萬庾是建杜預主計劉晏司漕何

貢何輸吳粳楚稻月致百萬猶責其少漢之太倉積粟紅腐使彼粒而計之未及我斗量之數成王之庾萬箱

以供未若我千艘往來運江淮而無窮

**詔**宋嘉祐三年詔曰國家建都河汴仰給江淮六路所供之租各輸於真楚度支所用之數悉集於京師以

發運司總其綱條以轉運使幹其歲入荆湖舟楫回載海鹽淮汴舳舻不涉江路方冬閉塞役卒少休近歲因

循茲事遂廢吏緣為蠹人實告勞始自五年令諸道據年額赴真楚泗州轉般倉復運鹽歸本路不得撥裏河鹽糧綱往諸路

**策**唐衛弘敏對漕運策曰上直常平將備水旱下斂薄賦以蓄京坻故遠近諸州隨方輸轉陸輦車而接軫川漕引而連橋

**論**宋蘇軾奏狀曰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載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養活眾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州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倚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為揚州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給

**論**明丘濬曰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於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牖之停留船艙之衝激陰雨則慮泄漏淺澀則費推移沿途為將領之科率上倉為官贊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運糧矣運糧士卒其難苦萬狀有如此者食此糧者可不知其所自哉

大學衍義補





政術部十五

均輸 平準同載 市易和買同載 平糶 義倉同載 和糶同載

均輸一

平準同載

市易和買同載

平糶

文獻通考曰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  
 做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然泉府之立法也所以便民方其滯  
 於民用也則官買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蓋懋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而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  
 治襲既久古意浸失其市物也諉曰權蓄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為而指為富國之術  
 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人反藉以厲民也  
 六典注曰和帝改平準為中準以宦者為令丞晉少府有平準令丞唐因之 孔帖曰陸宣公云豪富之徒  
 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 文獻通考止齋陳氏曰  
 國初凡官所須物多有司下諸州從風土所宜及民產厚薄而率買謂之科率 又曰和預買始於太平興國  
 七年然折錢未有定數 又曰按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至於市易所為又遠出桑劉之  
 下其法制有三結保貸請謂三人相保則給也一也契要金銀為抵二也買遷物貨三也是三者桑劉未嘗為之 又曰  
 按王介甫秉政專以取息為富國之務然青苗則春散秋斂是以有賒貸之息市易則買賤賣貴是以有貿易  
 之息至於和買則官以錢買民之絀絀而已息惡從出蓋當時小人如王廣廉輩以千錢配民課絹一疋其後  
 匹絀令輸錢一千五百是假和買之名而取其五分之息矣 又曰按折帛始建炎初 詳第二條元出於和買其始也官  
 給錢以買之其後也則不給錢而白取之又其後也則反令以每匹之價折納見錢而謂之折帛倒置可笑如  
 此

均輸二

平準同載

市易和買同載

杜氏通典曰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官自此始也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  
 輸以通貨物矣元封元年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

輸或不償其儼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車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賈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也牟取大利即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

平準漢書百官表大司徒官屬有平準令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帝數行幸

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巨萬計皆取足大農諸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匹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孝昭即位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相與語人疾苦文學曰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

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眾夫末修則人侈本修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飢寒生

願罷均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蕃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

乏執備之用隴蜀之丹砂毛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柘梓竹箭燕齊之魚鹽瓊裘充荆河之漆絲絺紵養

生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

庶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人罪梯也釋

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志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

之緣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為耳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百

人並收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

賈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

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

物賤則買賈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

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人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

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絕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有餘而極不足今山東備災賴均輸之富非所以賈萬人

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也王莽篡位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不售

者官為收取之無而易所謂理財正辭禁人為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祭祀無過旬日表祀無過

三月凡民之貨物與其有司稱而抄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葬之用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貨物者共其所屬吏定償與之各以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也謂若受園廬之田而貸焉錢者一期之月樂語有五均無二價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國家有餘息以立五均則市出息五百也

傳記各有幹焉管幹音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眾庶抑兼弁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

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郡縣故趙郡今廣平郡縣臨淄故齊郡今北海郡縣宛今南陽縣兼雒陽成郡所謂五都也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

師東市稱京刑員稱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

銅錫登龜取員者登進士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各以其所採取之物自隱實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實

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為其市平無拘他所眾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人用而不售者均

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錢萬物印費過平一錢印物價起也音五同反則以平價賣與人其價低賤減

平者聽人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庾積也以妨人積物待費也人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空但

也空賒與之不取利息祭祀無過旬喪紀無過三月人或乏極欲貸以理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

一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雒陽薛子仲張長叔臨淄姓偉等

名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簿計也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人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

穀之將為食假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川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音仰

反牛向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人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人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人富賈

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人並侵眾庶各不安生後漢

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瑤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謂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而官轉輸於均故

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利吏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唐裴耀卿為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之耀卿責豪門坐賈預給以直絕僦欺之弊海玉宋真宗大

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繕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及

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從之

神宗熙寧五年詔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以贊善大夫戶部判官呂嘉問提舉七年詔權三司使曾布翰林學士呂惠卿究詰市易事先是帝出手詔付布謂市易害民布即疏言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虐已凜凜乎間架除陌之事矣未幾布褫職而市易如故元豐二年詔市易舊法聽人賒錢以田宅金銀為抵無抵者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罰錢百分之二於是都提舉市易王居卿建議以田宅金銀抵者減其息無抵徒相保者不復給哲宗元符三年市易務改名平準務徽宗政和元年詔罷市利錢高宗建炎三年車駕初至杭州兩浙運副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納納歲為一百一十七萬匹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萬縵省以助國用詔許之東南折帛錢自此始孝宗淳熙元年江西漕臣錢佃等奏與國軍以公使庫酸敗酒散下通山等三縣抑勒百姓高價收買臣等雖已禁止乞嚴行禁約理宗嘉祐三年臣僚言官司以官價買物行舖以時值計之什不得二三遷延歲月而不償胥卒並緣為姦望申嚴禁從之續文獻通考 金宣宗興定三年議行均輸又勅和市邊城毋至抑配貧民續文獻通考 元世祖中統四年詔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價通利鈔法仁宗皇慶元年禁諸王駙馬不得非理需索應和顧和買隨即給價毋因吾民順帝至正十四年詔凡有馬之家十匹內和買二匹續文獻通考 明太祖洪武二年令凡內外軍民官司並不得指以和顧和買擾害於民又定時估仰府州縣行屬務要每月初旬取勘諸物時估逐一覆實依期以報續文獻通考

均輸三平準同載

**弘羊稍置** 張林請立桑弘羊為大農丞置均輸通貨物諸所輸於官者令輸其土地所競平其所在時價 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便而官有利後漢張林請布帛為租以通貨立均輸朱暉

**賜均輸** 置平準輸地以列肆使食稅終身下詳第二條 作法於貪其救何救 以義為利

則人不貧 昔邊鄙或登猶假贖軍 今役車其休豈資興利 興權筦之利誠欲豐財 蓄聚斂之臣則為

傷義 建以均輸弘羊見非於卜式 比於賈販張林沮計於朱暉

均輸四市易和買同載

**京籠貨** 委輸 輪販 權販 **權** 所在市易杜氏通典云齊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屯京師上欲立常平倉中積為六年詔出上陳錢五十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綉紋錦

坤揚州出錢十九百一十萬南徐州二百萬各於所市糧南州二百萬市絲綿絨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市米胡椒州五百萬鄂州三百萬皆市絲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椒麻湘州二百萬市米布纈司州二百五十萬西州二百五十萬南兗州二百五十萬

均輸五

**雜詩**宋張耒糴官粟詩曰持錢糴官粟日夕擁公門官價雖不高官倉常苦貧兼并閉困廩一粒不肯分伺待官粟空勝價邀我民坐視既不可禁之亦紛紜擾擾田畝中果腹才幾人我欲究其原宏闊未易陳哀哉天地間生民常苦辛

**書**宋蘇軾上神宗書曰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唐置官屬多出繕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敝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平糴一常平倉 義倉同載 和糴同載

**增**文獻通考曰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倣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平糴之立法也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糴之蓋恐還有無曲為貧民之地治糴既久古意浸失其糴粟也諉曰採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值鞭笞取足視同常賦 玉海曰平糴之令始於李愷耿壽昌開常平之法至晉齊不能廢後魏定和糴之制北齊築富人之倉隋置監唐置東西市之糴其法一也宋建隆間始因河內之稔修邊糴之事至淳化而天下之糴大備 又曰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出則減價糴斂則增價糴也是非常平乎自鄭氏以出其斂法為解後人遂攻周禮耳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塗有餓殍

而不知發今人作檢漢食貨志作斂是也今世言常平出景中丞不知乃古法 又曰常平之政有提舉官自熙寧始建炎元年併歸提刑司常平之財所存一二猶以億萬計二年復諸路常平官詔翰林學士葉夢得等討論常平法青苗斂散永不施行紹興九年復提舉官使掌其政 文獻通考曰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名商人入中而姦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後來懲其弊所以只糴之於民而不復踴商人之計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敷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則其為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 又曰按以常平之儲貴發賤斂以賑凶饑廣蓄儲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懲常平積滯不散侵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 續文獻通考曰金章宗明昌五年尚書省奏明昌三年始設常平倉天下總五百一十九處見積粟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三千餘石 元史志曰元立義倉於鄉社又置常平於路府使饑不損民豐不傷農粟直不低昂而民無菜色可謂善法漢唐者矣今考其制常平倉世祖至元六年始立其法豐年米賤官為增價糴之歉年米貴官為減價糴之義倉亦至元六年始立其法社置一倉以社長主之豐年每親丁納粟五斗驅丁二斗無粟聽納雜色歉年就給社民然行之既久名存而實廢又曰元和糴之名有二曰市糴糴曰鹽折草率皆增其直而市於民於是邊庭之民不乏食京師之馬不乏芻而民亦用以不困

平糴二 常平倉 義倉同載 和糴同載

**原管子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地人之所食 則必積委幣 委蓄也各於縣州里積蓄穀粟所謂期室之邑必有萬若干其數君素皆知之 則必積委幣 委蓄也各於縣州里積蓄穀粟所謂期室之邑必有萬若干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委之幣秋國穀去參之一去城也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其穀價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時幣於邑縣當秋時下令收糴也魏李愔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中熟為 秦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理土田秦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穀其幣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之時重無不以兩權之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

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藏守穀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

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而致諸侯之一分也利

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策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魏文侯相李悝曰羅

甚貴傷人此入謂士工商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其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

勤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

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

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

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今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

四餘四百石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石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石計中熟自三餘三百石自三四百五十石也終歲

為糴二而下熟自倍餘百石石云下熟糴一斛之中分百石官糴其五十小糴則收百石平歲百畝之收收百五

舍一也中糴七十石收二分大糴三十石收五之一也以此推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

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糴則發小熟之所斂官以斂中糴則發中熟之所斂大糴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

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欲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漢宣帝時歲數豐穰石至

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

平倉人便之上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

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人權

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

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未作不可

禁也今宜通糴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未行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宋文帝元嘉

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飢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灾荒人凋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隨其虛實

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勅使糶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

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成就交市三吳飢人即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 後魏孝莊

時秘書丞李彪上表曰昔之哲王莫不克勤稼穡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蓋由備之也漢家乃設常平魏氏以

兵糧制屯田軍國取濟光武一畝不實罪及牧守皆明君恤人若此今山東饑京師儉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

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糶積於倉儉則減私之十二糶之如此人必力田以買官絹

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人足雖災不為害 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

揚內附之後徐令彭城郡揚今壽春郡收內兵資與人和糶積為邊備也 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

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齊制歲每人出粟租二百義租五斗粟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

水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選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 後周文帝創制六官司倉掌辦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

其餘以待凶歲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斂 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

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

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

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

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

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疑作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

盡夏甘瓜等一十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早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廓

幽隴涇寧原數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戶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

七斗下戶不過四斗 唐武德五年廢常平監八年勅諸州斗秤京大府校貞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

旱凶灾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之後戶口彫殘每歲租米不實倉廩隨即出給

緩供當年若遇凶灾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為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

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以下爰及眾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

熟准見田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穀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為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



便取給太宗曰既為百姓先作儲貯官為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  
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升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地土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制  
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格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  
宜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高宗武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  
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  
畝別稅粟二升以為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石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  
粟者稻穀一斗五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折納糙米一石四斗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  
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舊

代宗大曆八年京師大稔大麥斗至八錢粟斗至二十錢帝勤恤萬姓思以

贍之以每歲漕輓四十萬石米至上郡乃量遠近費減至十萬石三十萬石米價充關內近加價和糴以利關  
中人權也德宗建中三年戶部侍郎趙贊上言古者平準之法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  
鍾之藏雖有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蓋能行輕重之法也今請於兩都并江陵成都等州府各置常平輕重  
本錢隨其所宜量定多少唯貯斛斗疋段絲麻等常俟物貴則下價出賣物賤則加價收糴從之興元元年詔  
曰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宜令度支加價和糴米三五萬石

冊府貞元

元八年陸贄上言陛下項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  
為苟且專事纖查歲稔則不時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上  
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也轉高軍城穀價轉貴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  
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又曰舊制以關中用度之多歲運東方租米今夏江淮水潦米貴加倍關輔以穀賤傷農  
宜加價以糴而無錢江淮以穀貴人困宜減價以糴而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作餘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  
宜者也今江淮斗米直百五十錢運至東渭橋價直又約二百據市司月估斗糴三十七錢耗其九而存其一  
餒彼人而傷此農可謂深失頃者每年自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  
又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餘萬斛輸東渭橋今河陰太原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斛京兆諸縣斗

米不過直錢七十請令來年江淮止運三十萬斛至河陰河陰陝州以次運至東渭橋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糶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餽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戶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糶米以補渭橋倉之缺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邊鎮使糶

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糶之價通鑑治憲宗元和六年裴堪為同州刺史充諸道轉運使

奏每年江淮合運糶米四十萬石到東渭橋臣受任日久欠闕素多伏請收糶逐年貯備從之元憲制京畿舊

穀已盡桑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石貸借百姓諸道州府有乏糧處依例借貸文獻通考七年戶部侍

郎盧坦奏今秋豐稔必資蓄備其澤潞石易定鄭滑河陽委本道差判官和糶各時價每斗加十文所冀人知

勸農國有常備從之敬宗寶曆元年勅度支於兩畿及鳳州邠等道共和糶折糶聚二百萬斛命祠部郎中

崔忠信等分道主之以是歲大稔故懿宗咸通七年勅曰數年江淮頗為饑歉今年稼穡稍豐穰國家比為

傷農是聞和糶如聞積弊雖有多端善價不及鄉閭美利皆歸司局委戶部自此擇人深須峻法稍循前弊必

罪所司 宋太祖乾德元年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廢寢歲或小歉夫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

今官所收二稅石別稅一斗貯之以備凶歉給與貧民太宗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許商人輸粟優其價令執券

抵江淮給以茶鹽每百萬石為一界祿仕之家不得輒入粟魏今律禁勢要中鹽也淳化五年令諸州置惠民倉如穀稍

貴即減價糶與貧民不過一斛真宗景德三年詔置常平倉唯沿邊州郡不置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

一二萬貫小州或二三千貫每歲秋夏加錢收糶遇貴減價出糶仁宗留意兵食發內藏庫以助糶者前後不

可勝數寶元中出內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以賜三司曰此無用之物既不欲捐棄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助邊

亦可紓吾民之斂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在京糶米有餘蓄請令發運司損和糶數五十萬石市金帛上京儲

之權貨務備三路軍須從之神宗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請以常平廣惠倉見在斗斛遇貴量減價糶遇

賤量增價糶可通融轉運司苗稅言以其穀換轉運同錢也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是

許從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轉移法並從之三

年詔青苗錢不許抑配初敕放青苗並聽從便而提舉司務以多散為功又民富者不願取而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分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民喧然以為不便乃降是詔又以京東預買紬絹并息錢五十萬總賜常平場司右諫議大夫司馬光言常平倉三代之遺法非李惲取壽昌能為之比來所以廢廢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為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糶有凶年將以何穀贖贍乎元豐元年詔河東路十三州歲給和糶錢八萬餘緡自今罷之以其錢付轉運使市糧草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減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後秋成博糶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糶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又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貫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依糶非特省六十七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吾遇斗斛貴住糶即百姓米無所糶自然價損非唯實邊亦免傷農帝以為然乃詔歲以末鹽錢鈔在京糶米總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預給錢物秋成於澶州北京及緣邊糶粟麥封椿即物價踊權止入中聽糶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償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糶哲宗元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時新法給聖二年右丞議郎董遵言青苗之制乞歲收一分之息給散本錢不限多寡各從人願仍勿推賞詔送詳定重修敕令此再行青苗時也元符元年涇原經略使章綏請並邊糶買務勝論民毋得與公爭糶即官儲有乏括索家舊量存其所用盡糶入官均糶徽宗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奏行之以人戶家業田土頃畝均數上等則所均斛斗數多下等數少宣和五年詔州縣每歲支使常平錢穀多是形勢戶請求及胥吏詐冒支請令天下州縣每歲散錢穀既畢即揭示諸人數目逾月斂之庶知為偽冒者得以陳訴孝宗乾道八年知台州唐仲友言鰥寡孤獨老幼疾病之人乞依例取常平義倉賑給上命以常平米出糶以義倉米賑濟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元四年間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廩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不闕食請以是

行於司倉嘉定末具德秀帥長沙行之文獻通考光宗時彭龜年乞權住湖北和羅寧宗嘉定九年罷諸路早蝗州

縣和羅及四川關外科羅理宗寶慶三年汪剛中奏乞下和羅州縣毋得科抑仍令產米之處增價招誘違者

重實於蜀從之淳祐三年詔申嚴郡國社倉科配之禁度宗咸淳元年旨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糶倉遇米

貴平價出糶續文獻通考遼聖宗統和十三年令郡縣置義倉秋熟社民隨所獲戶出粟儲倉社司籍其目歲歉

發以賑民史金熙宗皇統二年秋熟命有司增價和糶章宗明昌元年御史請復設常平倉詔從之金史元

世祖中統二年置和糶於開平武宗至大二年立常平倉以權物價仁宗延祐四年敕郡縣各社復置義倉泰

定帝泰定二年以郡縣饑敕有司治義倉文宗至順二年中書省請遣官賞鈔錠鹽引優價和糶從之史元

英宗正統四年大學士楊士奇上言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糶穀貯倉以時散斂

歲久滋弊穀盡倉毀請擇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糶儲以備荒上曰此祖宗良法美

意命戶部急行之五年敕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糶糧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憲宗成化

十八年命南京糶常平倉糧以濟民秋成平糶還倉世宗嘉靖十二年戶部尚書許瓚言郡縣贖緩引稅多乾

沒無稽宜令糶穀備賑從之續文獻通考

平糶三常平倉義倉同載和糶同載

弘羊均輸 壽昌常平上詳均輸漢宣時大司農耿壽昌善農末俱利公卿多便史記曰糶三十病

過八十下不減四十則農末俱利務完物無息弊萬國作又諸儒請罷漢書贊曰管子之輕重李悝之平

以物相賈易處敗而食之下詳不詳其平注元帝時大哀多益寡稱物平施增糶增三錢考

水師人相食在位諸儒多以常平請罷無與人爭利皆罷之唐穆宗長慶四年制曰義倉之制其來已久近歲所

加一選玉海曰唐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結贖諸道和糶斗增三錢每歲短運輸京倉者百餘萬計米賤則少

用沒入宜令諸州錄事參軍專勾當考滿之日戶先賑下戶但優百姓又曰唐文宗太和九年書門下

等第賑濟記具數申報或曰開成元年帝御紫宸殿謂宰臣曰京兆府請開場牧麥不齊者便開官倉唯但穀

百姓則易報糶草曰不強其新陳相易輕重以時錄續萬花谷曰王荆公知鄆縣貸穀於民立趙抃增

價張檢平糶獨除衡路令有未者增價糶之於是諸商輻輳民無餓殍孔帖曰強檢性代州勸聖回力

歲數私蓄富實論 彭果獻策 令狐獨語 初書曰貞觀開元後邊土戍屯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供軍於是

乃建平糶法入之官 曰若價若干四官各出米若干文除出糶州境方早米價甚高迨至公苦累歲廣開舖之糶宗師屈膝

高錢疏論 鄭覃奏罷 曰復漢對船帝幸行幸郡國般常詩長水胡騎從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報對常平倉外有利

曰復漢對船帝幸行幸郡國般常詩長水胡騎從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報對常平倉外有利

積皆先取商人而後求糶運都爲錢把父母妻不相活向使當餓死何所取財四十而無雜月 量加一兩錢

得儲三千斛 濟人救乏 曰唐明皇開元二十七年教曰今物已秋成農家大給量但京地之積有同水火之儲

及時每斗加於時價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合璧事類曰明道末天下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者得錢幾萬貫分遣末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義倉造米速送交納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韓洄視豐耗爲發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不敷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以均天下之貨市肆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以後米價貴時宜量出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平糶四常平倉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原管子輕重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吾人得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官等不得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取和糶物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權發九穀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近者有司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和糶害民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實使各半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斛斛減半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糶起下令家得儲三兩錢

早以為儲安敢絕家人之命以資一家之產竟執之不與

平糶五

疏宋韓琦疏曰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乃鄉邨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數坊郭有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邨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遠矣欲民信服不可得也且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納則甚難故自制下以來官吏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與無業客戶或願請而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者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 宋余靖論常平倉曰臣聞天下無常安之勢無常勝之兵無常足之民無常豐之歲由是古之聖王守之有道制之有術倘有緩急不可無備伏觀真宗皇帝景德中詔天下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起置常平倉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每年夏秋之熟准市價加錢收糶其出息本利錢只委司農寺專掌三司轉運司不得支撥自後每遇災傷賑貸使國有儲蓄民無流散者用此術也前三司使姚仲孫今春已來於京東等處借支司農常平錢以給和價雜借支官錢以充官用似無妨礙若於經遠之謀深所未便當今天下金穀之數諸路州軍年支之外悉充上供及別路經費見在倉庫更無餘羨所留常平本錢及斛斛等若以賑贍饑荒此固常慮所及矣萬一不幸方隅小有緩急當給資糧應卒可備豈非先皇暗以數百萬之資蓄於四方者乎今若先為三司所支則天下儲蓄盡矣伏乞特降指揮三司先借之常平本錢並仰疾速撥還今後不得更有支撥

策唐白居易平百貨之價策曰穀帛者生於農也器用者化於工也財物者通於商也錢刀者操於君也君操其一以節其三者和均非錢不可也夫錢刀重則穀帛輕穀帛輕則農桑困故散錢以斂之則下無棄穀遺帛矣穀帛貴則財物賤財物賤則工商勞故散穀以收之則下無廢財棄物矣斂散得其節輕重便於時則百貨之價自平四人之利咸遂

論唐杜佑平糶論曰農者有區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殖焉豈可徵求貨物捨其所

有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商富室乘急賤收至於罄竭更仍責糶往復受弊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也故晁錯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如此農人有利粟有所洩謂官以法取收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盡闢天下之倉盡盈

**記**宋朱熹建安社倉記曰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愚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致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錫遞相傳授或至累數十年不一嘗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又金華社倉記曰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